

南 華 大 學

(文學所)

碩士論文

論文題目 (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及其相關事例研究)

論文題目 (Chen Chien Wu《Return Alive》And Some Research About It)



研 究 生：朱妍凌

指 導 教 授：林葉連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一 年 六 月 八 日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及其相關事例研究

研究生：宋姘凌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李操振

林葉連

鄭定國

指導教授：林葉連

系主任(所長)：張錫輝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一 年 六 月 八 日

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及其相關事例研究

研究生:朱妍凌

指導教授:林葉連博士

私立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陳千武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以及以「台灣陸軍特別志願兵」的身分參與了太平洋戰爭。因為其特殊的經歷，於是我們可以透過他的部分作品，來了解殖民統治與太平洋戰爭的殘酷。而他的《活著回來》一書，更是對戰爭有著更具體的書寫。陳千武一再強調《活著回來》算是他自傳性的小說，作者將親身的經歷寫進這本小說當中，他強調，書中的十分之七是相當寫實的，十分之三才是虛構的，他運用了「虛實交錯」的方式編織出一部殖民地人民的心酸歷程。他用他的生命去體驗歷史，試圖藉這本書來詳實紀錄日本在太平洋戰役中所造成的傷害，進而開啓反戰、反殖民的生命課題。本文擬採“文獻分析法”、“歸納法”、“文本分析法”、“比較研究法”、作家生平大事等交叉論述。

本文第一章概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並呈現前人研究成果。第二章則就陳千武的家庭背景、求學過程與其創作歷程進行探討，以此了解其文學素養生成之背景。第三章則深入描寫日治時期如何迫害台灣人，已而激起人民的反抗意識。第四章就《活著回來》一書的特殊文學元素，如「太陽」的圖騰意象及「密林」的意涵作一番詳盡的探討。第五章針對《活著回來》的文藝成就說明。又因為陳千武與林亨泰都是《笠》詩社的成員之一，他們同樣是橫跨兩個世代的作家、同樣都曾經爲了學習中國語言而認真奮鬥過來的詩人，故在此比較了「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的寫作風格。第六章總結《活著回來》一書所要呈現的歷史意涵及其情欲書寫。

關鍵詞:陳千武、太陽圖騰、笠、跨越語言的一代、林亨泰

Chen Chien Wu 《Return Alive》 And Some Research About It

Graduate Student: Chu Yen Ling

Advisor: Dr. Lin Ye Lian

Executive Master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Chen Chien Wu, who went through the time when Taiwan once was a colony of Japan, was a volunteer soldier in the Pacific War. With such an experience, the colonialism and the cruelty of the Pacific War can be comprehended through some of his works, especially in 《Return Alive》, which has more specific details about the Pacific War in the writing. Chen Chien Wu emphasized that 《Return Alive》 was his life story, which was real in most of the book and also fiction in it. He tried to reveal how much damage and harm Japan had brought about in the Pacific War in 《Return Alive》 and talked more about the issues of anti-war and anti-colonialism. The thesis adopted literature analysis, induction analysis, text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y, and Chen Chien Wu's important events in his life.

In the thesis, motivation and purpose, research methods, and previous research were summarized in Chapter One. In Chapter Two, Chen Chien Wu's literature accomplishments could be understood by investigating his background and his writing process. Chapter Three described what Taiwanese had gone through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aiwanes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apter Four pointed to the special elements in literature, such as the symbol of the sun totem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ense forest. Chapter Five pointed to the accomplishments of 《Return Alive》. Chen Chien Wu, as well as

Lin Heng Tai, was one of the members in the poetry club named Bamboo Hat. Both the writers, who belonged to the generation between two languages, once tried very hard to learn Chinese, so the writing styles between them would be compared. Chapter Six concluded what type of historical meaning and emotions 《Return Alive》 tried to show us.

Keywords: Chen Chien Wu , the sun totem , Baboo Hat, the generation between two languages, Lin Heng Tai

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及其相關事例研究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方法	2
第三節、前人的研究成果	3
第二章、陳千武的生平與創作歷程	7
第一節、陳千武的成長歷程	7
第二節、陳千武的作品及創作歷程	11
第三章、日本統治下對台灣人民的迫害	17
第一節、民族歧視	18
第二節、民權不平等	24
第三節、民生剝削	29
第四章、《活著回來》的題材與內容	37
第一節、題材的選擇	37
第二節、《活著回來》的內容概述及主人翁的內心世界	42
第三節、小說中「太陽」圖騰的意象及「密林」的涵義	62
第五章、《活著回來》的風格及其寫作技巧	78
第一節、跨語言的寫作風格	78
第二節、信實而無奈的情節鋪陳與發展	90
第三節、《獵女犯》人物形塑	96
第六章、結論	111
參考書目	116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直以來，筆者都很喜歡歷史這個科目。相信多數學生從小到大所習來的歷史都是概括性且是片面的事件，對歷史的真相總是一知半解，甚至事情的真相又時常會隨著統治者的交替而有所偏頗。所以，廣為人知的歷史往往都是經人刻意隱瞞、修改過的。

筆者目前在國中擔任教職，以教授國文為主，歷史為輔。每每授於日治時期及太平洋戰役時，總覺得教科書交代這一段歷史過於輕描淡寫，甚至無法將台灣當時受苦的面貌給完全呈現。尤其以太平洋戰役而言，它對台灣所造成的衝擊不但全面而且影響深遠。當時因為戰爭的需要，日本總督府在台灣實施「皇民化」運動，想藉此徹底改變台灣人民的民族認同，當戰事吃緊時，日本甚至脅迫台灣人為其天皇效命，徵召至南洋從軍。當時，多少的台灣人死於這場與台灣毫無相干的戰役中，國中教科書對這段歷史僅寥寥數句帶過，沒有多所著墨，以至於學生們對這段歷史始終無法有太深刻的感受與見解。筆者自身對這段歷史的了解也極為有限，充其量僅知教科書上所給予的知識，譬如日治時期所推動的「皇民化運動」，內容有：舉凡被殖民者皆須放棄漢姓，改為日姓，又或者成立國語家庭，還有許多婦女被騙、被迫到軍中充當慰安婦等等。日本對台灣半世紀的統治，不能說是短暫，但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認知與感受卻顯得微不足道，所以每次教到此處都有些心虛與遺憾。

在一次偶然裡，發現了陳千武的《活著回來》一書，讀了它的簡介，便有了不得不讀的念頭。因為此書的內容正好填補筆者所欠缺的部分。透過對此書的研究，一來它可滿足自己的求知慾；再者又可實際地融入教學之中。然而，坊間對於太平洋戰爭之探討或因國情不同、或因立場偏頗，研究結果莫衷一是，有鑑於此，筆者希望透過陳千武此本自傳式小說，深入探討太平洋戰爭台灣志願兵於戰地飽受凌虐之歷史背景，以期瞭解作者反戰思想之由來。陳千武曾於太平洋戰爭期間被徵召為志願兵，他在小說中細膩地剖析志願兵林逸平內心感受的轉折而所延伸出的人道精神，故此自傳式小說有其歷史價值。對現在的國中生而言，確也是他們所迫切需要學習的態度跟精神。

至於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帝國用盡各種手段徵召其本國、台灣、韓國、印尼等地的婦女至軍中從事慰安的工作，這是難以否認的事情。在書中，我們可窺探出當時被強奪的婦女除本身被當作性奴役外，其背後隱藏了太多家庭的生離死別，在軍中她們總是被毫無人道的對待著，僅存的價值只剩女性的軀體而已。在〈獵女犯〉中，作者曾提及：

〈獵女犯〉是我喜愛的創作之一，因為我曾經愛過作品裡的女主角賴莎琳，雖然時間很短，但在眼看著死亡的冷靜裡，那一段純潔的愛仍很神

於是，想藉由研究此書來了解，當時慰安婦所處的艱困環境及其感受。

陳千武嚴格說來應被歸納為詩人較為適當。他在日治時期因為受到一些文學前輩的提攜下，已有多本日文詩作問世；相較之下，其小說的創作卻非常稀少。自從 1984 年後，他便未再有小說作品產出，唯一的一本，即小說集《活著回來》一書。陳千武時常在小說中穿插新詩來強調其要表達的意涵，他經由這些新詩的運用，總能具體而微地讓讀者更理性地透視小說所要傳達的意涵、更貼近作者的情感。再加上從書中新詩的鑑賞擴大分析，進而研究其殖民詩作的反抗意識、以及經歷了九死一生的他對「生與死」的態度。綜觀多種評論，很少有人將此兩種做結合而深入論述之。於是，筆者特別針對陳千武的新詩與小說的內容做結合，試圖從中尋找其脈絡。再者，《笠》詩社，對這些跨語言一代的作家極為重要，故特別將《笠》詩社的陳千武與林亨泰的詩作做分析，尋找出他們寫作風格的相同之處。再經由他的諸多文學作品中去印證他不向專制體制低頭的反叛精神，及他與其他《笠》詩社的作家一樣，用生命去關懷台灣這片土地。在陳明台教授眼中的父親：

詩人的陳千武和作為父親的陳千武毫不造作，始終維持一貫的踏實、執著、樸素的面貌。²

在陳千武漫長的文學旅途中，他的創作橫跨了日治時期、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經歷了重新學習語言的艱苦過程，這些考驗從未澆熄他的創作熱誠，甚至讓他更加用心地經營台灣文學這塊園地。

於是，筆者想透過對此書的探討，讓學生能更了解這段歷史中小人物的心酸與無奈，讓筆者在短短的四節歷史課中，讓學生能快速且正確的了解太平洋戰爭對台灣人所造成的傷害，且經由研究此書，讓筆者可以更精確的掌握此戰役對台灣的影響，對殖民地人民所帶來的巨大苦痛。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蒐羅陳千武《活著回來》等相關文本著作，包括單行本專著、零散的篇章作品等，仔細研讀分析，領略作者在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種種遭遇，以及所透露的思想、情感，並且論述其文學特色與成就。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以《活著回來》文本為主，但陳千武所創作的詩作，評論、隨筆小品也都視實際需要而列入考察印證的範圍。尤其陳千武的詩作（包括

¹ 陳千武〈第八屆吳濁流文學獎得獎感言〉，《台灣文藝》革新 2 號，1997 年 6 月

² 陳明台〈陳千武漫長文學行路中的成果逐漸呈現〉，《文訊月刊》117，1995 年 7 月

戰前、戰後)、評論文章、或是專題座談會、詩人專訪、對談紀錄，或陳千武對自己作品的分析等資料。至於外圍資料則有其他學者針對陳千武之生平事蹟，或其單篇詩作所給予的評論。然而，亦因本文涵蓋日治時期，於是關於日治時期的資料亦在研究範圍之內。此外，包含笠詩社及其跨語言一代作家的各種史料，亦在考察之列。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透過李展平《太平洋戰事書寫—以陳千武《活著回來》、李喬《孤燈》、東方白《浪淘沙》為論述場域》及謝惠芳《論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一部台灣特別志願兵紀錄《獵女犯》的綜合考察》，以及日本統治台灣所留傳下來的種種文獻證據，研究陳千武作品所蘊涵的意義，希望能陳千武作品與文獻交互比對、分析、印證之下，發現某些新的視野。

(二)、歷史研究法

首先針對作者的生平、大事年表加以熟悉及探究。然後擬將陳千武這部寫實性自傳體的小說《活著回來》與歷史交互比對，並與社會家國事件互參，空間與時間的交織，使得這個大時代的歷史環境，從甲午戰爭，台灣進入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問題、日本人統治台灣人的方法與態度問題，太平洋戰爭所帶來的種種民生、社會問題，詩人本身的遭遇、情感、思想以及家國關懷等問題。擬以歷史為經，以事件為緯，做出綜合觀察與研究。

(三)、比較研究法

陳千武與林亨泰有著相同的人生背景，都經歷過日本統治，接受日本教育，後來台灣回歸中國政府，他們被迫放棄以前所學的語言和書寫方式，重新學習全新的、陌生的中國語文，認識中國古籍和文化，因此被歸納為「跨越語言一代」的作家。故筆者擬分析陳千武與林亨泰兩人的創作背景及其作品特色，冀望有助於突顯陳千武的個人特色與成就。

筆者希望透過這些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加有效的針對陳千武《活著回來》小說及其相關事例做更加精闢的探討，希望從中獲得新的觀點及省思。

第三節、前人的研究成果

歷來有關於陳千武的研究多著重於新詩方面的探討，其數量真可謂汗牛充

棟。主要之因乃由於陳千武新詩方面的確有著超凡的成就；反觀，研究其小說者相對偏少，就筆者所蒐集的資料而言，除李展平及謝惠芳外，多以新詩為主，茲概述如下：

一、學位論文部分

- 1.李展平《太平洋戰事書寫—以陳千武《活著回來》、李喬《孤燈》、東方白《浪淘沙》為論述場域》³，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0年7月。該論文針對陳千武的部分，主要以自傳體小說的虛實演述，去探討小說的歷史元素，如台日間差別待遇(與其他口述歷史文本交叉印證)、帝汶島之土人待遇。並進一步探討小說的文學元素，針對「太陽」圖騰有不同的表現，如天皇崇拜、太陽意象，在此意象中，又包含了介於孤獨與批判的「太陽」語境及抵制天皇的魔咒，擺脫殖民噩夢。作者關懷弱小民族，如被狩獵的華裔女子賴莎琳，及挺身而出的混血少女瑪亞。⁴該篇論文對《活著回來》中的文學、歷史元素做了很精闢的見解，透過該篇能讓人清楚透視陳千武描繪下的具體事物，其所象徵的意涵，對其剖析極為貼切且深刻。但相對的，對《活著回來》中的詩作，著墨不多。
- 2.謝惠芳《論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一部台灣特別志願兵紀錄《獵女犯》的綜合考察》⁵，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1年6月。該篇論文從作者生平入手，介紹各篇大意即意旨，並凸顯作者對於「生死」、「愛欲」的觀點。針對「愛」而深入探討各式各樣的情感。
- 3.陳靜玉《陳千武及其現代詩研究》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2002年。因為《笠》詩社的創立，面對語言轉換的陳千武，其作品更強烈的表達出抵抗精神與關懷現實，是一位社會性強烈的詩人。著重在分析陳千武的詩作、詩論、及各種論述。
- 4.陳采玉《陳千武譯詩之研究》⁷，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比教文學博士班，2011年。此論文主要以譯詩為主，涵括陳千武自譯之華語詩和日文詩。
- 5.石淑美《陳千武兒童詩創作、理論與活動研究》⁸，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2009年。陳千武中年後將其文學觸角延伸至兒童文學，建立以「愛」為出發點的思考，實際接觸兒童詩選稿、作品競賽評審、或創作指導的經驗，發現兒童獨特的思考美，肯定陳千武對台灣兒童詩壇承先啓後的貢獻與成就。
- 6.游麗芳《陳千武詩之意象研究》⁹，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2006年。該論文參照詩人的一生、時代背景及其抵抗精神，來分析其詩作的意象，主要著重其意象形成、指稱、系統來探討，而呼應詩人生命精神。
- 7.陳素蘭《陳千武與其詩研究》¹⁰，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02

³ 李展平《太平洋戰事書寫—以陳千武《活著回來》、李喬《孤燈》、東方白《浪淘沙》為論述場域》，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0年7月

⁴ 李展平《太平洋戰事書寫—以陳千武《活著回來》、李喬《孤燈》、東方白《浪淘沙》為論述場域》，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0年7月，頁8

⁵ 謝惠芳〈論陳千武《活著回來》——一部台灣特別志願兵《獵女犯》的綜合考察〉，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1年6月。

⁶ 陳靜玉《陳千武及其現代詩的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2002年

⁷ 陳采玉《陳千武譯詩之研究》，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比教文學博士班，2011年

⁸ 石淑美《陳千武兒童詩創作、理論與活動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2009年

⁹ 游麗芳《陳千武詩之意象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2006年

¹⁰ 陳素蘭《陳千武與其詩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02年

年。本論文著重在陳千武其生平與人格、創作內涵與風格，並借研析其詩作，期能窺知《笠》史與戰後台灣詩文史的發展之梗概，進而肯定其努力成就、貢獻與影響。

二、期刊部分

1. 余昭妏〈性別的對立，宰制與解放—論陳千武小說〉《福爾摩沙文學創作研討會論文集》¹¹、〈跨語一代作家小說中的死亡觀照〉¹²，著重描述在戰爭的背景下，主角們總是不分國族、階級的追求情欲，他們總是單純地展現原始的情感，突破傳統道德的藩籬。
2. 林柏燕〈談戰爭小說中的吊詭與浪漫—以陳千武小說為例〉¹³，對於二次大戰的過程有戲謔的敘述，敘述語調也過於草率、不莊重。
3. 許素蘭〈當詩人成為『台灣特別志願兵—陳千武《獵女犯》的局外人觀點〉¹⁴，認為《獵女犯》的小說語言，具有詩化的傾向。
4. 陳明台〈發生的事發生的文學—論陳千武文學的時空裝置〉¹⁵、〈論戰後臺灣現代詩所受日本前衛詩潮的影響—以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為中心來探討〉¹⁶，透過對陳千武文本的了解，特別針對其詩與小說為閱讀和考察的重點。
5. 陳康芬〈真誠的純真(authentic innocence)—論陳千武《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中的反殖民思想〉¹⁷，強調林逸坪的雙重身分，即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因其身分的特殊性而產生的人道精神和反戰思想。
6. 阮美慧〈陳千武與《笠》早期風格的形成〉¹⁸、〈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形成及其時代的氛圍〉¹⁹、〈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文學特質及其在台灣詩史上〉²⁰，強調跨語言一代作家的寫作風格。

¹¹ 余昭妏〈性別的對立，宰制與解放—論陳千武小說〉《福爾摩沙文學創作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¹² 余昭妏〈跨語一代作家小說中的死亡觀照〉，中國文化月刊，270，民91年9月，頁64-79

¹³ 林柏燕〈談戰爭小說中的吊詭與浪漫—以陳千武小說為例〉《福爾摩沙文學創作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¹⁴ 許素蘭〈當詩人成為『台灣特別志願兵—陳千武《獵女犯》的局外人觀點〉，收錄於〈福爾摩沙《陳千武創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¹⁵ 陳明台〈發生的事發生的文學—論陳千武文學的時空裝置〉，收錄於〈福爾摩沙《陳千武創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¹⁶ 陳明台〈論戰後臺灣現代詩所受日本前衛詩潮的影響—以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為中心來探討〉《笠》詩刊，200，民86年8月，頁91-108

¹⁷ 陳康芬〈真誠的純真(authentic innocence)—論陳千武《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中的反殖民思想〉¹⁷，《福爾摩沙文學創作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¹⁸ 阮美慧，〈陳千武與《笠》早期風格的形成〉，《福爾摩沙文學創作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¹⁹ 阮美慧，〈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形成及其時代的氛圍〉，《笠》詩刊，215，2000年2月15日，頁129-140

²⁰ 阮美慧，〈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文學特質及其在台灣詩史上〉，《笠》詩刊，218，2000年8月15日，頁116-143

- 7.李魁賢〈台灣詩人的反抗精神〉²¹，針對當時的時代背景，及作家反抗精神的養成有詳細的分析。
- 8.林亨泰〈笠下影—桓夫〉²²，對陳千武的生平及其創作特色有其獨特的見解。

三、專書部分

- 1.葉秀菊《文學陳千武》²³，詳細敘述陳千武文學養成過程及其創作，對《活著回來》一書中，特別的象徵及意涵詳細探討。
- 2.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²⁴，對台灣文學的演進及其特色做詳盡的評析。
- 3.陳明台《桓夫詩評論資料選集》²⁵，針對桓夫的詩作做評論。
- 4.天下編輯《發現台灣上、下冊》²⁶，追溯台灣三百年政經發展史為經，探討國家現代化的條件為緯。
- 5.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²⁷，詳細敘述陳千武文學養成過程及其創作。
- 6.杜武志《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²⁸，探討日治時期台灣的殖民教育體制。

上述不管是對陳千武的新詩或是《活著回來》一書，都有著極為詳盡的探討。有些是對其大量詩作作分析；有些則是以小說中的「情慾問題」、「生死」、「圖騰」做探討，而新詩在他的作品裡，占著極大的比重，所以，如果分開閱讀總覺得缺少一些元素。尤其對陳千武而言，他的青年時期都在日治時期度過，所以，其生長、教育的社會環境深深影響著他日後的文學創作。尤其他被徵召至南洋從軍的經歷，這種每天在生死交鬥之下所蘊育出來的文學思緒，應有別於順遂的他者。綜觀多種評論，很少有人將此兩種做結合而深入論述之。於是，筆者特別針對陳千武的新詩與小說的內容做結合，試圖從中尋找其脈絡。再者，《笠》詩社，對這些跨語言一代的作家極為重要，故特別將《笠》詩社的陳千武與林亨泰的詩作做分析，尋找出他們寫作風格的相同之處。

²¹ 李魁賢，〈台灣詩人的反抗精神〉，《台灣文藝》，112，1998年7月

²² 林亨泰〈笠下影—桓夫〉，《笠》3，1964年10月

²³ 葉秀菊《文學陳千武》，晨星出版，2004年3月30日

²⁴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文學界雜誌社，1991年9月

²⁵ 陳明台《桓夫詩評論資料選集》，春暉出版社，1997年

²⁶ 天下編輯《發現台灣上、下冊》，天下雜誌發行，1992年

²⁷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時報文化出版，2004年6月

²⁸ 杜武志《日治時期的殖民政治》，北縣文化，1997年

第二章、陳千武的生平與創作歷程

1935 年陳千武進入台中一中就讀，這所當時專門為台灣子弟所設立的學校，為日後陳千武的文學涵養奠定一定的根基。陳千武在這裡讀了五年，一直以來，他的志願有別於同學們皆以醫生或是律師為志向，反而是一頭栽進文學的浩瀚之中，也因此展開他長達七、八十年的寫作生涯。

第一節、陳千武的成長歷程

陳千武，本名陳武雄。1922 年 5 月 1 日出生於南投縣名間鄉弓鞋村。父親陳福來任職於名間庄役場農業技士，母親吳甘是南投望族吳維岳的胞妹。陳千武在日治時期即使用「陳千武」、「春岡」、「千衣子」等筆名發表日文詩作。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他則面臨了一波語言轉換的困境，50 年代末期，他便重新出發以中文寫詩，此時即開始使用「陳千武」。之後「陳千武」、「桓夫」兩個筆名沿用至今。

陳千武在 1928 年進入南投縣皮子寮公學校就讀²⁹。當時總督府建立西式新教育政策，主要是作為貫徹殖民政策的工具，因此，採取差別待遇、隔離政策的原則，在台灣建立的初等教育針對台日人、台人、原住民，分別設立小學校、公學校、蕃人公學校(或稱蕃童教育所)等教育設施，各類學校之修業年限、課程、教育書籍等均有所不同，其中以日語教學最為重要。

陳千武剛上小學一年級時，日語當然不會講也不會聽，由台灣人擔任教學。陳千武的一年級的老師是同宗叔父，畢業於日治時代的師範學校，日語能力強，幫陳千武奠定的日語基礎，所以陳千武才能在升上國小三年級時轉學到南投尋常高等小學校。³⁰

陳千武因具備相當好的日語程度，才有機會轉學至南投尋常小學校就讀。小學校的學習環境讓他如魚得水，至少在小學校裡不會有禁說母語的限制及差別待遇的產生。〈他在殖民地的孩子〉一文中如下表示：

第一、小學校的黑板上沒有禁說台語的犯罰記錄表。當然啦，日人學童不會說台語，不必禁止令。不但不必禁止，有時候日人小孩跟我學台語，卻說得津津有味呢。這在小學校才沒有精神虐待的負荷。第二、小學校沒有台人老師，不像在公學校，有日人老師和台人老師之間，微妙的優越感和自卑感之爭執，敏感的學童都會感覺出台人老師處處站在劣勢的苦衷。³¹

²⁹ 「皮子寮」，今已改名為「錦梓村」，昔日公學校今已拆除，變成農田

³⁰ 葉秀菊《文學陳千武》，晨星出版，2004 年 3 月 30 日，頁 37

³¹ 陳千武：〈殖民地的孩子〉刊載於 1985 年 3 月 16 日自立晚報，收入私家版《詩思隨筆集》，頁 53

在小學校學習了四年，生活中與日本小孩朝夕相處，讓他了解到日本人的生活習慣、日本人的思考邏輯及日本人的處世哲學，這些在在都對陳千武日後養成教育有很深刻的影響，甚至植入了他批評性的文學性格中。

1935年陳千武小學校畢業後，即以十五比一的比例考進台中一中，當時的台中一中是中部學子第一志願的學校。因家中經濟拮据，無法讓他住校，於是父親便將他寄託於台中梅枝町的舅舅家。舅舅一家人待之如家人一般。根據陳千武的年譜記載：

一九三五年三月考入台中一中，於第一學期，隨表兄吳伯禹初次去台中圖書館看書，著迷於吉川英治的小說，開始亂讀文學作品。³²

又因何事讓他嘗試創作呢？陳千武在〈我的文學緣——日本九州大學秋吉久紀夫教授編譯日文版《陳千武詩集》序〉中如下說明：

我考進中學便有機會涉獵文學。從大眾文學到純文學創作，從日本的短歌、新體詩到現代詩，還有有關的評論，沒有走過學院的教條，依自我意識廣泛吸收文學的規範，然後很自然地開始嘗試創作。³³

但，陳千武生性愛好自由，畢竟寄人籬下總讓他覺得無法隨心所欲。因此，在他三年級時便徵詢母親的同意下搬離舅舅家，與同學租屋在台中公園附近，因租屋在外的閒適讓他更能恣意地沉浸在文學的浩瀚當中，此時的他，興趣廣泛，愛寫詩、談詩，文學的種子便靜靜地、慢慢地在胸臆中滋長茁壯。沒有束縛的生活讓陳千武得以在那一兩年中無憂地吸收各類的文學作品，當時，他時常上台中圖書館或到中央書局閱覽群書。也在那時他創作出第一首日文詩，名為〈夏深夜之一刻〉，在1939年八月發表於台灣新民報。

閃閃 藍與綠的
螢火蟲 飛舞著
在陰暗的夜空中 那是
多麼美麗的夢喲
是希望的明證

夏深夜 多事的晚上
爽朗的涼氣
滲透肌膚

³² 葉秀菊《文學陳千武》，晨星出版，2004年3月30日，頁45

³³ 陳千武〈我的文學緣——日本九州大學秋吉久紀夫教授編譯日文版《陳千武詩集》序〉，《文學台灣》第六期，1994年4月，收錄於私家版《詩思隨筆集》，頁17

涼涼的快感 抹消了
咦，向理想的彼方祈禱的
合掌的手，微笑著

遠方的燈 紅紅的燈 幻覺的
霓虹燈
懸掛在昏黑的山邊
前面 明晃的糊紙拉著窗
毫無動靜地 睡著
人在嗎？是不是也睡著了？
深夜加班結束之後 疲勞鬆弛著
這才頻頻 戀慕人影----心胸酸酸的³⁴

依陳千武詮釋自己的詩作：

我記得這首詩是在名間庄役場寫的。時間為八月四號晚上，利用學校假期回南投名間，陪同在庄役場服務的大兄(祖父的大孫)到役場加班。我幫忙大兄整理一些戶籍資料。把資料整理完，我便獨自走出戶外，欣賞夏天深夜的景色，有所感觸才寫下這首詩。³⁵

1940年，陳千武五年級時因反對日本皇民化運動中的改姓政策，被學校監禁一個多月，原先學校準備將其退學，但礙於校譽，只好改處以監禁。這個事件對陳千武影響很大，這使得他原本只需念五年的中學，多念了一年才畢業，1941年，陳千武畢業於台中一中，但他卻也因操行丁等，軍訓丙等，未能繼續升學。之後，他便到台灣製麻會社豐原工場工作。在工場的一年多歲月裡，陳千武深刻的體驗勞工生活得辛苦與困窘，更見識到資本主義的資方與勞方階級對立的矛盾，在此期間，他更有感地發表約 30 多篇一系列的「工場詩」和三篇短篇的小說〈穿白上衣的少女〉、〈秋風吹起的傍晚〉、〈衰老的怪癖老人〉。

1941年日本突襲美國的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因兵源不足使得日本不得不在殖民地實施徵兵制度。於是 1942 年日本便在台灣嚴格篩選年輕的台灣人，年齡層以 19 歲到 23 歲為主。凡被徵選上的青年稱為「訓練所生徒志願者」，必須先通過總督府立陸軍兵志願者訓練所的課程訓練，才能被編入兵籍，正式成為「陸軍特別志願兵」志願者。³⁶陳千武在 1942 年七月入台北市六張犁「台灣特別志願兵訓練所」，接受第一期前期兵訓練，到 12 月結訓，返鄉擔任豐原街青年團教官三個月。1943 年 4 月入營服役，就不再寫詩，結束了他的「文學少年

³⁴ 葉秀菊《文學陳千武》，晨星出版，2004年3月30日，頁56-57

³⁵ 葉秀菊《文學陳千武》，晨星出版，2004年3月30日，頁56-57

時期」。

總計陳千武在戰場上的時間，從 1943 年 9 月底高雄港出發，至 1946 年 7 月底復員回台，計二年十個月，滯留帝汶島一年八個月，經歷戰爭中生死瞬間、就地求生及與原住民相處的各種經驗。³⁷

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全面接收台灣，推行中國國語、禁用日語，這使得一向用日文創作的陳千武面臨寫作困境，於是陳千武花了十二年的時間學習中文，他開始大量的閱讀報紙與雜誌，曾手抄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中譯本，最初是：

獨學中國國語，以河洛話的文法套上國語發音，用來講話或寫詩，形成了台灣國語，但總覺得國語比河洛話還硬，寫不出國語特色的形美的詩。³⁸

經過十二年艱辛的學習，陳千武逐漸跨越了語言的障礙，1958 年起他開始以桓夫為筆名發表一系列的詩作。

1964 年陳千武於 3 月 1 日參加吳濁流(1900~1967)的《台灣文藝》創刊籌備會。由於吳濁流在詩學方面偏重舊體詩的理念，會後他與吳瀛濤決定出版詩刊，在中部與林亨泰、錦連、古貝聚於苗栗卓蘭詹冰宅，討論成立發行詩刊《笠》，以表現台灣斗笠所具有的純樸、篤實、原始美、普遍性、與不怕日曬雨打的堅忍性，象徵島上人民勤奮耐勞、崇尚自由與不屈不撓、堅苦卓絕、意志堅忍之精神，這也是他詩作中亟欲表達的精神所在。同年 6 月 15 日，五人共同署名，發表成立「笠詩社」的通告及出版詩刊《笠》的創刊號，並邀請吳瀛濤、薛柏谷、黃荷生、白荻、趙天儀、杜國清、王憲陽等七人為《笠》詩刊的共同發起人。³⁹

1976 至 1984 年陳千武任職於台中市立文化中心文英館館長，期間他大力推動各項文化活動，獲得許多迴響。1977 年他的《獵女犯》短篇小說獲吳濁流文學獎，1990 年更改名為《活著回來》。

1987 年陳千武從台中市立文化中心文英館館長榮退，專事寫作。

2012 年 4 月 30 日過世，享壽 91 歲。

³⁷ 葉秀菊《文學陳千武》，晨星出版，2004 年 3 月 30 日，頁 105

³⁸ 〈我的母語〉《陳千武作品選集》，1990 年，頁 6

³⁹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時報文化出版，2004 年 6 月，頁 49

第二節、陳千武的作品及創作背景

陳千武的作品約可分為四個時期。一、搖籃期(1941 年之前)、二、歷練期(1941-1942 年)工場詩、三、戰爭期(皇民化運動至戰爭結束)、四、穩健期(1958 年至今)

(一) 搖籃期(1941 年以前)

陳千武接觸文學的時間不算早，嚴格說起來應從就讀一中時與表哥到台中圖書館開啓了他的文學基因後，他便時常往返於圖書館及中央書局博覽群書。而將他真正引進文學殿堂者當屬當時中央書局的經理—張星建。因為當時陳千武時常利用等待火車時間先到中央書局看書，也由於次數頻繁，引起了張星建的注意，於是張星建特別介紹《台灣文藝》這本刊物給陳千武閱讀，讓陳千武頓時眼界大開。他更在張星建的鼓勵下開始嘗試創作：

陳千武在〈文學少年時〉一文中自稱：「自從在報紙學藝欄發表詩之後，我在學校裡的生活也改變了，不再跟一些卑鄙的老師搗蛋，而時常嚴肅地思考人生的與社會環境，以及殖民的問題。」ⁱ⁴⁰

讀中學四五年級時，陳千武常利用假日去首陽農場拜訪楊達，據陳千武的描述，楊達經營農場，天氣晴朗就到農場拔雜草，下雨天就在屋裡讀書。陳千武拜訪楊達時，大部分時間跟著他在農場拔草，聽他說文學方面的事；楊達的夫人葉陶也很招呼陳千武，將他當成自家兄弟一般招待⁴¹。

在與楊達相處的日子裡，楊達特別關懷底層勞工及弱勢分子的筆觸深深影響了陳千武。之後，陳千武便發表一系列工場詩，與勞工站在同一立場的角度，多少與楊達的精神不謀而合。

第二位影響陳千武的是黃得時。黃得時是《台灣新民報》的主編，他擔任主編時，對提攜後進不遺餘力。陳千武在〈我的第一首「詩」〉描述第一首詩被刊出的心情：

1939 年，8 月 27 日，我寫得第一首〈夏深夜之一刻〉日文詩，在當時唯一台灣人所辦得日刊報紙「台灣新民報」副刊文藝欄刊登。是台中的同學先看到報紙告訴我，我才去找報紙翻開來看，果然，我看到

⁴⁰ 陳千武〈文學少年時(代序)〉，《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台中市，熱點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4 年 11 月，頁 6

⁴¹ 葉秀蘭《文學陳千武》，晨星出版，2004 年 3 月 30 日，頁 46

自己寫得東西頭一次變成鉛字，有些頭昏昏，感到「陳千武」三個字印得特別鮮明，而心裡癢癢。文藝欄的主編黃得時先生，便成為我心目中的老師了。⁴²

作品的刊出，更使得陳千武的寫作跨出了一大步，尤其陳千武特別偏好新詩，從 1939 年發表〈夏深夜之一刻〉之後，綿綿不絕地創作作品皆收錄至私家版詩集《徬徨的草笛》。

(二) 歷練期(工場詩)(1941~1943)

陳千武於 1941 年畢業後，進入到豐原製麻會社工作。在工場中，他看到了社會百態，小人物的困窘與認命，於是，詩風爲之丕變，改以理性客觀的寫實風格呈現。由於他實際參與與勞動，更能深刻地體驗勞動階級的辛勞與被壓榨的無奈。此時期，陳千武的作品風格充滿了寫實色彩，他看盡了勞工的無奈與勞方被資方剝削的不平，這些現象都反映在其作品當中。短短一年多的工場生活讓他創作出三十多首的「工場詩」，〈苦力〉是其中一首作品和三篇短篇的小說。〈穿白上衣的少女〉、〈衰老的怪癖老人〉、〈秋風吹起的傍晚〉。

「苦力」一句唸 Coolie，原係西方人對中國、印度、馬來亞地方的搬運工人所稱的，日本戰前軍閥時期還沿用此一名詞，對碼頭或各種工廠的勞動者也叫苦力，含有輕蔑殖民下層勞工的意味；到日本戰敗，這一名稱也被打敗了似地消息。⁴³

題爲〈苦力〉這首詩，原以日文發表於 1941 年 9 月 16 日的台灣新民報；後翻譯中文刊於 1981 年 8 月「笠詩刊」104 期。⁴⁴

日正當中，全都露出赤銅色的背脊
油和汗，使鈍厚的肌膚亮著
給舊式的壓榨機 插上細長的圓木
旋盤輪子就吱吱吱吱地發響了

苦力們 比划船更簡慢的動作
以水牛般的步子開始轉動
啊，這就跟羅馬時代
囚犯勞動的電影鏡頭一模一樣

⁴² 陳千武年譜《陳千武作品選集》，台中縣，台中縣文化中心，1990 年 6 月，頁 8

⁴³ 陳千武《詩的啓示-文學評論集》，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 年 5 月，頁 143

⁴⁴ 陳千武《詩的啓示-文學評論集》，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 年 5 月，頁 143

那些臂腕的筋肉 鈍重的眼神
還有懶倦的腳步—
既然如此 我就是倒背著手
拿著笞刑的囚犯堅守了？
我只壓抑著寂寞感
慢步走——⁴⁵

依陳千武詮釋自己的詩作:

詩的第一、二聯，是表現勞動者們，從事推押轉動壓榨機旋盤輪子的情形，依實順序描寫。在日正當中的炎熱下，勞工們都裸露上身，讓汗流在油滑的肌膚上亮著，默默推走壓榨機細長的棍棒，動作簡慢得像水牛的步伐，跟羅馬時代囚犯勞動的電影一樣，毫無奈何地走動著，那顯然是殖民地才會跟囚犯一樣，酷使勞動者的鏡頭。詩以即物主義的手法，客觀描寫現實的場面，以實況的情景對殖民制度，表示一種批判性的抗議。

詩的第三段，以「既然如此」倒回來表現擔任監工作者本身，對時代環境的自覺，嘲笑自己是(拿著笞刑的囚犯監守)，而壓抑著難予形容的寂寞感，慢步走——。呈現了善良對待勞動者的同情，沒有監守與囚犯的糾纏，也沒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那種嚴厲舉動的感覺，是要表現現代知性美的詩。⁴⁶

(三)過渡期(1945~1958)

1946年7月20日，陳千武從新加坡的集中營回到台灣，年底經由父親的一位同學介紹至豐原八仙山林場工作。當時人事主管卻堅持陳千武必須經過他的考試及格才肯錄用他。回想當時的考題是「繕寫國父遺囑全文」，這正好是在爪哇雅加達時國文老師王競登先生用半強迫的方式逼陳千武背下來的國父遺囑。於是，陳千武很快就寫好，當時的主考官很驚訝，陳千武第二天便開始上班，這一待，便是27年。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依樣畫葫蘆地在台灣實施國語運動，日文與台語皆受到被禁用的命運。陳千武曾自述:

我在日據時期就開始用日文寫詩。戰後，日文與台語一樣遭遇被禁用的命運。我寫詩的衝動不能再用日語思考創作，我很想獨自學習鍛鍊用中文寫詩。不久，我想到一個練習熟練中文寫作的方法。我去書店，買來一本歌德著作《少年維特的煩惱》中文翻譯本。因為這本書信體的小說，我曾

⁴⁵ 莫渝《台灣詩人選集—陳千武集》，台灣文學館，2008年12月，頁67-68

⁴⁶ 陳千武《詩的啓示-文學評論集》，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年5月，頁144-145

經閱讀過日文翻譯本，印象頗深。於是把譯成中文的每一篇文章，抄寫在筆記簿。經過抄寫一部愛情小說，使我重新認識小說的內涵，同時學習到了中文表現的技巧，對中文的寫作增加了信心。⁴⁷

陳千武終於在 1958 年又漸漸地使用中文創作新詩了。然而，陳千武在創作時仍然後遭受到阻礙，他認為要將日常使用的語言轉換成詩的語言，必須經過些許衝擊性的思考才能心領神會。因此，陳千武雖以中文恢復寫詩，仍時常感到難以用更貼切的文字來表達其中的奧妙。幸好，他與小舅子多年的魚雁往返改善了他寫作的困境。

1961 年夏天，就讀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內人表弟杜國清來我家，因他開始寫詩，便談起了文學、詩創作的問題。詩的創作增加他對文學的興趣。暑假結束後，他回到學校，我們便以書信，把各自寫的詩、對詩的看法，創作上的疑問或意見，互相交換。信件一來一去，每次我把他的詩所表現的技巧，顯出的意象，有無缺點或長處，以我的看法告訴他做創作的參考。他看我的信和詩，主要對中文語言所表現的異質、不通順的文法、音韻的差異等，指摘給我做詩與修飾的參考。如此不斷地通信，繼續到他大學畢業以後，我使用中文寫作，才感到可以自然提筆，表現的能力增進了不少。

48

林亨泰對陳千武的中文創作也多肯定：

讀了桓夫的日文詩之後，再讀了他的中文詩時，我們所感受到的是，不管在語言與文字上的困難有多大，他的詩仍然一直在壯大繁茂著。照道理說，用的中文所寫的，應該比用優越的日文所寫得要更笨拙，可是事實上恰恰相反，他中文詩所表現出來的意境，遠比他的日文詩要深邃得多。⁴⁹

(四) 巔峰期(1958~1990)

陳千武跨越了語言的障礙後，他開始源源不斷地創作同時也翻譯了多部的作品，此時期是他的中文創作巔峰期時期。1969 年三月有《現代詩的探求》翻譯詩論，十二月出版第三本中文詩集《野鹿》詩集，並在同年九月，他的文學關注延伸至少年文學，翻譯《星星王子》、《杜立德先生到非洲》，及 1970《醜女日記》與三島由紀夫《憂國》小說譯本及《中國現代詩》，同(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編選並譯六十四家作品、108 首詩作集結成《華麗島詩集》一冊，中日文對照，由東京

⁴⁷ 陳千武《文學人生散文集》，台中市文化局，1997 年 11 月，頁 21

⁴⁸ 陳千武《文學人生散文集》，台中市文化局，1997 年 11 月，頁 21-22

⁴⁹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時報文化出版，2004 年 6 月，頁 44

「若樹書房」出版。⁵⁰鄭炯明的統計，1966~1974 年陳千武共出版十本書。

其中 1961 年刊登於《台大青年》四期的〈雨中行〉一詩被認為寫得最好的一首中文詩。

一條蜘蛛絲 直下
二條蜘蛛絲 直下
三條蜘蛛絲 直下
千萬條蜘蛛絲 直下
包圍我於
-----蜘蛛絲的檻中
都來一個翻筋斗，表示一次反抗的姿勢
而以悲哀得斑紋，印上我的衣服和臉
我已沾染苦鬥的痕跡於一身

母親啊！我焦灼思家
思慕你溫柔的手，拭去
纏繞我煩惱的雨絲⁵¹

依陳千武詮釋自己的詩作:

〈雨中行〉這首詩，雖然距離戰爭結束經過十六年後才寫的，但在寫詩的動機思考裡，確實含有我的戰爭經驗「彈雨」的幻覺，重疊在詩的 image 裡。而詩的第一聯的圖象式、比喻蜘蛛絲是西北雨的鏡頭，具有以重疊法描繪視覺性效果的意圖，容易讓人想像到戲劇性的一幕；__ __人走在大道上，忽然從天上落下來第一滴雨打在鼻子，第二滴雨打在眼瞼，第三滴雨落在手上，然後便嘩哩啪啦數不清得好多雨滴灑落下來。詩的第二聯，蜘蛛絲的圖象，恢復蜘蛛本身，表象人的意志，以翻筋斗表現反抗，反抗什麼？(中略)，應是屬於社會、政治上的偏歪、專制壓迫，也就是從天直落下降的精神上災禍。詩的第三聯，第一行「母親啊，我焦灼思家」的我，(中略)孩子思慕母親，想要母親拭去煩惱，或子民期待國家拭去煩惱，是有其共通的意志。⁵²

之後，陳千武漸漸因為年齡的關係對社會較少批判，轉而開始對愛有更深的體認，進而關心兒童文學。1979 年主編《台灣日報》兒童天地版，選編《小學生詩集》，編寫多種兒童文集刊物，演講兒童詩，辦理「兒童詩畫展」、多項「兒

⁵⁰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時報文化出版，2004 年 6 月，頁 51

⁵¹ 林亨泰《林亨泰全集》，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 9 月，頁 86-87

⁵² 陳千武《詩的啓示-文學評論集》，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 年，5 月，頁 148-49

童文學研究」座談會、「兒童文學研習營」、「兒童文學夏令營」，並翻譯童詩作品。遂成爲國內兒童文學家之一。⁵³

兒童文學作家洪志明曾訪問過陳千武先生，並發表文章於國立台東師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的兒童文學學刊中，篇名是〈拜訪兒童詩的推手—陳千武先生〉。有部分提到《小王子》，陳千武先生說：

我曾經翻譯過一本法國飛行員迪克儒伯里的作品《星星王子》，他在寫作時便是基於孩子的立場、以孩子的口吻、孩子的經驗、孩子的觀點、孩子所能了解地語句，來描寫自己在天上飛行的經驗以及幻想。他的目的就是要以孩子的觀點出發，寫出孩子能明瞭的作品。孩子有孩子的原始思考，成人有成人的原始思考，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原始思考，回復他們的想法，以他們的思考方式來寫作，這樣才能真正地為孩子抒發心聲。⁵⁴

陳千武堪稱台灣當代重要的兒童詩評論家，但多年來，陳千武只有一部《童詩的樂趣》極少數幾篇詩評問世，也因此他的兒童詩理論始終沒受到文學界太大的重視。但，這似乎不影響他整體的文學成就。

(五)創作、整理、翻譯時期(1990~2012)

從日治時期便開始創作的陳千武，創作歷程整整七十個年頭，不論是戰前的日文或是戰後的中文創作，都完全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背景及身爲知識份子的一份使命感，其創作精神是持續且用堆壘方式呈現，因此留下了豐碩的文學成果。尤其是「笠詩社」的發起人之一，對整個台灣文學的保留與延續都有著功不可沒的貢獻。因此，他在 2002 年獲得全國最高獎項——國家文藝獎的殊榮，更是當之無愧。90 年代後，更可常看到他熱衷參與台中或南投等地方性文學研習活動，或各青年文學座談會及學術性文學研討會。

除參與研習活動外，2002 年完成翻譯張文環先生百萬字日文作品，三月由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張文環全集》(八冊)。⁵⁵

⁵³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時報文化出版，2004 年 6 月，頁 53

⁵⁴ 洪志明〈拜訪兒童詩的推手—陳千武先生〉《兒童文學學刊》，1998 年 3 月，頁 211-212

⁵⁵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時報文化出版，2004 年 6 月，頁 60

第三章、日本統治下對台灣人民的迫害

十六世紀西方國家爲了與東方貿易企圖打開日本的門戶，日本有識之士開始覺悟到鎖國之不可行。因而派遣官員到歐洲考察了解，甚至派遣學生到歐洲留學，實際研究、學習西方國家強盛的原因。很快地，日本掌握了致勝之道，在政治上推行維新運動，組成中央集權的政府。經濟上則一步一步邁向工業化，使日本快速地成爲現代化國家之一。

當日本仿效西方國家時，當時現代化國家的特性是具備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全國的經濟由銀行控制，再經由工業化擴大對外貿易獲得利潤進而建立現代化武力，再藉現代化武力侵略落後國家，掠奪他國財富，或掠奪原料和製成品市場而致富。最後再以此財富擴張武力，拓展其侵略的範圍，周而復始，互爲因果，這便成爲帝國主義侵略的基本手段。

因此，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目標很明確，即是富國強兵。日本了解他們面對的是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當時，亞洲絕大部分都已淪爲西方列強的殖民地。還未成爲殖民地的亞洲國家中，中國已岌岌可危，隨時都可能被瓜分，而朝鮮封建保守，遲早會淪陷。日本深知再不圖強，隨時會步上亞洲各國的後塵。於是他們努力增強優勢條件。

日本軍國主義建立和發展的迅速與效率令世人害怕，他們在 1895 年甲午戰役中一舉擊敗中國，一躍成爲亞洲強權，進而又在 1905 年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正式成爲世界強權之一。在兩次的戰役中證明了明治維新的成功，這也使得日本人產生一種「錯覺」：他們已成功的轉型爲近代文明之邦，與西方列強分庭抗禮，他們已擺脫落後的亞洲國家處境，成爲進步的歐洲文明的一份子。這就是日本人自己所謂的「脫亞入歐」論。他們夾帶著廣大的信心對亞洲進行徹底的破壞，尤其 1894 年的甲午戰爭是如此深深的影響著台灣人的命運。

1894 年到 1895 年的甲午戰爭，是作爲朝鮮宗主國的大清帝國與日本國之間一場沒有仁義的戰爭。

甲午戰爭，事起於朝鮮「東學黨之亂」，中日各自派兵保護僑民。雙方從相互對峙到短兵相接，與台灣扯不上一點關係，到頭來，倒楣的卻是台灣。這是台灣人民百思不解、難以接受的事實。⁵⁶

清朝想確保在朝鮮的既得利益，而日本卻也趁機要分一杯羹。結果從鴉片戰爭以來一路衰亡的老大帝國卻敗給新興的日本。於是中國戰敗，滿清政府便在光緒二十一年派李鴻章與日方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下關的春帆樓簽訂了影響台灣非常深遠的馬關條約，條約內容日本要求割讓台灣本島與附屬島嶼、澎湖列島與遼東半島，此即「乙未割台」。

⁵⁶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遠流出版，2004 年，頁 14

第一節、民族歧視

日本治理台灣初期，尚無治理殖民地的政策，於是以「六三法」作為台灣的基本法。所謂「六三法」為台灣總督府集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大權於一身，總督儼然成為台灣地區的皇帝，在台灣施行專制統治，但此法確是違反日本的憲政體制。故「六三法」在政治的意義上是承認台灣特殊化的制度，而其在法律的意義則是台灣總督府所頒布的法律，和日本議會有著同等實施效力，即所謂授權立法制度。因此此法是台灣一切惡法的開端。

「六三法」自 1896 年實施至 1921 年修改為第三號法律後，即成為永久性之法律。當時日本人即利用此法巧立各種名目欺壓台灣人，即令警察統治之法源。總督府根據「六三法」所發布的律令以第七號危害台灣民眾最嚴重，是為「犯罪即決例」。在日本，人民犯罪只有法院才能行使司法監禁權，但在台灣卻可不受司法監督，任由地方警察濫權行使，從此即可看出警察統治之威權及霸道。

是以一個芝麻綠豆大的警官，便可以逕行決定老百姓最高八十九天監禁之罪行，台灣同胞人權之不獲保障，至於此極。⁵⁷

陳建忠在〈建構殖民主義神話：論賴和的反殖民主義思想〉中指出：「日據時代的殖民方式實乃以武力壓制為主，並輔以有利於日本殖民利益的法律體系及灌輸相應的意識形態，以期能永續統治，這種統治模式就是『壓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的具現」。⁵⁸台灣的「警察統治」由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1898-1906）與當時的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合力推動，一方面擴大警察的權限與編制員額，於是總督府設置警察本署，建立總督府從中央到地方一條鞭式的警察指揮系統，同時透過支廳制度與廳長的授權⁵⁹，因此，地方警察的權限極大，由此而形成「警察統治」的體制。另一方面，總督府又陸續頒行各種法令以高壓箝制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活動，如戶警合一制，主要提供確實掌握人口狀況及稅賦來源。保甲制度，以做為監督人民、各項施政或動員的依據。總督府期望做到，以警察為主，保甲為輔的策略對台灣實施嚴密的監控。

日治時期，警察除了負責一般的警政事務外，還須輔佐執行行政事務，權力非常大。舉凡監視公共集會、取締非法行為（辮髮、吸食鴉片、纏足等）、維持治安、審查出版品、宣傳政令、維修（道路、土地）、管理（當舖、澡堂、餐廳、旅館等）、控制灌溉及用水、促進工商業與教育等，全都是警察的職權。由於警察管轄之廣，權力之大，因此一般台灣人民皆尊稱為「大人」。對於時常欺壓人民的警察，則私下稱其為「四腳仔」，即為「狗」之意。

在警察的餘威下，老百姓過著唯唯諾諾的生活，總是敢怒不敢言，於是有許

⁵⁷ 吳三連《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出版，1993年2月，頁64

⁵⁸ 陳建忠〈建構殖民主義神話：論賴和的反殖民主義思想〉，《中外文學》31：62002年11月，頁110-111

⁵⁹ 吳三連《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出版，1993年2月，頁64

多文人會藉由文學來抒發不平之鳴。以賴和為例，他的作品有超過三分之二都是在控訴警察對市井小民的種種欺壓與威嚇，同時在其作品當中亦時時刻刻提出對法律的質疑及警察們玩法弄法、狐假虎威的惡行有著深刻地描寫。筆者對賴和小說中警察欺壓百姓的作品做簡單的整理，如下：

警察欺壓百姓

篇名	受害者	迫害者	事件	結果
〈一桿秤仔〉	秦得參	下級巡警	巡警索賄未遂	殺警而後自殺
〈不如意的過年〉	市井小民的兒童	查大人	1. 御歲暮減少而處處找民眾的麻煩 2. 凌虐兒童並予以長時間的罰跪	冤屈兒童
〈豐作〉	蔗農	製糖會社的警察	偷斤減兩的剝削蔗農	警察大人及保正的會心一笑
〈歸家〉	眾多小販	巡查	生意難做，動輒被拿去繳罰金	群情激憤
〈惹事〉	市井小民寡婦	警察	1 警察誣陷寡婦為偷雞賊，因此被怒打耳光並且拘捕他 2 毒打小販	1 冤枉寡婦 2 百姓受到嚴重的欺壓語侮辱
〈不如意的過年〉	市井小民兒童	查大人	虐打兒童並予以長時間罰跪	冤屈兒童

從賴和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窺知當時的警察倚仗著殖民政府的強大威勢，恣意地對百姓做出「合法的」暴力行爲，可怕的是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廣大的市井小民只能任人宰割、剝削，毫無力量反抗。如〈不幸之賣油炸檜的小孩〉一文即表現出警察對人身與人格尊嚴的踐踏，警察權力大到動輒以呼巴掌的方式極盡得羞辱人的尊嚴，或是以罰跪的方式屈辱人的意志，踐踏台灣人民。

〈不如意的過年〉中提到：

不幸這個兒童，竟遇到這厭惡哭聲的查大人。他常說：啼哭是弱者的呼喊，無用者得祈求，頂卑劣的舉動，有污辱人的資格，尤其是一等國民的面子。所以他就用教訓的意義，輕輕地打他一掌說：「緘點著『安靜』！不許哭，賭錢的什麼人？」很有效力，這一下子打，那兒童立刻止住哭聲，偷偷地

手來磨擦著印有指痕紅腫的嘴。又「『證據在此，你還強辯』」拍，便是一下嘴巴的肉響，「掀起來看！」這又是大人的命令，……⁶⁰

在〈一桿秤仔〉中又將巡警霸道的行徑描寫得極為生動：

一天近午，一下級巡警，巡視到他擔前，目光注視到他擔上的生菜，他殷勤地問：「大人，要什麼不要？」「汝的貨色比較新鮮。」巡警說。參接著又說：「是，城市的人，總比鄉下人享用，不是上等東西，是不合脾胃。」「花菜賣多少錢？」巡警問。「大人要的，不用問價，肯要我的東西，就算運氣好。」參說。他就擇幾莖好的，用稻草貫著，恭敬地獻給「不，稱稱看！」巡警幾番推辭著說，誠實的參，亦就掛上「稱仔」稱稱說：「大人，真客氣啦！才一斤十四兩。」「不錯罷？」巡警說。「不，本來兩斤足，因是大人要的……」參說。這句話是平常買賣的口吻，是贈送的表示。「稱仔不好罷，兩斤就兩斤，何須折扣？」巡警變色地。「不，還新新呢！」參泰然點頭回答。「拿過來！」巡警赫怒了。「稱還很明瞭。」參從容地捧過去說。巡警接在手裡，約略考察一下說：「不用了，拿到警署去！」「什麼緣故？修理不可嗎？」參說。「不去嗎？」警怒叱著。「不去？畜生！」撲的一聲，巡警把「稱仔」打斷擲棄，隨抽出胸前的小帳子，把參的名姓、住處記下。氣憤憤地回警署去。⁶¹

故事的結局是秦得參家裡一團亂，又提到有夜巡的警吏在路上被殺，這其實都隱含著，一旦人民被虐到不堪忍受的地步，最後只有反擊一途。賴和透過「稱仔」來象徵「法理」，抗議執法者自身徇私枉法，且統治者口中的「法」並無精確客觀的標準，目的只為掠奪殖民地資源的實況。在「一桿秤仔」的結尾處，出現了這麼一個驚人的結語，似乎在暗示著處於日本殖民統治、喪失民族尊嚴的台灣人，終有一天將會突破困境，以自身的力量興起抗爭；同時，似乎也正以這種結局暗示台灣人民會不顧一切地爭取自我的尊嚴，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更藉此傳達出賴和對於小人物的同情與關懷，試圖站在小人物的角度，透過對話表達出自己對於時代的體認，雖然文章的題材多令人同情與憐憫，但卻也在筆觸中感受到賴和對於當代殖民政權之無畏的勇敢態度。

「稱仔」象徵著公平正義、象徵著政權，天平的兩端，一端是小百姓的嚴謹守法，另一端卻是執法者知法毀法。一般百姓「感到這一官廳的專利品」的「稱仔」即代表「法律」，他們從未感受「法律」對他們的保障，反而視之為「干涉」、「取締」，主要的緣故就在於執法的日警常將它做為高升、績效的管道。而這桿秤仔被巡警打斷擲棄，不僅說明了失去賴以謀生的工具，也代表著法律原本應有的公正客觀遭受到毀壞殆盡，因此「稱仔」的毀壞無形中也就拆穿了執法者實際

⁶⁰ 張恒豪《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頁72

⁶¹ 張恒豪《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頁60

上是披法而違法的始作俑者。

再從吳濁流的〈泥濘〉中我們也可看出警察的各種滑稽、可惡面貌。

〈泥濘〉中出現的日本人支配者的典型就是派出所大人。他是位於日本支配機構基層的權力者，他的威脅等於「沒有鳥的地方的蝙蝠」，可比擬於土皇帝。只要是耳聞其名，連哭叫的小孩也怕得噤若寒蟬，據說是具有如此威風存在，不過另一方面這個大人是極其單純的；如果借用後藤新平的說法，有著「愛吃喝」的個性。於是台灣的富人都饗以珍饈巴結他。接近大人進獻珍饈為佳。如此奉承派出所大人即通往於愛名之道。因此，台灣的民眾在背地裡儘管奚落他們為「四腳仔」，但在表面上仍然努力地奉承他。⁶²

日人欺壓台灣人不只侷限於統治階級，連孩童都有樣學樣得羞辱台灣人民，如陳虛谷的〈放砲〉中描寫日本警察真川大人成天等著台灣民眾邀請他們去吃「御馳走」（日語，豐盛菜餚之意），某日聽到放鞭炮的聲音，等候半天卻不見人來邀請，憤而以調查戶口的名義逐一調查，看到居民劉天正正在吃一塊紅龜粿，便予以體罰並帶回派出所審問，威脅以侮辱官吏罪名舉發他。小說開頭，老牛恭敬地伺候警察大人夫婦，看到隨行的五、六歲小孩也不敢怠慢，然而這小孩卻展現目中無人的跋扈態度。

他真是刁頑不過的，尤其是在這弱小民族的跟前，他特別發揮其無拘天真爛漫的大和魂本能來、他把龍眼子一粒一粒向空中亂擲，滾落到神明公媽的桌頂，跳入筵席的碟仔內，碰到保正的頭殼，在他以為是極其有趣的玩意兒，……，老牛無論是一味笑容可掬的，保正卻是敢怒而不敢言。⁶³

陳千武的新詩「給蚊子取個榮譽的名稱吧」更是深刻地表露出被殖民者的悲哀：

嗡嗡不停地 飛來
叮在我癱瘓的手背上
說是過境
過境 就抽一絲利己的致命的血去了
究竟
有多少蚊子真正無依
有多少蚊子值得同情

⁶²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評論卷 20》《台灣文學館》2008 年 4 月，頁 456

⁶³ 朱惠足〈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十期〉2010 年 4 月，頁 131

在我的手背上
在廣漠的國土裡
我底手越來越癱瘓了⁶⁴

陳千武以「蚊子」的行爲譬喻，蚊子爲了自身的溫飽、利益，恣意地將痛苦加諸他人身上。蚊子代表著殖民者的化身，藉由蚊子吸血的特性來詮釋其掠奪他者而圖利自己的惡行。蚊子「叮在我癱瘓的手背上」一句說明了台灣人民的無力反抗。「癱瘓」一詞更深切地訴說著他們悲慘地境遇，因爲其身癱瘓，但意志卻是無比的清醒，這種內心無力扭轉局勢的痛苦，深沉地擊痛陳千武的內心。「說過過境 / 過境就抽一私利己的致命的血去了」。文中的蚊子以「過境」來粉飾其侵略行爲，雖說是「過境」，短暫且快速但卻足以致命，日本帝國像是掐住了台灣的咽喉，讓百姓們深陷水深火熱的痛苦深淵，無法自在生活、無力翻身。除了統治，威嚇的手段更是無所不在。

我為什麼害怕 害怕「大人」的腳步聲
陰天覆蓋著幼稚的心靈
不尋常的權勢禁止我們說母親的語言⁶⁵

詩人以寫實的方式說出殖民地人民的悲哀，因爲種族上的弱勢，我們被迫說它國的語言，連爛漫天真的孩童都不得不在這種威權體制下過日子。

陳千武也在〈戰地新兵〉中寫著「軍隊裡奇怪的規矩是被打了以後還要道謝、受到命令馬上復誦。或許有這種奇怪的規矩，才使日本軍隊能推行武士道精神，實踐盲目的服從。」⁶⁶不管在軍中或社會上，只要是被殖民的一方，只能用沉默來表達自己的抗議。〈霧〉中的小林兵長是在台灣生長的日本人，因爲血統的正統性，讓他自然而然養成高度的優越感，習慣輕視異民族，經常仗勢欺人，欺壓同胞，不管是勤務或行軍，時常要李上等兵（台灣兵）或蘇達（土著民兵）代勞。如果遇到拒絕，小林兵長便時常以辱罵方式，直到對方軟化，同意爲止。對待台灣人，日本從上到下一貫地實施民族迫害，大從政治上的偏頗，下至欺壓、剝削百姓。

不管是陳千武、賴和、吳濁流或陳虛谷都深刻地刻劃了警察政治下的台灣人民，他們的生活是多麼的卑微且不人道，可憐的是這種對待方式似乎又在潛移默化下做了承襲。小說中處處都控訴著執法的警察，用盡各種手段威脅台灣民眾，在生活上他們又是如何的展現其優越地位，在台灣內部中生根而至發揚光大。這種民族歧視每天不斷地在台灣上演，上到仕紳階級下至手無寸鐵的百姓，大家都得無可奈何地配合、接受這種近似無情無理的殘酷對待。

⁶⁴ 莫渝《台灣詩人選集—陳千武集》，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年12月，頁85

⁶⁵ 陳千武《詩的啓示—文學評論集》，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頁212

⁶⁶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市，晨星出版，1984年11月，頁67

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餘年間，不可否認的，在許多方面都有著卓越的貢獻，如：醫藥衛生、交通建設、教育普及、遊民管理等諸多方面，使得台灣許多方面都在極度穩定下成長，進步，尤其在警察的威嚇下，治安也出現空前的良好，也因此讓台灣奠定了現代化的基礎。然而，在肯定日本帶給台灣的進步之餘，卻不能忽略這是日本人以母國利益為第一優先的策略，這些成果也都讓台灣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台灣的人權也蕩然無存。終於，在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戰敗投降，才不得不結束對台灣的殖民壓迫，台灣人民也才可以擺脫長期民族歧視而重生，正式地擺脫警察政治的茶毒。重新開創屬於台灣人的命運。

陳千武的〈在母親的腹中〉對台灣的歷史做了最佳的詮釋：

在母親的腹中
我底歷史早已開始蠕動
遙遠的昨日，孕育海峽的
霧。跚跚來自霧海
來自柔如山羊的眼睛
暖如深谷的
我底歷史早已開始蠕動
哦，在我母親的腹中

跚跚來自霧海
雕刻年代的靈牌
福建 彰浦 赤湖
我底命運的原始地
而我被棄於世網角隅的
——一粒種子

在我母親的腹中
我底歷史早已開始蠕動
來自柔如山羊的眼睛
暖如深谷的
賦予泥土命運
綁在網中
掙扎於斷臍的痛苦
我的歷史早已開始蠕動
哦，在母親的腹中⁶⁷

台灣如同母親腹中的胎兒，在還未出世時便已決定了命運，被棄之於「世網

⁶⁷ 莫渝《台灣詩人選集—陳千武集》，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12月，頁25-26

角隅」，辛苦的先民度過重重黑域，最後落腳於東南一角，卻不幸且毫無反擊地淪為殖民下的次等國民，像是被母親遺棄的孩子，如同「亞細亞的孤兒」一般，身世堪憐且悲哀。雖種種的無奈，台灣最後浴火重生化做「一粒種子」，藉由痛苦的「斷臍」掙扎重新再生根，將希望深扎於泥土的芬芳重新根植於本土，此時的母親——「台灣」已不再是「原鄉的象徵」，它代表的是在淬煉中「脫胎換骨」的獨立個體，移植種子深耕於此。

第二節、民權不平等

一、政治權利的不平等

1. 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日本帝國在初期武官總督時代，將台灣人視為異民族，並以此為準則，制定了一套殖民政策。總督府一方面尊重台灣人的風土民情和文化習慣，另一方面卻將台灣列為異法的地方，因此只選擇一些律令在台灣實施。政治方面，台灣人完全沒有參政權，更別說在台灣設立議會，所以許多人的仕途幾乎被封鎖，社會階級也更加明顯。因此，不管在各個層面上總督府都壓迫台灣人忍受著不平等的待遇。但這種差別待遇存在，卻也刺激了台灣人的民族意識，有識之士也將更積極的在政治範疇上爭取平等。

台灣初期的武裝抗日運動被總督府有效的壓制，自西來庵事件爆發後，平地就沒有規模較大的武裝抗日事件，因為台灣人很明白，要倚靠武力對抗統治者無疑是以卵擊石。所以，有人便認為應該尋求某些圖徑以改善台灣人所受到的壓迫，於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林獻堂等人便在這種狀況下登場了。

林獻堂是台中霧峰林家的中心人物，林家是當地的大地主，林獻堂在 22 歲那年被總督府認命為「霧峰區長」。一直以來，總督府對林獻堂的動向都很細心觀察。1913 年，林獻堂趁著到北京訪問之際，於歸途中繞道日本與板垣退助會談。終於在 1914 年 12 月民權運動的政治領袖板垣集結了日本人與台灣人組成了「台灣同化會」。雖然「台灣同化會」成立不到兩個月後，就被總督府強制解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日治中期台灣政治運動的共同目標，更掀開了台灣人爭取「政治權力」的序幕。

「同化會」的目標之一，是想撤銷總督立法權的「六三法」。

六三法雖然已經在 1907 年改為「三一法」，之後於 1921 年又改為「法三號」，可是本質上一點也沒有改變。台灣人政治運動者總括上述之法令，稱之為「六三法」。六三法就是為了在與日本本國法制相異的台灣施行差

別待遇，而賦與總督擁有法律效力的律令制訂權。換句話說，台灣總督不但擁有行政的權力，同時還握有立法的權力。⁶⁸

日本政府爲了避免民眾的不滿，在 1921 年在總督府設置官選的「台灣總督府評議會」。總督府評議會的會長由總督擔任，副會長由總務長官擔任。其會員包括官吏 7 名，在台日本人 9 名，台灣人 9 名，共 25 名。之後，到了 1930 年，會員增加至 40 名。因此，從 1921 年到 1934 年間，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每年不斷地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總計 15 次，連署簽名人數更達 18528 人。他們主要的訴求是成立民選的台灣殖民地議會，決定台灣本身的法律與財政支出，但皆未能如願。從「廢除六三法」到「推動議會成立」在在都說明台灣人想要的是——台灣島內的事，由台灣人自己來決定。

台灣人的政治活動，一直到創立「台灣文化協會」時才呈現一股蓬勃的生機。出身宜蘭的蔣渭水很早便從事台灣的文化活動，他看了第一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之後，就與林獻堂等人在 1921 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在創立文化協會之際，林獻堂被推舉爲總理，而蔣渭水則爲常務理事，41 名理事全部都是知識分子或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初期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包括：(1)開辦夏季學校；(2)刊台灣民報；(3)舉辦各種講習會；(4)舉辦文化演講會；(5)設置讀報社，提供民眾閱覽；(6)巡迴各地演出文話劇、放映電影、舉辦音樂會……等。台灣文化協會儼然成爲台灣民族運動及社會運動的大本營。

文化協會在「助長台灣文化的發展爲目的」的方針下，於各地展開演講會的活動，得到了很大的迴響。從 1923 到 1926 年爲止的四年間，共舉行了 798 次的演講會，聽眾達 295981 人。從 1923 年開始……，演講會屢次遭到干涉，曾被停止演講處分 87 次，集會解散處分 57 次。⁶⁹

由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逐漸轉換成台灣民族的運動，到了 1927 年，部分左翼民族主義者不贊同無產階級的路線，因此導致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的出走，這是「台灣文化協會」第一次的調整方針。後來，蔣渭水成立台灣第一個合法政黨——「台灣民眾黨」，且強烈主張「民族自決」，這與主張「殖民地自治主義」的林獻堂和蔡培火互相衝突，林獻堂和蔡培火於是退出台灣民眾黨，而在 1930 年 8 月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最後，隨著 1937 年中日戰爭的爆發，這些黨派也日漸消聲匿跡。

2. 官廳排擠台灣人

台灣人遭受到蔑視與不公平的對待充斥整個社會的各階層和角落，尤其在人

⁶⁸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前衛出版社，1994 年 4 月，頁 136-137

⁶⁹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前衛出版社，1994 年 4 月，頁 141-142

事上的安排更是處處充滿歧視。

台灣總督府本身在人事上排擠台灣人自不在話下，連州、市、郡的各級官廳也是相同的作風。台灣被日本統治的五十一年間，當過郡守的台灣人，包括海山郡守李讚生在內只有四人，州知事、廳長、市尹等則無一人。連最低階層的行政首長街長、庄長也幾乎清一色都是日本本國人。⁷⁰

查閱 1945 年 8 月的總督府職員錄，除了教職人員和醫師之外，官位在奏任官以上的台灣人，只有下列數人：

督府書記官	高等官三等一級	台南	劉茂雲
務局衛生課技師	高等官三等	台中	黃松宮
賣局菸草課長	高等官五等六級	台南	林秀旭
務局金融課長	高等官五等七級	新竹	林益謙
產局商政課事務官	高等官六等八級	台中	張永蒼
產局農務課事務官	高等官七等十級	台中	楊基詮
新竹州產業部長	高等官三等五級	台中	林德欽
台北州商工水產課長	高等官五等五級	台南	黃介騫
東廳勸業課長	高等官七等八級	神奈川	林伯可
新竹地方法院判官	高等官四等六級	台南	(南鄉光輝)
高雄地方法院判官	高等官七等十級	台中	(武村銓一)

台灣人「官吏」幾乎都是臨時性質的雇員、囑託(特約專員)，而且人數很少，判任官更是寥寥無幾。⁷¹

1919 年，因為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民族自決」，台灣也感受到這股世界性的民族自決思潮，因此興起一連串的社會運動。於是日本便在台灣實施「同化政策」，或稱為「內地延長主義」政策，總是對著台灣喊出「一視同仁」的口號。當時為了解決「六三法」的問題，而成立所謂最高民意機構的評議會和協議會，但其會員的分配怪狀令人感到沮喪。如：總督府評議會的台灣議員是從最經醇化融過的台灣人中官選出來的；州街市的協議會中的日本人依舊占有絕多數的優勢；街長庄長的安插也都是以同樣的標準取才，甚至在三萬多名官吏中，高等官的台灣人僅占極少數的三名。

統治者向來都以強烈的優越感自居，統治手段不免排除異己。從元代統治中國所採取的種族歧視即可看出，其為了管理的信任度，為了深怕異民族的反抗，他們從不將能力視為其優先考量，而以血統正統性為主。元朝如此，清代也不例外。更別說日治時期的日本人處處限制漢人，上自官廳的拔擢

⁷⁰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前衛出版社，1994 年 4 月，頁 241

⁷¹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前衛出版社，1994 年 4 月，頁 241-242

人才管道，下至升學教育，漢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時有所見。也因此，日治時期的漢人無法獲得政治上的平等對待，更在其權利上處處受到打壓。

但反觀，縱然台灣島內的事由台灣人自己來決定的期望，無法完全如願以償，但到了 1935 年，台灣人總算有了選舉地方議員的機會，這是台灣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行使投票權。雖然選舉與被選舉權限制很多，但相較當時的中國正陷於顛沛流離的動盪中，這種獲得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二、受教權利不平等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多年間，最值得誇耀的應屬經濟開發和教育制度的確立。以教育制度為例，日本在統治過程中以日語教育為整個教育制度的主幹。當時初級教育機構設置的「公學校」與「小學校」有著很大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政策。其隔離政策在於：「公學校」是專收漢人子弟的學校，而與招收內地人（指日本人）子弟的「小學校」是不同的。差別待遇是公學校與小學校在其上課科目、設備及師資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明顯的差異就是每週國語(日語)的授課時數。與「小學校」第一學年的 10 個小時相比，「公學校」是 12 小時。第二學年則是 12：14，一直到了第五、第六學年時 9：10。做為民族語言的漢語教育在這種狀況下幾乎完全被忽略。

後藤新平說：「公學校設置的目的，即國語之普及是也。」⁷²

公學校的教育方針主要是在培養國民精神與熟悉日語，尤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需要台灣人幫他們到大陸、南洋作戰，所以更加速他們對台灣人的訓練及同化，以便訓練成真正的皇國民誓死效忠天皇。西元 1922 年，總督府公布新的「台灣教育令」，規定初等教育及師範學校以外的中等教育機關，一律實施日、臺共學制，以貫徹「內地延長主義」政策。在初等教育方面，依學童的國語(日語)能力劃分，常用者進入小學校、不常用者進入公學校。因母語的差異，台灣的學童很難進入那種在課程、經費、設備、師生比、師資等方面都優於公學校的小學校。因此，又連帶影響了台灣人在以小學校課程為標準的中等學校入學考試處於劣勢，無法和日本人競爭。陳千武曾說：

我在公學校唸過三年級，之後有一天，父親帶我到南投「小」學校，去見日本人校長。校長問我許多問題，我一一用日語回答。後來我才知道，這是轉學進專收日本小孩念書的小學校的口試。這一口試及格了，四月一日學期開始，我便從「公學校」轉入「小學校」。⁷³

⁷² 杜武志《日治時期的殖民政治》，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 7 月，頁 17

⁷³ 陳千武《台中市籍作家作品集---文學人生散文集》，中市文化局 2007 年 11 月，頁 38

在中等教育方面則偏重職業教育，總督府剛開始只設立「農試驗講習生」，之後又設立糖業講習所及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等修業半年至兩年的職業講習所，用以培養缺乏的初級技術人才。雖然各地陸續設立了普通中學，但總督府爲了因應技術勞工的需求，仍繼續著重於職業教育。共學制度實施以後，台灣的中上教育比照日本國內的學制，各地紛紛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以及農、工、商、水產等職業學校，六年制實業學校改爲三年制的高等農林、商業及工業學校，醫專由七年制改爲四年制，另外又增設七年制高等學校一所。但，在總督府不平等的教育政策下，台灣人很難接受高等教育，造成許多台灣人前往日本留學。到西元 1945 年止，台灣留日學生達二十多萬人，留學教育培養了爲數不少的高級知識份子，多多少少彌補了台灣高等教育不足的缺憾。

此外，由於總督府並未爲台人設置中學校，因此林獻堂便在西元 1914 年春天，將母親八十誕辰所收的禮金作爲基金，號召募款創立台中中學，也因此獲得吳德功及辜顯榮等仕紳共襄盛舉，籌措資金約 24 萬 8 千多圓，並同時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專門招收台灣子弟的中學。其修業年限爲四年，是台灣當時唯一一所的中學校，稱爲「私立臺中學校」，隨即總督府接收爲官辦，稱爲「公立臺中中學校」，仍維持專收台灣人子弟。陳千武當時即是就讀台中一中。

我唸臺中一中是於 1935 年到 1941 年之間，而 1937 年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日本軍國主義開始軍事侵略，……，日治當局特別留意台中一中學生，預防其反對殖民或反動戰爭的思想抵抗。因台中一中係於 1915 年，由林獻堂等地方士紳多人發起，專爲台灣人子弟接受高等普通教育及實業教育爲目的而創立。故與其他都市的中學，一中收日本人爲主，二中才收台灣人的情況相反。可以說台中一中的設立，是當時台灣知識份子組織文化協會，抵抗殖民政策主要活動的成果之一，也是台灣人社會唯一的名門學校，才會受日治當局的特別青睞。⁷⁴

一時之間，台灣人的中等教育機會較之前增加了許多，但事實上，在台灣屬於少數的日本人，反而在中等、高等學校占絕對多數，特別是大部分高等學校同時對日本國內招生，高等教育幾乎被日本人獨占。因此，共學制徒有日、臺平等的美名，實際上仍是以殖民母國日本人的利益爲優先。

從各專科學生的畢業狀況來看，西元 1921 至 1942 年之間，農林專校臺人有 99 人、日人有 716 人；商業專校臺人有 425 人、日人有 610 人。⁷⁵

總而言之，台灣的教育制度雖是總督府的主要成就之一，但相對的也是一種侷限。爲了避免台灣知識份子因追求學問而慢慢培養成反抗思想，台灣的中等教

⁷⁴ 陳千武《台中市籍作家作品集---文學人生散文集》，中市文化局 2007 年 11 月，頁 25

⁷⁵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等《台灣史》，五南出版社，2002 年，頁 216-217

育及專業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分配給台灣人的名額非常少，且幾乎被台日人給壟斷。尤其初等教育不只傳授現代文明知識，總督府更以日語做為推動同化政策的手段之一，使得學校成為同化台灣學童的教化中心。不但課本以日文書寫，學童也不須花很多的時間在熟練日語；歷史的教育竟也以日本歷史為主要教授的內容，品德教育的學習楷模全以日本人為其對象，日本想要藉此培養台灣人具備效忠日本國家的愛國意識及忠誠。因此，許多人都將「同化」政策視為「愚民」政策。陳千武曾說到：

日據時期的教育，雖然相當普遍，但是日政當局施行的愚民政策，像西歐的殖民統治一樣，非常頑強。第一、日帝禁止台人母語系統的漢文，抹殺了以漢文表達思想傳導的方法，使台人陷入有字不能寫、有話不能講的困境。第二、日帝不願意台人接受高等教育，採取各種方法限制台人升學；在工作職位上不採用台人擔任高級職位，日人與台人的待遇相差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配合愚民政策的措施。……⁷⁶

他在 1963 年 10 月發表的〈童年的詩〉前半段，對於被殖民的抑鬱有著更深切的敘述：

我底童年 上公學校的書袋裏
裝滿著教我作「賢明的愚人」的書籍……
合唱「君 代」的國歌
禁止說母親的語言 違反的紀錄
被貼在教壇的壁上 記錄著悲哀
養成「賢明的愚人」的悲哀……⁷⁷

儘管台灣人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來自中國的民族，但在當時的整個政治氛圍及種族歧視的壓力下，有些台灣子弟感受極深，有些人進而產生激烈的反抗意識，試圖推翻異族統治；但相對的一批接受日本化教育的新一代台灣人，為了要擺脫種種歧視而傾向同化，甚至逐漸接受自己的國家就是日本。那是生為日治時代的臺灣人的悲哀。

第三節 民生剝削

日本接收台灣初期，軍費及其他建設的支出十分可觀，再加上社會動盪不安，全省大小武裝事件不斷等問題一直衝擊著統治階層，導致總督府財務連年虧

⁷⁶ 陳千武《台中市籍作家作品集—文學人生散文集》，中市文化局 96 年 11 月，頁 41

⁷⁷ 陳千武《詩的啓示—文學評論集》，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 5 月，頁 211-212

損。原本將台灣視為金雞母的日本，這時候開始出現將台灣釋出的聲音。甚至當時的經營成績被國際當成是殖民統治的負面教材。這種成績讓總督府臉上無光。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在他的名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對總督府財源拮据的窘境，有很清楚的描繪：

日本占有台灣之後，為了維持軍政，每年需經費一千萬圓，其中七百萬圓，不得不依賴本國的國庫支助。國人因此認為台灣對日本來說是一大「奢侈」。有識者甚至主張以一億圓把台灣賣給外國。因此，日本政府經 897~98 年議會通過後，將補助金削減為四百萬圓。⁷⁸

曾幾何時，在幾位總督勵精圖治下，透過土地調查、專賣事業、地方稅及發行公債等方式，增加收入。台灣在短短幾年內便改頭換面，呈現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效。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一年來，總共歷經了 19 位總督及 18 名行政首長。初期為了因應島內不少的抗爭，於是當時的總督皆由武官出任，被稱為「初期武官總督時代」。武官總督治理下的台灣多著重於治安的整頓，民生經濟似乎不在他們的考量範圍內，如果有也是力不從心。於是台灣在前三任總督的整治下，依舊年年虧損，各方面也較無重要的建設。一直到 1898 年後，日本由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首長後藤新平上任後，兩人攜手合作下在短短八年內讓台灣起死回生，變成名符其實的金雞母。

但，真正讓台灣脫胎換骨的人應屬後藤新平。因為兒玉源太郎雖是位陸軍將才，文武兼備，可是他一方面擔任台灣總督，一方面又在日本中央任職，一人身兼數職，時常還有出征任務，在台時間當然有限，更別說大力整頓建設台灣了。因此，整飭台灣的重責大任便完全落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身上。

一、 土地的改革與林野調查

當時的台灣各種狀況都非常的差，後藤明白，要讓台灣成為足以誇耀世人的成果，非得在經濟上著手不可。

但，台灣的經濟體質弱，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他剛赴任時，台灣不但武裝抗日勢力強大，治安紊亂，而且貨幣制度與度量衡紛亂複雜，土地所有權戶口不明確，衛生條件差，財政處於赤字狀態，日本企業界來台投資意願低落。台灣就像是個體質先天不良的早產兒，誰也沒有把握養得大。⁷⁹

後藤振衰起敝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鼓勵日本資本家來台

⁷⁸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日本經略台灣的策略剖析》，遠流出版，2004 年，頁 120

⁷⁹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日本經略台灣的策略剖析》，遠流出版，2004 年，頁 108

投資，扭轉財政劣勢。因此他上任後的系列措施，均著眼於此。例如整頓治安、調查戶口及土地、驅逐外國人(包括中國)資本、統一貨幣和度量衡、交通建設、改善衛生等。再加上鴉片、糖業等產業的發展經營，終於奠定台灣現代化的基礎。⁸⁰

後藤第一步的改革便是土地調查。他深知土地調查的重要性，它是島內經濟穩定的基礎，於是他便創設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著手進行全台土地的測量工作。這個舉動困難度很高，但卻很必要。因為土地調查對百廢待舉的總督而言，無疑是一箭三鵰：

- 1、 利於治安：藉著地籍清查、地形測量、三角測量等工作，總督府全面掌握了台灣的地理狀況，做為日後軍警兵力配備的參考。
- 2、 田賦增收：總督府在調查時發現許多沒有登記的土地(隱田)，這些不必繳稅的耕地，高達二十五萬七千八百一十甲，比清查前多出71%。土地甲數增多，再加上大租權的消滅，使總督府得田賦從1903年的92萬圓，增加到1905年的298萬圓，幅度達3倍之多。
- 3、 鼓勵投資：土地權利一確定，土地交易變得安全，於是日本資本家在台的土地投資和設立企業獲得鼓勵，整個台灣產業也跟著提升。

81

丈量土地這項壯舉，是後藤在台灣實施各項措施的基礎，制度確定之後，一來解決了行之多年的一田兩主的租權問題，再者讓地主繼續保有土地以化解他們抗日的動機。也難怪日人竹越與三郎在《台灣統治志》中說到：

土地調查，對內是穩定土地制度，增加地租；對外使本國(日本)資本家能任意投資台灣的土地，其成果永不窮盡。⁸²

總督府爲了增加稅收，推動的土地改革，雖然只要農民採登記就可以獲得土地所有權，但農民並未因此獲得完全的保障。因為對來台的日商而言，已經法制化的土地反而成爲日商開發設立工廠的主要障礙，因此日商爲了可以使土地得獲得更爲順利，便時常要求總督府，發動警察強迫農民必須低價將自己的土地賣出，農民只能處於任人宰割的地步。所以廣大的農民爲了生存權，避免被剝削，只能不斷地以抗爭手段來捍衛自己的土地。

當總督府將平地的土地調查整理完之後，緊接著開始進行林野調查。台灣原住民分布面積非常廣泛，幾乎占有全島一半的面積，因此，其擁有廣大的礦產資

⁸⁰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日本經略台灣的策略剖析》，遠流出版，2004年，頁108

⁸¹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日本經略台灣的策略剖析》，遠流出版，2004年，頁112

⁸²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日本經略台灣的策略剖析》，遠流出版，2004年，頁114

源及豐富森林。總督府爲了取得此項財源，於是花了整整十六年的時間進行地毯式的林野調查，徹底整理了官有林地。

所謂「林野」是指不在土地調查範圍內的「山林原野」。依據林野調查的規則，規定凡是「未有所有權狀以證明所有權的土地，或無其他確證的山林原野，一概視爲官有地」，結果台灣九成的山林被認定爲官有地，進而建立起「無主地」國有之原則。其結果，官有林野竟然高達 92 萬甲，而民有林野卻不足六萬甲。於是總督府便將這些「官有地」撥給日本資本家，並且立法保護他們的權利。

林野調查與整理的結果，使日本政府能夠依法把林野撥給、出租、出售給日本資本家；並且藉以深入山地，開採樟腦、林木、礦產等山區資源，不僅誘使資本家和資本家企業向林野發展，亦完成林野資本主義化。⁸³

二、專賣制度

日本在台五十年來，共有十項產業被列入專賣範圍。舉凡：鴉片、食鹽、樟腦等……。以鴉片爲例，鴉片自唐代起在中國被當作藥物使用，是一種會上癮的麻醉藥，並且把它傳到東南沿海一帶。雖然清政府在 1729 年禁止鴉片輸入，但是葡萄牙人繼續從印度的港口，以藥品名義少量帶進中國。鴉片最初銷入中國的量很少，雍正 7 年(西元 1729 年)，每年不過 200 箱，但此後逐年增加，到了道光 17 年(西元 1837 年)，運到中國的鴉片竟高達 34776 箱。於是有些有識之士對這種狀況憂心忡忡。鴉片戰爭前夕，著名的學者魏源曾描寫清朝上下吸食鴉片的盛況：「阿芙蓉，阿芙蓉，產海西，來海東。不知何國春風過，醉我士女如醇釀。夜不見月與星兮，晝不見白日，自成長夜逍遙國。」像酒一樣的鴉片，讓人吸食後日夜不分，有此可見吸食鴉片情況的嚴重。

中國人飽受鴉片毒害甚深，甚至被稱之爲「東亞病夫」。在清朝統治下的台灣也無法避免此一毒害，一樣煙霧瀰漫，每年進口鴉片達數十萬斤。在馬關條約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明白鴉片的傷害，他曾誇下海口，領台後，一定要完全杜絕鴉片。於是後藤新平在日本接收台灣後便提出鴉片漸禁政策，後藤認爲，如果強行禁止人民吸食，一定會大大刺激民心，引起反彈，無疑是官逼民反。他曾提及斷然嚴禁鴉片的可能害處有兩點：

其一，如台灣土民已染吸阿片習癖者，若遽加禁止，則不僅對健康有大害，且有生命之憂；其二，設對台灣土民，嚴禁其吸食阿片煙，將遇民情之極力反對，……若要執行嚴禁，則非經常駐派兩師團以上兵力，並犧牲數千之生命。⁸⁴

⁸³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等《台灣史》，五南出版社，2002 年，頁 192

⁸⁴ 程大學，許錫專編譯《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附錄保甲制度)》，頁 14

爾後，總督府便依照他的漸禁原則進行。

根據〈台灣阿片(鴉片)令〉的規定(1897年一月公布)，凡是經過指定醫師診斷證明，吸鴉片已經上癮的人，可以購買、吸食官方製造的鴉片，其他還來不及上癮的人，就甬想再吸。⁸⁵

當後藤擔任民政長官後，更將鴉片專賣制度實施到淋漓盡致。首先，他先將鴉片收歸國有，癮君子必須領有許可牌照才能公然吸食。再者，禁止人民種植、輸入、販賣。接著便由公賣局完全壟斷鴉片的產銷權後，再加價出售，狠狠的賺了一筆。不管如何的海削，後藤新平的漸禁政策確實收到不少的成效。從下面的數字可以看得出來。

1897年時，特准吸食人口為五萬餘人，1900年時更高達十六萬五千餘人，到了1930年，已降到一萬六千人左右。(1924年時，全島已經沒有不滿三十歲的鴉片仙了。)⁸⁶

三、製糖業的壟斷

日本殖民統治不久，便將台灣當作熱帶性經濟作物和糧食的生產地，發展以農業為主的殖民主義經濟。於是總督府便確立「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政策，將台灣當作稻米和蔗糖的生產地，努力地推動農業改革工作。包括：一、在各地設立農業研究機構，提供、研發新品種，及教導新的耕作技術。二、在各地成立農會，主要工作是負責推廣新品種和新的農業技術，灌輸農民新的農業知識及辦理農業貸款等事項。三、興修水利工程，使得耕地灌溉面積大增。運用多種方法以達到增產目的，在總督府的農業改革的措施下，1920年代造就了台灣成為日本統治下的米糖王國。

以蔗糖為例，日本因為地屬高緯度國家，所以不適合栽種甘蔗，導致日本的糖長期必須仰賴國外輸入。

根據統計，併收台灣前一年(西元1894年)，日本的糖需求是四百萬擔，但日本國內僅生產八十萬擔。換句話說，五分之四的糖必須仰賴輸入。⁸⁷

所以，日本在得到台灣之後，無疑是得到一個「救星」。於是總督府便迫不及待的發展糖業，在台灣大量製造砂糖以提供日本母國的需求。如此一來，不但可替日本政府省下鉅額的外匯支出，並可藉由製糖事業的發展而使得台灣財政可

⁸⁵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日本經略台灣的策略剖析》，遠流出版，2004年，頁117

⁸⁶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日本經略台灣的策略剖析》，遠流出版，2004年，頁118

⁸⁷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日本經略台灣的策略剖析》，遠流出版，2004年，頁126

以不再依賴日本，用以鞏固總督府的統治基礎。

台灣的稻米與蔗糖，不管是從荷據時期或至清領時期都是相當重要的經濟作物。尤其在 1860 年開港通商後，糖占台灣輸出總額的第二位，其本身已具備相當的規模，甚至主控權幾乎都掌握在地主及外商手上，於是總督府一來爲了減少日本每年向外國購糖的支出；二來爲了便利日本資本家在台灣的發展，於是便以糖業作爲經濟發展的重點。

總督府的糖業政策以官商聯手出擊的方式，逐步發展糖業，進而掌控、獨占。首先，它先改良甘蔗的品種，再積極鼓勵日本資本家投入，只要集資一百萬圓就可以設置超級規模的台灣製糖股份有限公司，將台灣舊有的糖廠逐一毀壞，甚至引進最新的機械大規模的生產，造成台灣糖業的利益皆被日人壟斷。總督府爲了保護新式糖業的發展，甚至頒布了「糖業獎勵規則」，實施三大保護政策。

1. 提供資金援助

根據總督府的資料，從 1900 至 1926 年間直接獎勵補助的金額就有 1276 萬圓。它補助的項目包括：供給肥料，補助農民購買農具或者提供官有地以供蔗農種植等.....。

2. 指定原料採取區域制度

後藤新平在 1905 年推行糖業保護政策，規定「採收區域制度」，就是在指定區內，未經許可不可設立糖廠，甘蔗也不得運出該指定區域之外，故限定甘蔗只能賣給該指定區域內的會社(公司)，農民不能自由處理。「採收區域制度」規定：價格任由會社訂定，蔗農不能拒絕。秤重量時會社時常減少原料斤兩。蔗農耕作，會社刈割，但刈割工資卻要由蔗農負責，當時的蔗農雖然不是領薪資的勞工，地位也與勞工相差無幾，甚至更慘。因爲「蔗農」名義上是自由的，會社因此免除了許多負擔和責任，蔗農必須自行解決生計問題，從此陷入更艱苦的處境中。因此當時流傳一句俗諺：「第一憨，選舉替人走運動；第二憨，種甘蔗乎會社磅」，即諷諭社會上第二傻的人是種甘蔗給製糖公司(會社)以偏低的價格收購者。甚至有「三個保正八十斤」的偷斤減兩的荒謬事件發生，但當時的蔗農無計可施，只能任由會社無情的剝削。也由於台灣製糖會社形成日本大資本家壟斷之局面，糖廠獨占甘蔗採購權，再加上出口糖的利潤很高，辛苦種植的蔗農卻無法享有砂糖獲利的利潤，所以長期被剝削的蔗農遂首先發難，第一個農運團體「二林蔗農組合」成立，其目的爲了阻止糖廠採收甘蔗且主張蔗農有協商收購價格的權利，於是在 1925 年與警察爆發了武力衝突，即稱爲「二林事件」。雖此事件的台灣農民因陳情而首度遭受迫害及逮捕。但卻是台灣農民運動中的重要里程碑，甚至深深的影響日後的農運。

3、保護市場

在日本建立關稅保護制度，使台灣糖業能獲得類似日本國內產業所享受的優惠待遇，免除台灣砂糖銷售日本的進口關稅負擔。

總督府實施的方案支援，最主要都是在保護日本資本家進入台灣發展與擴張，進而將台灣本地人經營的傳統製糖業排除在獎勵之外。也因此，台灣本地人所種植的甘蔗，在市場供需法則下，價格自然不理想。再加上日本大資本家憑靠著總督府給予得優渥待遇，用以大吃小的優勢，壓垮台灣人所擁有的舊式糖廠。

1901 年到 1902 年之間，台灣人設立的舊式製糖工廠有一千餘家，占全台灣糖總產量 98%，十年後卻只剩下二百多家，占 12% 不到，再一個十年後，則僅占 2%。台灣人從製糖業退出殆盡，原有的工廠，不是被日本資本家合併，就是因不堪一擊而衰退。⁸⁸

日本帝國接收台灣時，便計畫要以台灣為基礎，藉以壯大日本母國經濟為其目的。所以為了覬覦台灣的資源，首先在 1898 年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分別擔任台灣總督與民政長官後，就開始著手進行日本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以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資源的獲取與壓榨。

台灣當時的土皇帝—總督便享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再加上其所建立的輔佐制度，特別是警察的運用和保甲制度。進行有利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此時期的剝削重點主要集中在土地改革及經濟作物方面。總督府首先進行的土地調查的確有效的消滅了大租權，確立了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化與法制化，有利於資本家投資，同時也因土地調查而增加了徵收田賦的土地面積，使稅收得以成長三倍之多，增強了殖民國家的資本力量。但也因總督府大量培植日本資本家，讓其方便取得廉價的土地，導致土地大量集中於官方、日本企業及台灣的大、中型地主手上，這使得真正處理農作的廣大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生活更加艱辛困苦。

陳千武寫了很多社會關懷的詩，其中〈苦力〉一詩寫實的說明下層人民的痛苦與悲慘。

日正當中
全部露出赤銅色的背脊
使鈍厚的肌膚亮著
給舊式的壓榨機 插上細長的圓木
旋盤輪子就吱吱吱吱地發響了
苦力們
比划船更簡慢的動作
以水牛般的步子開始轉動
啊，這就跟羅馬時代
囚犯勞動的電影鏡頭
一模一樣

⁸⁸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日本經略台灣的策略剖析》，遠流出版，2004 年，頁 126-127

那些臂腕得肌肉 鈍重的眼神
還有怠倦的腳步____
既然如此
我就是倒背著手 拿著笞刑的
囚犯監守了？
我只壓抑著寂寞感
慢步走____⁸⁹

爲了讓日本帝國獲取最大的利益，日本不僅違背道德良知，推翻伊藤博文在馬關條約中的誓言：「據台之後，一定要斷絕鴉片。」爲了不與錢財過不去，甚至在今天的台北設立鴉片專賣製造局，佔地幾千畝。由設爲專賣物品即可知，日本始終將台灣視爲次殖民地，完全不理會本地人的身體健康。

至於經濟作物的製糖工業，更是在台灣總督府的種種保護下而發展起來，包括 1899 年總督府頒佈律令發佈「台灣關稅規則」的保護關稅制度及之後所發佈的「台灣糖業獎勵規則」都直接促成獎勵新式製糖業的發展。1905 年發佈「採取區域指定原料」政策，更是積極鼓勵日本資本家的投入，甚至摧毀台灣舊式的製糖產業。短短十幾年間，台灣的經濟利益在官商聯合下，完全被其把持及壟斷。迫使許多台灣人必須轉換跑道以求得生存。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一年間，對於各項建設都不遺餘力，有人會認爲這些被統治的時空裡，的確讓台灣徹底的脫胎換骨，似乎讓台灣遺忘了身上背負著中國五千多年的包袱。但事實上，多少人的低頭，妥協，都源於政權的壓迫。以 1937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爲例，日本爲了戰爭的需要，在臺灣實施皇民化運動。總督府配合著警察制度，如火如荼地在台灣每一寸土地上同化著每一個異族人(相對於大和民族而言)，訓練、教化著台灣人改變行之數百年的風俗習慣，更改一脈相承的姓氏等，他們天真的以爲，如此要求台灣人，台灣人便會在一夕之間變成忠貞愛國的日本皇民。事實上，多少的台灣人爲了自身的利益，爲了減少麻煩上身，只好陽奉陰違，虛與委蛇，私下還是回復自我。因此一廂情願的日本，終於在二次大戰中戰敗而黯然地退出台灣的歷史舞台，但真的退出嗎？雖短短的五十一年對待，在其潛移默化或強行脅迫下，一些人、一些習慣還是會些許烙印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及文化漩渦裡，對殖民地而言，它會是一種印記，一種難以抹滅的回憶。

⁸⁹ 莫渝《台灣詩人選集—陳千武集》，2008 年，12 月，頁 67-68

第四章、《活著回來》的題材與內容

1943年4月陳千武入營服役，從此展開他多年的軍旅生活。這段投筆從戎的生活促使陳千武在戰爭結束後多年，以自傳性小說的方式回顧這段歷史。

第一節、題材的選擇

我，台灣出生，是日本殖民地的現地土民。

我很想要瘋，卻瘋不起來，我知道枷鎖我的是什麼。

日本人有服兵役的義務。他們是被徵召的現役兵。而我們沒有，等於沒有權利。被剝奪了權力的另一面，被賦有勞役的義務。是我們誕生就托下來的一絲悲哀的命運。於是在一群新兵裡，我們的正名，被稱為「台灣陸軍特別志願兵」。

我是志願來的？是，確實我寫過志願書。在配刀的警察和兵義官來家訪問的那一天，我寫過，我蓋章過。如果，我不寫志願書，他們就稱我非國民。事實，我本非他們的國民。但他們強要登錄我是他們的國民，是根據李鴻章賣給他們的奴隸契約。因此，我違背了他們時，他們可任意指責我是非國民，而把我埋沒掉。不但我的存在，生死之權，在他們掌握裡，所有殖民地土民的命運，都是如此。這個時候，男人的生命祇只「一錢五厘」的一張郵票。⁹⁰

一、無法抗拒的殖民身分

《活著回來》的主軸以〈獵女犯〉為中心，其中的林兵長是全書的要角之一，他既是虛構人物又是陳千武的化身。他在書中清楚的說道，台灣人是次等國民，次等國民就必須接受任何不合理的安排，再加上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地展開，台灣人只能任由警察強迫下接受被徵召，無奈的將自己的性命交給命運。

台灣，一個彈丸之地，島上山巒疊翠，資源豐富。在十五世紀時，一艘葡萄牙的船隻越過太平洋之際，看到如此景像，不禁發出讚嘆：「Ilha Formosa」⁹¹，「福爾摩沙」意謂「美麗的海島」，從此台灣便化身為美麗的島嶼。也因為台灣地處於軍事要塞，一直以來便是許多國家覬覦之地，殖民者不間斷地接踵而至。從十七世紀以來便一直處於被殖民的命運。從早期的荷據時期，到1661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再從1684年清朝收復台灣；再由1895年那張馬關條約的契約割讓給日本，台灣像是沒爹沒娘般的任人丟棄；之後1945年再從日本人的手中拋給國民政府，短短四百年的時間，台灣人從未自己作主，一直在這樣的擺盪兼任人宰割，一直背負著被殖民的枷鎖，就這樣過了好幾個世紀。

⁹⁰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3-34

⁹¹ Ilha是「島」，Formosa是「美麗」，意指所見之島（台灣），為美麗島

陳千武所處的年代橫跨兩個政府，故我們從日本開始談起。日本早在 1874 年牡丹社事件便暴露了其覬覦台灣的野心，此事件也給清政府一個警示，開始積極建設台灣，直到 1895 年 4 月 17 日，日、清簽訂條約，其結論：將台灣與澎湖群島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便又展開一段為時 51 年的「奴隸」身分，又一段的殖民命運。

《活著回來》成書的理由，其遠因與日本在台灣實施的「皇民化運動」有關，年少的陳千武當時就讀台中一中，當推行「改姓名」運動時，陳千武和另一名陳嘉豐同學策動全校學生反對，之後被學校監禁一個多月。也因為這個事件使得陳千武的操行成績受到影響，最後雖以操行「乙」等畢業，但畢竟影響其深造的機會。對他日後整個人生影響甚鉅；至於近因，乃是陳千武在 1942 年被錄取了「陸軍特別志願兵」，這個軍種便是「皇民化運動」下的標準產物。1936 年底，總督府在台灣實施「皇民化運動」，就其目的而言，可分成兩個層面探討：一為理想的目的，總督府想要達到「同化」階段，也就是將殖民地人民改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但是，為什麼要改造為「真正的日本人」呢？這就與其實際目的有關。因為日本帝國主動發動侵略戰爭，如在 1931 年開始便猛烈地侵略中國東北，甚至在中國華北建立「滿州國」，1937 年七月七再次襲擊中國蘆溝橋，1941 年更將戰火擴及至國際，突襲美國在太平洋島上的軍事港「珍珠港」，舉世震驚。這些戰爭的規模及擴張的速度，都非日本軍隊所能負荷，因此，在主、客觀的形式上都迫使日本不得不動員殖民地的人民參戰。但，要如何的教化才能使異族人效忠天皇，甚至心悅誠服的效忠日本呢？於是，日本便更積極的強化皇民教育，企圖要成功的改造殖民地人民。

在皇民化運動諸項目中，與戰爭動員關係最密切最直接的，可以說是志願兵制度。⁹²日人徵兵的方式，幾乎所有的人員都是志願參加，不過這志願的背後卻隱含著太多的外在因素：譬如，雖然說是志願，有些也是總督府透過警察、憲兵進行強迫威脅為主。⁹³在當時物資較為缺乏，警察卻掌控了物資的分配權，所以，一旦有人拒絕這個「表示效忠」的機會，其物資分配便馬上銳減，最糟將導致生活陷入困頓。再則台灣總督府刻意營造一種光榮、莊嚴的氣氛，如參加軍務的臺民可以從殖民政府獲得一種尊嚴及來自社會的肯定。⁹⁴總督府利用各種方法，如威脅、利誘、宣傳等方式來達到其動員的目的。這段徵召的過程美其名是志願，實則處處透露出國家威權的介入痕跡，許多台籍日本兵回憶過往，確實有許多人是志願前往，但也有許多人是被迫志願參加。其中陳千武即是不志願中的志願，陳千武在 1942 年 7 月入「台灣特別志願兵訓練所」受訓，到 12 月受完新生訓練返鄉擔任豐原街青年團教官，1943 年四月入營台南第四部隊為二等兵。被編入兵籍時，兵役課人員即告知陳千武必須改成日本姓，陳千武只好以「陳」的部首

⁹²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允晨文化出版，2002 年，頁 65

⁹³ 伊藤隆監修、百瀨孝著《事典昭和戰前期的日本制度與實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0 年，頁 265-266

⁹⁴ 湯熙勇、陳怡如《台北市台籍日本兵查訪專輯》，台北文獻委員會，2001 年，頁 22

「左阜」再加上旁邊的「東」而取名「伊東武雄」，⁹⁵之後被編入日本軍隊，乘著輸送船，從高雄出發，前往南洋，從此展開了陳千武兩年多來的戰地生涯。故《活著回來》算是陳千武自傳性的小說。

1945年八月十五日，當日本天皇透過廣播向日本全體軍民宣布無條件投降，歷時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正式劃下句點。日本投降後，由英國軍總部接收，可是英國卻還要日本繼續保護荷蘭人住宅區的治安，因為當時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軍試圖脫離殖民母國的統治，故時常游擊荷蘭地區的目的，就是要讓英、荷聯軍無法順利占領此地。然而，英荷聯軍又不願與獨立軍正面作戰，於是英軍要求日本軍隊必須對抗游擊隊，日本不得已只好作作樣子派兵駐防。但，獨立軍和日本士兵似乎有種奇異的默契存在，每天都有幾場游擊戰，但從未有傷亡發生。

雙方都只向空中打遠距離的鎗，不然即以樹根當目標發射。⁹⁶

1946年，陳千武與其他台灣同鄉輾轉住進新加坡集中營，等待被遣送返回台灣，終於在滿心期待雀躍下，終於在7月20日抵達基隆港，結束被驅使的生命，重新開展屬於真正自我的旅程。

令人懷念的故鄉，不知變成了怎麼樣？脫離了日本的殖民地，照道理說，日本戰敗，台灣歸於戰勝國的中國，台灣人仍然持有一等國民的榮譽感；不像日本人，由於戰敗，顛落為劣等國民而感到自卑。然而，不管台灣變成了怎麼樣，正要回歸故鄉的船上的台灣人，都有一致的願望和信念，他們既被驅使為日本軍犧牲一切參與戰爭，竟未死去，現在可把延續下來的生命，為自己的國家民族而犧牲效勞。這種熱情氣概，可從紅潮了的歡欣的他們的臉上，看得出來。⁹⁷

二、台灣特別志願兵的歷史見證

埋設在南洋
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
那裡有椰子樹繁茂的島嶼
蜿蜒的海濱，以及
海上，土人操櫓的獨木舟
我瞞過土人的懷疑
穿過並列的椰子樹
深入蒼鬱的密林

⁹⁵ 葉秀菊《文學陳千武》，晨星出版，2004年3月30日，頁88

⁹⁶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293

⁹⁷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14

終於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於是
在第二次激烈的世界大戰中
我悠然地活著
雖然我任過重機械槍手
從這個島嶼轉戰到那個島嶼
沐浴過敵機十五釐的散彈
擔當過敵軍射擊的目標
聽過強敵動態的聲勢
但我未曾死去
因我底死早先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一直到不義的軍閥投降
我回到了，祖國
我才想起
我底死，我忘記帶了回來
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啊
我想總有一天，一定會像信鴿那樣
帶回一些南方的消息飛來——⁹⁸

太平洋戰爭時期，台灣的許多的年輕人被徵召充當日本的砲灰，他們被視為侵略南洋的工具。當時的台灣人被迫以志願方式從軍，台灣人和日本人在侵略的態度看似立場一致，實則台灣人民無力反抗日本的壓迫，所以在其精神信念獨立自主下，台灣人的意志與日本帝國的信念是背道而馳的，這種陽奉陰違的意志充分的表現在〈信鴿〉一詩中。這首詩對陳千武青春歲月及參與戰爭做了最佳的詮釋。陳千武在詩中陳述了太平洋戰爭中慘酷的戰事，多少次裡的死裡逃生，多少次他的性命被拋擲在南洋蒼鬱的密林一隅，這是一種死的體驗，最終他一直強調沒有死去，所以當他一再提到「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可見平安歸來的「生」是何其幸運。正如趙天儀論到：

桓夫認為當一個台灣特別志願兵的昨日之我已死，而當一個回到光明的台灣的今日之我已重生。⁹⁹

這也是這本《活著回來》創作的主要背景，有了當時的九死一生，才更能凸顯活著的可貴。作者最後說到：「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啊 / 我想總有一天，一定會像信鴿那樣 / 帶回一些南方的消息飛來」，這象徵著陳千武青春歲月已埋葬在遙遠的國度——南洋，詩人的一時代的死的意識，已經宿命地成爲

⁹⁸ 莫渝編《陳千武集》，春輝出版社，2008年12月，頁79-80

⁹⁹ 陳明台《桓夫詩評論資料選集》，春暉出版社，1997年4月，頁148

強烈支撐著生的意志而永遠存在。¹⁰⁰陳千武見證了台灣歷史的改變，從日治時期進而到國民政府的接收，在在都說明了那一代人民對祖國的不確定感。於是他將橫跨兩個世代的關鍵歷史，透過他的參戰、透過他被殖民時代的個人體驗作了一個詳細的連結。

也因此，宋澤萊先生曾對陳千武先生的文學定義提出相當精闢的看法，他說：「在日據時期的文學來說，他代表最後一代的年輕作家。日據時期的文學史，如果只談賴和、楊逵、龍瑛宗是不夠的，必須再加上陳千武這個世代才夠。像日本的塚本照和先生，他以楊逵的抵抗精神，呂赫若對封建制度和 cultural 落伍的剖析，龍瑛宗的蒼白的知識份子之透露，如果這些就是日據時期文學的總和是不對的，必須延伸到陳千武和鍾肇政才能算完全，才能顯現當時台灣人對時代的反應。」¹⁰¹陳千武被歸類於戰後一代的作家，他們的特色即是橫跨了兩個世代，然而陳千武在戰場上的所有體驗，都更加深了他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反抗意識及自身存在的價值。在文學方面，他從戰前學習日語且用日語創作，到了戰後被迫轉換語言的心路歷程，在他的書中都可看出端倪。陳千武經過十多年的摸索突破，不僅跨越了語言的障礙，更在文學的創作上大量的生產，筆耕不輟，是台灣現代詩壇元老級的詩人，對推動台灣現代詩運動亦不遺餘力。

¹⁰⁰ 陳明台《桓夫詩評論資料選集》，春暉出版社，1997年4月，頁163

¹⁰¹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44

第二節、小說《活著回來》的內容概述及主人翁的內心世界

《活著回來》一書是由正文 15 篇短篇小說及一篇代後記〈縮圖〉所編集而成的一部關於二次世界大戰的虛實交錯的小說。每一篇都有其主題，將 15 篇小說串連起來便是陳千武個人自傳式的回憶錄。在本節中，筆者將經由本書的順序，介紹各篇的內容大綱及該篇主人翁及他者內心所呈現的情感做深層的探討。

一、〈旗語〉

我—、要—、你—、們—、活—、著—、回—、來—、
我—、等—、著—、永—、遠—、等—、著—、等—、著—、等……¹⁰²

本篇的主要故事，以來自台灣的特別志願兵林逸平為主，來自沖繩的二等兵金城為輔。其故事內容著重於林逸平出征前夕的複雜心情和他和日本女老師間的奇妙境遇為開端，開啓了長達二年多的軍旅生涯。

林逸平是一位來自台灣的「特別志願兵」，他的「自願」從軍是在保正的監視下，不得不為的無奈。這天，部隊整裝集合，平常笨手笨腳的金城還不知事態嚴重，自顧發楞，經由林逸平的催促、說明，他才大夢初醒般得緊張起來。此時，要去野戰部隊，生死未卜，這個結果令金城不由得著急起來。同時懷念起入伍前才去世的母親，這種思鄉的情緒馬上感染了林逸平。林逸平回憶起母親，他的母親是很傳統的婦女，她擔心兒子在外征戰還得掛心家中，於是她展現女性堅毅的一面，鼓勵著林逸平，她說：

不要氣餒，必須勇敢的面對現實，要自尊不自欺。¹⁰³

這句話影響林逸平至深。往後的歲月裡，即便林逸平遭受任何不人道的對待，他依然挺直胸膛，默默承受，絕不與人有正面的衝突。這種教養應該都源自於母親潛移默化的身教。

金城有個姊姊，長得很漂亮，金城拿著相片給林逸平看，金城說他想讓姊姊知道他們即將投入戰場。但林逸平卻很冷靜的告訴金城說：

如果讓她知道，她不是會更傷心嗎？¹⁰⁴

¹⁰²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1

¹⁰³ 同注13，頁14

¹⁰⁴ 同注13，頁16

因為，奔赴戰場對多數人來說是一種「死亡」的預告，所以他有點勸誡似的要金城別那麼慘忍。但金城的回答更耐人尋味：

不會，不會，他早已傷心透了，戰爭很殘酷，不管再有什麼事發生，她不會再傷心了。她說過，只要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做什麼都好，活著或死，已經不是計較的問題。¹⁰⁵

這些話挑起了林逸平內心深處的痛苦。他憶起母親知道他即將代表日本前往戰區作戰，堅毅的母親竟然沒有掉過一滴眼淚。這似乎說明了，女性為母則強的寫照，為了不讓孩子擔心，為了淡化從軍的危險性，為了掩飾自己的過度傷心，為了讓孩子心無罣礙的平安歸來。戰爭中的婦女比在外征戰的男兒還掙扎，在戰場上的男兒只要聽從指揮衝鋒陷陣，只要努力讓自己活著回來即可，但婦女們在家中只能無盡地等待，身心靈倍受煎熬，最後等到的卻常常是一種人世間的至痛。

軍隊專車駛近高雄，士兵們像是滿載著被送去屠宰場的豬那樣，乖乖無力反抗地送到高雄車站，再接著行軍至高雄高等女學校，在此歇住一晚。飯後，林逸平走到教室的走廊，並在此地邂逅了一位正在值班的日本體育老師—田村京子。林逸平對田村而言很特別，「特別」的是一他代表台灣的身分；「特別」的是他的謙遜有禮，不同於內地人的驕傲跋扈。因此，田村向林逸平表達了「特別」的敬意。一向不相信一見鍾情的林逸平，此刻內心也掀起了一陣小小的漣漪。林逸平與金城都覺得田村長得很像金城的姊姊，於是田村為了撫慰金城的思念與戰爭前夕的無助，特地的在金城了臉頰上輕吻了一下，轉身後也深深地擁抱了林逸平，真心地祝福他們武運長久。

一早，隊伍拔營，田村即站在學校的玄關上，揮著旗子表達了旗語，重機鎗隊的戰友們，一面踏著步伐，一面聆聽金城唸出旗語，「我—、要—、你—、們—、活—、著—、回—、來—。我—、等—、著—、永—、遠—、等—、著—、等—、著—、等……」。霎時，離別的愁緒籠罩著軍隊，衝擊著每位士兵的胸臆。

該篇主人翁，林逸平對於出征有著深深的無奈，但讓他久久無法平復的則是母親堅韌的形象。這種堅強的性格讓林逸平即便踏上充滿荊棘的道路，他依然擁有著人道精神，從他細膩的對待金城即可看出此項特質，這完全複製於他的母親。

二、〈輸送船〉

我該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密林。誰也發現不到埋藏我底死的一
神秘的密林。¹⁰⁶

¹⁰⁵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6-17

¹⁰⁶ 同注16，頁29

這篇的主人翁依舊以林逸平為主。主要敘述林逸平搭乘輸送船前往戰場，在船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段〈海〉，描寫戰爭的壓力，壓得每個人都快發瘋，岩田二等兵確是發了狂似的亂吼、亂叫，但發瘋還得有身分限制，林逸平諷刺的說到：

岩田是鹿兒島出身的，正統的日本人。

金城是那霸出身的，異於日本人的日本人。

我，臺灣出身，是日本殖民地的現地土民。

……。

岩田瘋了，他具有瘋的基本因素。

金城不瘋嗎？也許因他傳統的氣質有些不同。

我很想要瘋，確瘋不起來，我知道枷鎖我得是什麼？¹⁰⁷

林逸平間接的控訴著日本帝國，它的國民因國家狂妄自大，慘無人道的發起侵略，使得國民因承受不了身心的巨大壓力，走向自我滅亡一途。金城沒瘋，這與他個性，及那霸原著民天性樂觀有關。而林逸平，來自台灣，沒有應盡義務的責任，然而，「台灣陸軍特別志願兵」正因為沒有義務服兵役，也就沒有任何的權利，他感嘆自己的生命只值「一錢五厘」的一張郵票。所以，他不能認命，他必須懷抱著希望回到家鄉，枷鎖他的是一深深的鄉愁。

當不安、無助、徬徨時，我們時常會求助於無形，希冀藉由無形的力量來幫我們扭轉乾坤，來撫慰忐忑不安的情緒。第二段〈神符〉的故事圍繞著四個來自不同地方的主角打轉，因信仰不同，守護他們的神符當然也迥異。謝蜀來自台灣豐原，掛在他胸前的即是海上的守護神—媽祖；而林逸平的神符則是家鄉松柏坑玄天上帝廟的二帝爺的護符；吉本神符的神力似乎略勝一籌，因為他有著明治神宮及熊本神社的護符護體，保證他「武運長久」；單純的金城，他的護符則是那霸神社的，其中有一段對話頗令人玩味：

你們琉球沒有土神喔？吉本說。

什麼土神，真神？我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帶著護符袋？

他們要我帶來麼，我就帶來……。¹⁰⁸

從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神符對金城而言並無太大作用，可有可無，那為什麼他要配戴呢？因為神符除了對征戰者有其安定作用外，對只能在家無可奈何，默默等待的親人而言更是一劑強心針。大家共同面對著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是生

¹⁰⁷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2-33

¹⁰⁸ 同注18，頁36

是死任憑神祇主宰。

第三段〈慰安婦〉，描述一群從印度尼西亞、朝鮮搶來的女人，被強迫充當慰安婦。這些女人擠集在幽暗狹窄的船艙裡喘息著，承受著彼此身上所發出來的體臭。這些慰安婦總被這些不知明天是生是死的士兵玩弄著。

今天未死，今天盡量享福。把享福樹立在慰安婦身上。¹⁰⁹

這些老兵的想法引起林逸平的不齒，甚至將其稱之為「**野獸似的兵仔們**」。¹¹⁰

第四段〈血肉悲劇〉，描寫林逸平在輸送船上耐著高溫，回憶家鄉一位日本水利會主管的女兒本田七美子愛慕著他，她在林逸平出征的前夕，用刀片割破無名指，任由鮮血染紅了白色手帕，像是一枚小日本國旗贈予林逸平，並祝他「武運長久」。七美子一廂情願的做法，非但沒有獲得林逸平的感動，甚至引起林逸平這位異族人的反感。這只手帕，染著太陽圖騰的手帕被林逸平包在本田送給他的信箋裡，一同燒掉。之後，輸送船遭受到襲擊，有著兩個日本神符護體的吉本，在死與不死的邊緣中，吉本硬生生地滑進了死的一邊去。

這一段試圖穿插橫跨日台仇恨的情感故事。日本女子愛慕著林逸平，但這種一廂情願的情感對林逸平而言，非但沒有感動，甚至非常反感，因為這對以「志願」名義從軍，實則「被迫」的林逸平而言，是一種難以逃脫的命運桎梏。

第五段〈鎗彈得蹦跳〉描寫輸送船上的士兵正在為空襲中喪命的英雄舉行水葬。之後，敘述在海上水是非常珍貴的，總需要排很久的時間才能輪到接水。正當輪到林逸平接水時，再一次令人窒息的空襲再度的降臨，他與一位女人在千鈞一髮中躲過砲彈的襲擊。對於生的欲念再次閃過他的腦際，身為台灣特別志願兵必須活著。最後他與那位印度尼西亞的女人一起脫離了險境。

這是主人翁林逸平頭一次遭受死神的考驗，對他而言，第一次感受死神的威脅。也因為危急，身為來自台灣的特別志願兵更應該活著回去。他心裏清楚，他不願替太陽圖騰的國家賣命，因為是被迫，所以更應該努力地活下來

第六段〈難忘的回歸線〉，描述輸送船已接近目的地—老天港。林逸平的第三大隊在天未破曉前趕緊登陸，登陸後沒多久，幾架敵機又來轟炸輸送船，船上還未登陸的士兵及婦女因被偷襲，所以到處哀鴻遍野。沒多久，他們的慘叫聲消失在熊熊火焰之中，生與死只是一線之隔。一直深信自己會活著會去的謝蜀以及曾發了瘋似的日本人岩田，卻不在生還者的名單上。林逸平被卡車載至原始叢林的帝汶島，剛歷經一次生死交關的經驗，林逸平重新發現自己真實的存在，站在

¹⁰⁹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8

¹¹⁰ 同注20，頁39

遙遠的帝汶島，回頭望向北回歸線的家鄉，他不禁茫然。剛從輸送船上死裡逃生的他知道，這裡又是嶄新的考驗的開始，他希望能活著回來，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死隱藏在密林的某一角落，剩餘的便是重生。

謝蜀，這個來自台灣豐原的志願兵令人印象深刻。來到戰場幾乎人人都懷抱著戒慎恐懼的心情，唯有謝蜀自信滿滿一定能活著回去。有時候，老天爺喜歡開人的玩笑，越是自信越無法達成目的地，謝蜀與本田即是最好的例子。當然，謝蜀的自信有可能是因為害怕，因為當內心越脆弱害怕時，我們越習慣以自信來隱藏心中的不安。然而本田的自信則是因為他是日本帝國的皇民，他們相信以日本的國力、以至高無上的天皇一定會庇佑他「武運長久」。所以，謝蜀與本田的信心來源各異，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要「活著回來」。

三、〈死的預測〉

當時媽祖婆的神籤顯示謝蜀會平安凱旋，而謝蜀又有那麼堅強的意慾活下去，相信自己不會死的人，卻在到達戰線瞬間，就葬身海底。可見「死」誰都無法預測。¹¹¹

1943年林逸平搭著輸送船從高雄出發前往新加坡，這段行程他們總共花了16天才到達目的地。因為，在這十多天裡他們總是不斷受到澳洲空軍的襲擊。當踏上新加坡碼頭時，映入眼簾的是一群黑人。林逸平頭一次看到黑人，所以感到新奇萬分。經過十多天在海上的拚鬥死裡逃生後，林逸平像是患了健忘症似的，對於自己的出身及將來的命運，一點想法都沒有。在這裡待命，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得到些許喘息，是輕鬆、是安靜，也是最無聊，但這難得愜意的日子也正好給這些士兵有個心理準備，相對於戰爭及死亡而言。在這裡，林逸平與謝蜀、賴文欽重逢了。謝蜀喜歡這裡的日子，他覺得在這裡吃住都不用愁，重要的是不用上戰場，生命是獲得保障的。謝蜀在入伍前是青年團軍訓人員，主要的工作是到處宣揚「皇民化」的優點，對他而言，國家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在這時代的翻滾中生存下來，他正是被愚民政策給徹底洗腦的一群人，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會一味的討好。他更是自私的在入伍前一周結婚，得意地炫耀已經留下子嗣，即便戰死，也不用擔心絕後的問題，甚至沾沾自喜自己的思慮周延。

賴文欽則是一個內斂沉穩的人。他在新兵結訓回鄉時認識了秀玉，他們兩人陷入熱戀，但，賴文欽深知自己的未來茫然不定，所以完全不敢給秀玉任何的承諾。即便秀玉希望賴文欽向他許諾會平安歸來，但實際的賴文欽知道，說到戰爭即刻聯想到的是死亡，他不敢給與自身毫無保證的話語，因為他的保證就是秀玉的希望。他不想給秀玉留下無謂的希望，因為這希望很可能會影響秀玉一輩子。

¹¹¹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53

但，秀玉堅持要等他，文欽告訴秀玉：「請讓我的心靈自由吧。」¹¹²負責任的賴文欽其思慮、個性與自私的謝蜀截然不同。

林逸平在入伍前也有一段短暫純情的戀曲。他的對象是製麻場的廠長的女兒松澤京子。起初他並不喜歡京子的驕傲，但純情的京子完全不在意林逸平殖民地的次等身分，依舊不斷地對他釋出愛意，兩人也就因此陷入愛戀。入伍前，京子送給林逸平一條一人縫一針的千人白色絹布，祈求透過一千名婦女誠心的祈願可以讓林逸平平安安地躲過砲彈的襲擊凱旋歸來。這千人的手絹看在滑頭的謝蜀眼裡，幼稚的可以，但誰說情感的付出必須依照自己的心願來達成呢？謝蜀的老婆替他留下子嗣、秀玉堅持等候賴文欽的回來、松澤京子透過自己的想法完成誠意十足的手絹，她們的共同心願都是一心愛的男人可以平安歸來。

1945年8月15日上午，當他們準備前往印度戰場前夕，天皇透過廣播宣告日本將無條件投降，這消息傳來，士兵們的情緒百感交集，不知是該高興還是難過，人人臉上的表情透露著錯綜複雜的心情。此時的林逸平，直感到「得救了」、「沒死……」。1946年1月，林逸平脫離了日本軍的魔爪，結束了二年多的俘虜生活，被遣送到新加坡的集中營。在集中營他碰到了賴文欽，他們在大難不死後，對生命都有新的體悟。

「死神寬恕了我……」賴文欽說。

「不，死神遺棄了我……」林逸平說。¹¹³

至於謝蜀，他自信滿滿抽到豐原媽祖的神籤，一定會活著回來。但最終，他卻遇到澳洲空軍的轟炸而沉埋在帝汶島的帝利海深處，永遠也回不來了。

人生的際遇像是一套劇本，完全照著劇本走。林逸平及賴文欽的樸實忠厚，最後的確也獲得了老天爺的眷顧。

四、〈戰地新兵〉

想到死神的魔手，早晚必會來扼殺每一個新兵；悲壯哀韻的軍人敢死歌，是令人可恨的詛咒歌曲，不知什麼時候會輪到哪一個新兵的頭上來。¹¹⁴

林逸平跟著軍隊乘船至帝汶島後，便由卡車經過密林，來到駐紮的地點。經過上次澳洲空軍的襲擊，擠在輸送船上的只剩下兩千多名士兵及一些年輕的女子。但，不幸的是，踏上陸地沒多久，再一次的空襲，輸送船被硬生生擊沉，又有約三分之一的兵力被消滅，這無疑削減了日本皇軍加強濠北作戰的新血輪。日本帝國的敗相在此時已透露出跡象。重機鎗隊的松永准尉看到倖存的這些士兵，

¹¹²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59

¹¹³ 同注23，頁66

¹¹⁴ 同注23，頁67

像是收到毫無破損的禮物般的雀躍，滔滔不絕的說了些言不由衷的歡迎話。之後，便對這些喪生的士兵舉行海葬，全體士兵都必須一一對這些為國捐軀的英雄行最崇高的「舉鎗禮」，表示哀悼之意。此時士兵的生命只值一錢五厘，行完最敬禮又如何？參與戰爭的士兵們時時刻刻都得接近死神，大家害怕死亡，人人想要活著回鄉，但相對的，看過太多的死亡情景後，造就了大家對死亡的看待竟也如此冷漠、淡然。經過這次慘烈的空襲後，帝汶島像是斷線的風箏，進退維谷，成為天然的俘虜島。

之後，近百名的士兵被集中在老天港後方的低窪盆地，進行集訓。天天進行超越極限的訓練，當中有一位來自日本的志願兵村井一等兵，體力比一般的新兵差，受訓時天天落後，他因與林逸平同屬於志願兵，所以情感較為緊密，彼此在受訓過程中總是互為慰藉。在這裡不僅野外操練嚴格，內務生活也充滿著挑戰，老兵欺負新兵的事件更是稀鬆平常，甚至常有極不人道的對待。但，在這樣戰爭的時局裡，新兵即便不滿，也無可奈何，只能咬緊牙關撐下去。

訓練營附近有個天然防空洞，許多人在晚飯後喜歡到這兒去走走。一天，林逸平聽到十幾位新兵喧鬧不已的嘈雜聲。原來他們發現了野生果子，大家正爭先恐後地搶著吃。這是一種可製成戰鬥機的機油的蓖麻，它也是最好的瀉藥。林逸平想制止他們，但卻不被接受。那晚，整座營區呻吟聲不斷，大家都搶著使用廁所，軍醫和兩個衛生官忙死了一整晚。

訓練結束前一天，部隊又要士兵們剪下他們「指甲」裝入指定的紙袋裡，為的是以防死無屍骨時，當作骨灰交給遺族，或是送至東京的靖國神社祭祀用的。每當接近「死亡」時刻，林逸平的內心總會對「生死」、對來自台灣的他們是否享有同等的對待疑惑不已。第二天他們的部隊來到克西亞，日軍為了防止澳洲空軍的偷襲，於是特別加強海岸地帶的封鎖線，下部隊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須構築海岸地帶的托其卡，做為防衛的據點。士兵們每天必須徒手搬運比人頭還大的石頭，熾熱的海濱，沒有任何的遮蔽物，士兵們除了必須忍受烈燄的太陽燒烤，還須時時躲著督工軍官的藤條鞭策。日子比遇到敵人還令人害怕、惶恐。金城因耐不住這種折騰而動作緩慢，於是另一種折騰便又找上了他。——跑。奇怪的是，金城竟耐得住高溫下的砂礫，原來他早有預感會被懲罰，所以事先穿了兩雙襪子。林逸平知情後，覺得好笑，但他卻連笑的力氣都沒有。

在海濱構築海岸地帶後的一個月，林逸平接到新的人事命令，要他當人事官准尉的值班兵，負責處理准尉身邊的雜務。林逸平升為上等兵後沒多久，原本服伺准尉的平田兵長因故病倒，沒幾天的光景，平田便撒手人寰。之後，謠言不斷在軍中蔓延著，說平田是被准尉操死的，尤其在舉行告別式中，准尉親自點起火把為平田火葬，卻不慎在點火時受傷，平田回來報仇的耳語便在老兵們刻意渲染下甚囂塵上。

這個篇章林逸平又即將面臨與死神的搏鬥，於是部隊要他們剪「指甲」以做保留。在人體中用處不大的「指甲」，在軍隊裡格外重要。因為大部分的人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將過長且礙事的指甲做些修剪，但在這裡它卻代表著「一個人」。

剪完之後，看著重新生長出來的指甲，它的代表意義就是一我還尚存。

五、〈霧〉

被麻醉了思想的士兵們，一個接著一個，在飛騰的霧雨中，只能看到前面一個朦朧的背脊，默默地踏著霧白的命運，走上坡。¹¹⁵

帝汶島是個原始的島嶼，島上的住民都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戰爭的灰燼擴及此地，對他們而言一點關連都沒有，對於日本軍隊，他們有著恐懼、有著戒心，但土人的眼神不代表敵視，也不表示友善，只是好奇。軍隊在一片雲霧繚繞的帝汶島行進著，每個人都踏著疲憊不堪的腳步忍受著行軍。當隊伍行進至馬蹄比央高原時，小林兵長便開始落後。小林是在臺灣生長的日本人，從小就被灌予殖民地母國的高度優越感，習慣輕視異民族，自己沒什麼本事、又吃不了苦，唯一擅長的就是喜歡狐假虎威，仗勢欺人。行軍至此，小林兵長又習慣性地命令林上等兵幫他將行囊背到山頂。一開始林上等兵斷然拒絕：

我揹的鎗身，已經夠重了，請不要再勞累我嘛！¹¹⁶

林上等兵畢竟認清自己的身分是「台灣特別志願兵」，即便再不甘心，他還是不願跟他正面衝突，於是他又再一次妥協。但，小林兵長誇張的行徑不僅於此，到達巴奇亞高原後，小林是坂野隊長的隨從兵，這天早上，小林又因睡懶覺而沒幫坂野隊長準備早餐，不自我反省反而卻責罵林上等兵沒順便幫他準備，對林上等兵破口大罵甚至出手要教訓林上等兵。這時，林上等兵終於按耐不住長時期的被欺壓，出手還擊。最後，小林兵長受到懲處，被指派前往布魯巴農場去做工，但意外的是，林上等兵在這次衝突事件中，非但沒被懲處，反而因禍得福晉升為兵長。

帝汶島上的士兵，時常夢見清淨的百合花，它象徵的希望和平的到來。

小林兵長代表著廣大統治台灣的日本人，他們憑藉著優越的地位，欺壓著異族人。從小林兵長背不動自己的裝備，從林上等兵的屈服下，我們可以看出兩個不同出身的人的天性。小林兵長因為統治者的優勢地位而狐假虎威，林上等兵因殖民地身分的委曲求全，他們延伸出來的意義即是兩國人民的特質迥異。一為狂妄而無能力；一為堅毅而任勞任怨。

六、〈獵女犯〉

狩獵!是多麼一句美妙的語言，其實，獵者與被獵者之間，有什麼分別，

¹¹⁵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95

¹¹⁶ 同注25，頁99

真正的獵者是誰？¹¹⁷

日軍佔領帝汶島沒多久，島的周圍，海空的控制權早已落入澳洲聯軍的掌握，讓這座島嶼失去戰鬥的機能，甚至連基本的自衛能力都顯得不足，這讓這座帝汶島便成名副其實的天然俘虜島。當補給的船隻進不來時，就沒有新兵補充到這個島嶼，沒有新兵的到來，他們就只能繼續當資歷最淺的新兵。尤其是來自台灣的特別志願兵，繼續處於最下階層，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林兵長也漸漸地遺忘悲哀、孤獨的滋味，繼續像行屍走肉般得麻木活著。

林兵長升官後第一次站崗時，心情很是愉悅，忽然間他聽到一個女人的哭叫聲，走近茅屋一看，傳來熟悉的語言：

——阿母，唔唔……。¹¹⁸

女人哭泣時所用的語言，像是閩南語，林兵長家鄉的語言。頓時，讓他倍感親切，他想不到在遙遠的南洋的一座小島上，竟然會聽到故鄉的語言，此時，為他帶來濃濃的鄉愁。

日本軍隊為了讓士兵能解決生理需求，於是派遣原是要報效國家的敢死隊的士兵出動獵捕現地的女人，然後將搶奪來的女人囚禁在密林的一處軍中樂園。這群女人當中，有個跛著腳的女人讓林兵長感到興奮，可能是因為他們說著同樣的語言，在押解過程中，他用許久不曾使用的台語問她：

——小姐，妳的……，妳的母親，還在嗎？

許久，她才半信半疑地說：

——你，——，你會講……福佬話？……。¹¹⁹

語言的魔力就是這麼不可思議，一下撫慰了兩個全然不認識的陌生人的靈魂。緊接著，那女人直問林兵長，既然說著母親的語言，為何還替日本當兵？這個複雜，悲情的歷史淵源，說了那女人依然無法理解。那女人叫賴沙琳，她懇求同為福佬人的林兵長放了她，雖然林兵長在為日本賣命，但，他與賴沙琳的處境實無差別，命運同樣是任人宰割的。

軍中同胞之愛向來是公開的秘密。在這完全封閉的環境裡，許多人在夜深人靜的夜裡習慣扮起夫妻的腳色，一起解決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准尉喜歡這個林兵長，平日除了做事謹慎，負責外，夜晚亦時常跟准尉同裘，發展任務外的夫妻遊戲。

這些女人要被押解至巴奇亞城的慰安所。在途中有人一直跟蹤她們，原來是

¹¹⁷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13

¹¹⁸ 同注28，頁117

¹¹⁹ 同注28，頁123

另一個被搶來的女人的丈夫，她丈夫企圖救回他的妻子。土人勇士簡單的頭腦卻充滿了報復的意念，他企圖用竹標偷襲騎馬的隊長，結果突襲失敗，自己反而成爲階下囚。

慰安所的婦女被兩個內地來的女人教導如何取悅男人，林兵長跟隨著准尉來到慰安所，希望得知那位土人勇士的妻子是哪一位，希望她能勸退她的丈夫回去，不要再做困獸之鬥了。卡特琳是那位勇士的妻子，生性樂觀。來到這裡，了解並不是做苦工，再加上接觸了文明的物質生活後，對來這裡慰安似乎不再排斥。卡特琳看到她的丈夫被綁在大樹上，難過得直掉淚，最後她告訴丈夫，她們在這裡過得很好，如果她丈夫執意不回去，她們 20 多個人有可能會被日本懲罰。最後，經過一番爭執後，勇士終於妥協回到部落去。

那 20 多位的婦女經過一個多月終於完成了訓練。這天隊長強迫士兵們去慰安所慰安，這個命令讓他們憂喜參半。林兵長也排著隊去等待賴沙琳，最後他們倆什麼都沒做只是交談著，當時間到林兵長要離開時，賴沙琳卻緊抱著林兵長說：

——我討厭你，但是我要你狩獵我。¹²⁰

很顯然的，情愫在他倆心中悄悄地生成。

這篇的主人翁圍繞著林兵長與賴沙琳打轉。從林兵長的身上，我們可以發現他被迫離開了家鄉，所以對故鄉有著濃濃的鄉愁；因爲被殖民的身分，他失去了掌握生命的主控權，這些的喪失都令他感到無奈與痛苦，也因此他對同樣無法掌握命運的賴沙琳和土人勇士產生同理心，尤其當他面對賴沙琳時，那種感覺更爲強烈，因爲他們同樣說著母親的語言，語言使他們的關係更爲緊密。但對於賴沙琳的處境，他卻一點都幫不上忙。這些的無力感迫使他因不斷的自省而感到痛苦萬分。

七、〈迷惘的季節〉

林上等兵跟著松永准尉參加華士達舞會，不感興趣，只坐在檯前喝些椰子酒，吃些烤肉，看著舞女們的纖腰，揮著紗龍在搖動。¹²¹

林上等兵喝了酒後，與准尉翻雲覆雨一番，在這天然俘虜島上，兩人原始性的行爲各自得到了紓解。帝汶島被澳洲聯軍嚴密的監視著，所以得不到任和物資的補給，於是島上的軍隊必須就地採糧、狩獵以維持生命。在這裡，兵補的待遇很差，時常受到日本兵的欺侮。這天小坂准尉帶了兩個印度尼西亞的 P 來到這裡，許多長年過著野戰生活的士兵們聽到後都異常興奮，紛紛跑出去看。結果被山村兵長發現其中一個 P 竟然和兵補的莫洛那靠著大樺木擁抱在一起。於是山村

¹²⁰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 年，頁 155

¹²¹ 同注 31，頁 157

怒火中燒，給了兵補莫落那狠狠的一拳。結果引起日本士兵及兵補的對峙局面。山村擔心事情擴大，於是命令卡洛斯帶著兵補回去，兩個印度尼西亞的 P 竟跟著兵補走，這個舉動惹火了古川，古川大喊將兩位印度尼西亞的 P 留下來，一時之間，不尋常的氣氛籠罩在陰鬱的密林裡。卡洛斯表示他們是印度尼西亞兵補的客人，但在日本士兵眼裡，這兩位只不過是軍隊專用的妓女，無關種族。何況已下達的命令不容質疑，在僵持不下時，小坂准尉帶走了兩位的 P，原以為衝突解除時，古川卻拉不下臉來，硬要林上等兵修理卡洛斯，林上等兵騎虎難下，最後他在向卡洛斯致歉完後，深深地打了幾拳在卡洛斯身上，他與卡洛斯都明白，不這麼做，這件事無法善了。第二天中午，兵補們便造反了，他們將山村、安田、古川等人射殺後便逃逸得無影無蹤。於是軍隊開始展開逮捕行動，經過三天追捕，造反一事便自然的消失在原始的帝汶島上。

軍隊來到巴奇亞台地，這個地方原屬於葡萄牙的殖民地，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在這裡形成一個大王國，大王國底下有十個小王國。葡萄牙殖民時，在這裡實施帝王專制的殖民政治，所以當日本驅逐葡萄牙總督時，番王們較喜歡接受日本軍統領，因為相較之下，他們覺得日本的統治較葡萄牙來的民主。來到這裡後，准尉就未再與林上等兵一起就寢，有天松永准尉帶了個名叫沙莉娜的女郎回到寢室過夜，兩三天後，准尉便患了性病。

1944 年林逸平升任為兵長，被指派到歷力卡河流域一個阿洛哈布布亞小番王國擔任農產調查員，負責調查小番王國全境的農產生長狀況，然後回報給大隊部。在這小番國裡，國王非常禮遇林兵長，甚至在盛大的歡迎會後，特地安排一位女子要服伺林兵長，這女人叫做卡蘭娜，她懇切地請求林兵長放她回去，家裡的丈夫正在等待著她，結果林兵長喚來蘇達兒，要他讓卡蘭娜回去。

林兵長在這裡待了十多天，與土人有了深厚的情誼，對林兵長而言，相較日本的霸道行為，土人都非常的單純可愛。一個來自殖民地的台灣特別志願兵竟然當起此地的統治者，但林兵長深知自己是集團裡的傀儡，在執行命令底下，他還是保持著熱血的心腸。有一天，王子魯敏特帶來了一隻雞想與林兵長交換一條日用丁字褲的白布，林兵長很慷慨的送給他，之後他更說要一條軍用毛毯，如果可以給他，他要帶林兵長去找他公主妹妹睡覺，這個條件令林兵長難以置信，結果被林兵長以軍毯是軍用物資不可隨便給人，之後，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要了兩個迴紋針，這裡迴紋針的作用就如同文明世界的項鍊，具有裝飾效果，令當地女人愛不釋手。於是，小王子帶著兩個迴紋針興高采烈的回去了。

原始的地方讓人類的生物本能更加恣意的發洩。在軍中許多人總在夜裡扮演著正常社會的兩性關係。即便是質樸的林上等兵依然脫離不了原始的呼喚。在白天他與准尉是長官與下屬的關係；但到了夜裡，他們又是最親密的夥伴，隨著白天夜晚的更迭，他們都恰如其分地扮好自己的角色。

八、〈求生的慾望〉

林兵長屈於伸腿也不允許的船艙裡，向著記憶在腦裡彷彿過一年七個月的俘虜島山河，善良的男女土人們，頻頻搖手說再見。¹²²

林兵長從阿洛哈不不亞回來之後，馬上被派到第三隊從事農耕的工作。土人們被分成十幾組，在平原上各司其職地工作著。土人們生性樂觀，工作像是在遊玩，動作不慌不忙，無論男女老少都是邊唱歌邊工作。有個婦人得知林兵長尚未結婚，便主動帶了一位年僅五、六歲的小女孩要來嫁給林兵長。林兵長委婉地以軍隊甚嚴並且不允許結婚，當然這個理由不被大家所接受。幸好來了個婦女替他證實，日軍的軍紀非常嚴苛，不允許便不允許。這位適時幫他解圍的正是素珊公主。馬利諾說：

很活潑，又相當摩登的婦人。¹²³

夜晚十二點，輪到林兵長站衛兵，突然看到炊事兵寢室燭光仍亮著，田口、艾連娜及素珊公主三人睡在裡面。房間內蠟燭的火還沒有吹熄，眼看風吹到蠟燭的火快燒到椰子葉牆了，這種景像極度危險，一不小心很可能會釀成大火。林兵長稍微躊躇一下，便躍身將火給吹熄。但在黑暗中他卻被素珊公主一手抱住無法掙脫，她心想只有將她抱到外面才不會驚動到他人，沒想到這主意卻正中素珊公主下懷，素珊公主搶拉林兵長一起深埋入草堆裡，……，素珊公主便輕易得逞。林兵長怕步上准尉的後塵，身染性病，拼了命沖洗自己的下半身。

林兵長被派遣管理 25 甲旱田，廣大的田地須要很多的人力幫忙，於是五個小番王各派出 100 名人力協助耕種，共計 500 人。土人天性懶散、愛自由，第二天便有許多人曠工，林兵長要求秘書耶洛達必須設法將其找回，於是耶洛達命令蘇達兒發出通令，喊聲傳達百里遠。經過天天的放送，將剩下的 23 人尋回，耶洛達表示必須用鞭打的方式才能杜絕他們再度的逃跑，於是林兵長親自用藤條鞭打這 23 名土人，這招果然很受用，從此他們就不再偷跑了。因為林兵長與土人相處融洽，原本預定需花費四個月的時間才能收成的玉米，比預定的時間還快成熟。玉米收成後，堆疊至倉庫，只留下林兵長及數位蘇達兒留守，林兵長擔心夜裡受到土人的攻擊，於是集合了土人，拿出他們所不知的地雷和手榴彈，並且告訴他們這兩樣東西具有靈性，他們的主要任務便是在主人沒有控制力的時候，負責維護林兵長的安全，只要有人靠近林兵長便會被炸死，愚直、憨厚的土人皆信以為真，因為他們對於看不見的神力是極度懼怕的。有天清晨，素珊公主替中隊長帶來一則命令，要求林兵長前往斯克娃小番國通知松永准尉趕緊回到部隊。當他們來到斯克娃番國時，發現准尉已先行回到部隊去。回程時他們想抄近路，結果卻反而迷路了。在途中，他們發現有人拿槍對準他們，之後聽到有人高喊「莫

¹²²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 年，頁 199

¹²³ 同注 33，頁 203

洛那」，林兵長近身一看果真是當時叛逃的兵補莫洛那。莫洛那詢問林兵長是否奉命來追捕他，林兵長向他表示他早已被解除兵籍了，並說明自己迷路一事。於是莫洛那指引他們回去的道路，他們彼此難捨地互道珍重。

當林兵長在完成糧食任務之後而獲得了一個精神獎，最後他也得跟隨著部隊離開，土人們對他的離去深表不捨，最後土人們跪下向崇高的神祈禱，為一位即將離去的恩人祈福。

林兵長在土人的眼裡代表的即是大日本帝國，他被交付管理土人們種植農作物，雖然過程辛苦且困難重重，但因為林兵長的寬厚待人，深獲土人們的尊崇與懷念。在這裡呈現弔詭權力位置，對帝汶島上的土人而言，林兵長是代表日本的統治階層，而實際上，林兵長仍是被統治者，於是他擁有雙重身分，既是統治者亦是被壓迫者。所以，他在土人及慰安婦身上照映出自己的處境。於是，他更用心、更人道地對待這裡的人民。

九、〈洩憤〉

駝背的昭和天皇，廣播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電波，遙遠傳來……天皇悲壯的聲音，滿是皺紋似的，侵透入每個士兵的心肝。……有如整座山受到爆炸一樣，崩坍下來。¹²⁴

日本昭和天皇用他滿是皺紋似的聲音，透過廣播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投降的電波從遙遠的空氣間迸裂傳來，它的震撼像一座山一樣地爆炸崩坍下來。這對於台灣特別志願兵的林兵長而言，他冷靜以對。

日本士兵心中的打擊無以言喻，只能藉著酒精稍稍平復心中的衝擊，只能藉著喝酒來宣洩內心堆積已久的憤恨。但，相對於林兵長而言，征戰的這幾年，一直是新兵的他，興奮的步出屋外，告訴自己「我還活著」¹²⁵。這些老兵終年過著軍旅生活，早已失去道德倫理觀，而今唯一治得了他們的只剩軍規，因為只有軍規才是他們熟悉且活下去的軌道。在紛亂的戰火中，「服從」變成是他們最能習慣與理解的行爲。平時深受小野曹長欺壓的古川，今晚他的態度全然改變，他對著平日欺侮他的小野曹長發出怒吼，嚇得小野臉色鐵青，最後趁著混亂之際逃跑。只有林兵長，今晚吃著沒有參雜惡權的飯菜，又香又美味。

日本帝國的投降對眾多的日本士兵而言，是信心潰堤的時候，他們努力完成天皇交付的命令，他們是天皇的皇民，在這地面上應該是所向披靡的，但誰也沒料到一切事都是虛幻，這麼不堪一擊。但對林兵長而言，從軍的無奈、在軍中的委曲求全直至今日才如釋重負。相對於日本士兵的完全崩潰，他就顯得輕鬆自在。這是台灣殖民地人民揚眉吐氣的一天。

¹²⁴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239

¹²⁵ 同注35，頁240

十、〈夜街的誘惑〉

把所有地鬱憤發洩掉，心情暢快的林兵長，一直向街燈照射不到的黑暗奔去。在背後聽見女人尖銳得喊叫，和軍官們莫名其妙的吵嚷聲。¹²⁶

投降的消息使得軍心渙散，許多人都趁著夜幕低垂時，偷偷翻越城牆去尋找原始的熱情。士兵對軍規充耳不聞，成群結隊溜出去快活，在八人軍用大蚊帳中，看似全寢都在休息，實則蚊帳內空無一人。部隊裡的軍官只能無奈得嘆氣，別無他法。林兵長跟安田上等兵也約好利用夜晚翻牆出去玩樂，對林上等兵而言，是他從未想過的事，在崇高、優勢的日本帝國軍隊裡，竟然對這種事情的發生竟也無能為力。可以公然的違規，林兵長覺得很有趣。

林兵長苦等安田為赴約，於是他便獨自一人跟著人影跳了出去，心中頗為快感。忽然他被一名衛兵喚住，接著他不慌不忙地走入樹蔭裡的工廠去，得到一位工廠警衛的協助，離開那死巷。那警衛同時也跟他要了一些報酬。於是，林兵長踏著輕鬆的步伐攔了一輛三輪車，帶他前往普浪綁。車伕幫他安排一間店，結果走出一位令人感到噁心的青年，他詳細的介紹著小姐讓他選擇，在林兵長的眼裡愈發排斥，一位靠著吸食女人血的寄身蟲，他感到極度噁心。之後，一群小孩子向他兜售保險套，他驚訝孩子們的早熟與世故。

一進到店裡，他便發現三位失勢的日本軍官，依然在這裡尋找往日的威風。他們一看到林兵長走進去，使用日語質問他來自哪個部隊？林兵長壓根兒懶得理會，而且故意用閩南語回答，最後，進入屋內。進到屋內，他看到一位金髮女孩正坐在床邊等他。那時，他忽然驚醒，他來自台灣，不須跟日本兵一樣逕自腐蝕自己的心靈，墮落自己的靈魂。最後他逃離那裡，出門口時他還刻意惡作劇，用命令似的語氣叫那三位軍官立正，並且大加訓斥，只見那三名軍官飛奔似的揚長離去。最後，林兵長想著即將回到故鄉，心中便頓時輕鬆、愉快起來。

這篇在描述投降後軍中脫序的種種行為。投降後，軍隊再也沒有強而有利的約束力，於是士兵們也終於按耐不住多年來的束縛，紛紛利用夜晚去尋找那久違的芳香。林兵長也不免俗的跟著犯規，在軍中這種經驗很特別。可最後他還是臨時踩了煞車，克制住自己的衝動。因為他很清楚，日本的戰敗對日本士兵是一項極大的打擊，他們從沒料到國家會有失敗的一天，所以他們只能利用短暫的快活來麻醉內心巨大的悲慟；但相較於林兵長而言，一開始也有與他們一同違規的快感，但，到了妓女院才突然清醒，他跟廣大的日本士兵不同，日本不是他的祖國，他是被迫志願，所以其內心根本就缺乏效忠的對象，他的立場，誠如李敏勇所說：「不是侵略者，也不是抵抗者，而是一個微妙的第三者」。¹²⁷所以無須與他們一同沉淪，再者，一直有人道精神的他，看著皮條客的嘴臉，一股正義感油然而生。最終，他聽到內心的聲音，無須墮落，嶄新的未來正等待著他。

¹²⁶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245

¹²⁷ 李敏勇〈桓夫作品討論會〉，《文學界》第五集，1983年1月，頁18

十一、〈異地鄉情〉

林兵長很久沒有這樣暢心地講過閩南語了，現在忽然能夠講出在母親腹中就熟悉的語言，感到非常痛快。¹²⁸

日本戰敗消息傳來，「大和魂」的優越感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士兵們開始出現脫序的行為。乾大隊長必須維護起秩序且替士兵們尋找一處棲身之所，之後再設法將他們送回故鄉。乾大隊長找了一位溫姓華僑，向他租借一座茶園以供士兵們棲身，所以他需要一位能說閩南語的翻譯，於是乾大隊長找來會說閩南語的林兵長一同前往。溫先生是為溫和的漳州人，與林兵長祖先是同鄉，所以談起話來格外親切。溫先生願意免費提供茶園讓日軍居住，甚至茶園周遭的田地也可供其種植，但怕日後來接收的英軍會誤以為此地是日本政府的軍用地而將其沒收，所以特此訂定契約以保障溫先生的茶園。

溫先生疑惑來自台灣的林兵長怎麼會替日本作戰呢？林兵長將台灣殖民的遭遇簡略的敘述給溫先生了解，溫先生感慨萬千，他貼切的比喻台灣就像是童養媳的命運一般。因為溫先生的關心勾起了林兵長對台灣任人宰割的悲慟，雖然不斷的被壓迫，但林兵長的民族意識依然強烈。

乾大隊長送溫先生回到公司，離去前他對溫先生說：

做為日本軍官，我對日本人傲慢的種種非常慚愧，我自己又不了解中國人，隨著軍隊忙軍令，很可能做過很多違反人道的事。我們知道日本絕不只在表面的戰爭挫敗，事實上連精神的一切都輸了，中國人憎恨日本人，日本人只有忍受份；但中國人卻到處施捨給我們恩惠，我代表大隊的全體士兵，僅像溫先生表示深切的謝意。¹²⁹

溫先生猶如眾多的中國人，歷經了八年多的水深火熱，妻離子散的悲慘命運後，回過頭來，選擇的則是以德報怨。溫先生在聽完林兵長的翻譯後，急忙的表示，人要互相幫助才有進步等話。乾大隊長對於溫先生的一番話後更是感動不已。最後因為印度尼西亞領袖蘇卡諾宣布獨立，但有些不支持蘇卡諾的民兵便趁機作亂，蘇卡諾希望日本軍司令戰時維持治安。因為這新的任務，讓原本向溫先生租賃的事情，暫時擱置下來，林兵長也就再也沒見過溫先生了。

這篇又再一次說明中國人的仁愛之心、以及以德報怨的偉大情操。在亞洲處處都深受日本暴行的荼毒，無一倖免。但戰後廣大的軍隊竟落到無棲身之所的窘境，在此刻，一直被日本欺壓的中國人卻回過頭來給予日軍溫暖的協助。溫先生，他象徵著中國人的仁慈與滿心期盼和平到來的心聲。而本篇的另一主角乾大隊

¹²⁸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259

¹²⁹ 同注39，頁269

長，他知道因為日本的野心傷害了許多無辜的人民，因此在溫先生給於無私的援助之後，他特別對日本的暴行表達了深深的歉意。人只有在失敗時才能更理性的看清事情的真相，然而真相的背後竟是由各種醜陋的私心所堆疊而成。這種私心卻造成數千萬人無家可歸、家破人亡，戰爭的代價難以估算。

十二、〈蠻橫與容忍〉

投降的消息帶來的悲劇，在這過度期將會繼續下去。一陣暴風雨過後，似乎還有暴風雨要來。¹³⁰

林兵長屬於達西克馬拉雅憲兵隊的一員，主要任務是協助印度尼西亞警察署維護該地的治安。在憲兵隊的附近有一家理髮店，顏老闆是河洛人。林兵長平時都去他店裡理髮，因為他們使用相同的語言交談，讓身處異鄉的林兵長倍感溫暖。因為說著「母親的語言」，顏老闆對林兵長也格外熱絡，時常在理完頭髮後邀林兵長一同喝著椰子酒，話家常。老闆女兒的男朋友胡之敏也因此跟林兵長越來越熟識，經常在喝了酒之後，親自送林兵長回營區。

營區裡一位混血的印度尼西亞女人—瑪亞，非常中意林兵長，時常藉故與林兵長接近，但卻是妹有意，郎無情。而軍隊有一位德田的日本老兵非常喜歡瑪亞，常糾纏著瑪亞，讓她好不生煩惱。有一晚，林兵長依舊在顏老闆那兒，忽聽外面傳來暴動的聲音，於是起身要趕緊回營，胡之敏擔心外面的混亂狀況會傷及林兵長，於是執意陪同林兵長回去。當他向營房走去，德田忽然跳出來擋住他的去路，然後一直質問他將瑪亞帶去哪裡了，林兵長原本想還手，後來一個念頭閃過：**他必須忍耐。自從當了特別志願兵以來，不知已經忍耐過多少老兵的虐待了。這一次也許是最後一次，就再忍耐一次吧!**¹³¹正當林兵長被打的劇烈的時候，瑪亞剛從外頭回來，看到這景象不顧危險便挺身阻擋。胡之敏在外頭將這一幕幕看得清清楚楚。他本想挺身搭救，後來怕事情擴大，也幸好瑪亞及時回營，省卻了一些有可能引起的紛爭。之後，瑪亞堅持待在營舍裡照料林兵長，林兵長無法阻止，只好任由其照顧。凌晨時分，衛兵發現整座營區的電話線全部被剪掉，他們知道事態嚴重，不一會兒，千餘民的印度尼西亞民眾闖入營區，發出示威的怒吼。隊長命令將所有電燈關掉，以維護自身安全。緊接著，民兵保安隊長與憲兵隊長開始展開談判，保安隊的態度十分強硬，因為他們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他們開出種種要求要憲兵隊接受，憲兵隊長只希望保安隊承諾不會掠奪士兵們的私人物品及派車送日軍回萬隆市。保安隊長最後同意他們所提出的要求，於是營區的燈再度亮起。

瑪亞向林兵長深深一吻以示告別。之後，民軍開始檢查日本士兵的物品，搜索完畢後，保安隊長用和藹的口氣請士兵們可以休息了。這時候有一位保安幹部

¹³⁰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271

¹³¹ 同注41，頁279

說要找德田伍長，他說德田侮辱他們保安官，憲兵隊長爲了保護自己的士兵，他說：不可以動用私刑制裁，但保安隊長卻反駁他：日軍還不是常私自制裁人嗎？說的憲兵隊長啞口無言。爲了取信大家，保安隊長指名要找兩名證人證明德田的罪刑，他們便是胡之敏與瑪亞。直至此時，林兵長才知胡之敏是保安隊的一員。結果德田被抽打了鞭，打得皮綻肉開、昏厥過去，這是胡之敏替林兵長出了一口氣。最後，林兵長忍不住上前將德田攙扶回去。第二天，警察署長派軍用車，親自護送日本兵前往萬隆市。

戰後，還是有些人難忘戰時的榮耀，德田伍長就是明顯的案例，但沈穩的林兵長依然不隨之起舞，多年的戎馬生活已經讓他養成息事寧人的個性，即將回到故鄉的他，不願再節外生枝。

十三、〈默契〉

林兵長和獨立軍駐衛站的士兵們建立了奇異的默契，不但可以自由通過獨立軍防衛線，也跟獨立軍在游擊作戰上互相密切地合作起來。¹³²

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軍爲了爭取獨立，時常與聯軍派任的日軍作戰。雖說是打仗，但彼此間總有些默契在。游擊戰固定每天總會爆發幾起，但從沒傳出有人傷亡，他們甚至有默契的將樹根當成目標發射。

林兵長在北角地區駐營時，隔壁住了一戶荷蘭人家。他們有個兩女兒，姊妹倆相差十五、六歲。常看到姊姊獨自一人坐在院子裡的鞦韆上閒盪，但是她的表情很冷淡，也從不與人交談—她的名字叫瑪沙。時間一長，當他看到林兵長出現時，她總會放下手上的書本看著他。有一天，瑪沙看著林兵長連續打了好幾次的噴嚏，她忍不住哈哈大笑。這一笑連繫了他們潛在的默契，使他們心靈更加契合。不久，獨立軍擴散其占領範圍，這一家人爲了安全，一夜之間搬走了。

這個地區都被獨立軍霸佔住，管制非常森嚴。獨立軍要求只有印度尼西亞人民和持有通行證的華僑可以進入印尼區，其餘的都嚴格禁止。有一天林兵長穿著便衣，要到印度尼西亞獨立軍駐衛站附近買東西，卻被一位獨立軍的士官給攔了下來。林兵長跟他說他是「奧郎·福爾摩沙！」這位士官表示不知道什麼是福爾摩沙，所以不准他通行。林兵長跟他說自己是日本兵而且是來自福爾摩沙。福爾摩沙跟印尼一樣都是殖民地，都一樣要尋求獨立。最後，士官願意放行而且激動的跟林兵長說：「**我們是兄弟，我們是兄弟，你要去哪裡都可以，去吧，去吧！兄弟，印度尼西亞默迪卡！**」¹³³之後，林兵長便與獨立軍建立了一股默契，可以隨意出禁區。

林兵長的部隊遷移至三角公園邊的營區，這時候依然每天都會有例行性的鏖戰。有天早晨，林兵長與金城上等兵整裝待發，但等了些許時候總聽不到獨立軍

¹³²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291

¹³³ 同注43，頁298

發出槍響，林兵長便派金城下去一探究竟，結果是因為獨立軍抓到一位荷蘭小女孩所引起的騷動。林兵長一看，發現這女孩就是瑪沙。瑪沙發現是林兵長終於哭出聲音，獨立軍說她有可能是間諜，林兵長向林諾隊長保證她不是間諜，她是他的朋友。結果瑪沙跟林兵長回到營區，林兵長問瑪莎為何到此，瑪沙表示父親病重，需要營養，所以她才會冒險跑來這裡要購買雞蛋。林兵長將瑪沙送回去，向她表示下午會帶雞蛋給她。

下午，林兵長和金城依約將雞蛋、香蕉、餅乾送至瑪沙家。他們全家人都在門口真誠的迎接。瑪沙終於敞開心房拿著一本相簿與林兵長分享。當林兵長與金城要回營區時，瑪沙熱烈的親吻了林兵長。林兵長知道，他和瑪莎的默契是永恆的。隔天，林兵長的部隊又轉移了……。

良善、重情的林兵長依舊給予瑪沙一家人協助，幫助他們度過物資缺乏的困難，戰爭的緣分短暫卻又令人難忘。

十四、〈女軍囑〉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清晨，曾經被日本軍囑帶去南洋充當特別志願兵、軍伙、軍囑的一千多名台灣青年，在沒有人迎接的基隆碼頭，鴉雀無聲地上岸了……¹³⁴

當日本投降的十個月後，林逸平等特別志願兵和其他軍伙、軍囑都輾轉到新加坡港灣等著被輸送回故鄉。面對著重新的人生，近鄉情怯的心情，林逸平心中既是期待又是怕受傷害。在船上他認識了一名軍囑—莞如。莞如跟林逸平一樣來自台灣，她會從軍的理由竟是看不慣繼母過得浮華的生活，再加上父親管她太過嚴苛。這些理由聽在被迫從軍的林逸平耳裡更顯得孩子氣、意氣用事。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散落各地的台胞被遣送到新加坡的人數超過千人，由於台灣已不再是日本殖民地，而是屬於戰勝國中國的國民，所以他們行動是不受限的。在等待過程中生活是如此的單調乏味，於是他們便策劃辦演藝會，莞如也在活動中參與演出，獲得滿堂喝采。林逸平和莞如在一起閒聊中提到，他接觸最多的是日本矢部中尉，她回憶，矢部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時，從後方環抱她，莞如靈機一動，喊有人來，矢部馬上鬆手，她想到矢部當時傻呆的模樣，實在好笑。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耐心等待了一個多月，美軍輸送船 V 三六九號，載著台灣人和日本傷兵終於離開新加坡，終於往離別已久的故鄉駛去。在船上，林逸平與莞如漫步過大水槽時，林逸平將手中抽到僅剩三分之一的煙蒂丟掉，忽然閃過一個人影快速撿起那煙蒂，莞如一看，發現那人正是矢部中尉。莞如與他攀談一會兒，走向林逸平跟他要了幾根香菸，林逸平對莞如的慈悲感到噁心，同時他也懷疑莞如與他的關係，應該不似莞如自己陳述的那樣單純。林逸平感覺自己是在忌妒，但理性的他趕緊收回那不小心傾洩的情愫。

¹³⁴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07

深夜，輸送船抵達基隆港，霎時，有人唱起驪歌，所有的人都跟著和唱，宛如悄悄地來到林逸平地背後，並向林逸平道別。莞如說：「曾經覺得討厭而跳出來的家，現在，我想一定也改變得讓我有新的喜愛就好，不論如何，渡過死的邊緣，我已變了許多，我會適應我家的一切的。」¹³⁵林逸平和她緊握著手，彼此深刻的感受對方生命的躍動。

莞如的從軍是對家庭的一種反抗，抗議繼母的奢華、抗議父親的嚴格對待。這對被迫入伍的男人而言，難以置信，甚至覺得過於任性的決定。但經過戰爭的洗禮，看過戰爭的慘酷，莞如更能深刻的體會家庭的溫暖與重要。從軍前的任性而為，對照戰爭後的體貼懂事，莞如已經脫胎換骨。

十五、〈遺像〉

她看見掛有黑色布條的遺像，不相信也得相信欽的死訊。
她的期望斷了，一切都變得模糊。¹³⁶

當再見欽時，他已換作一張遺像擺在桌上，她一直深信欽一定會原諒她，甚至會給她機會，但現在一切都已經太晚了。這時她發現原來愛與恨是鄰居。

在日本發動戰爭時，日本軍政府爲了唆使、欺騙男性去當兵，製造出許多的假像及創造出無意義的榮譽感要廣大的男性去盲目追求。他們灌輸百姓，效忠天皇、爲國捐軀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耀。於是無情的戰爭撕裂多少男男女女的情感。

欽是特別志願兵，在欽正式入營以前，他們時常相邀散步。有一次，欽慎重的告訴她，有戰爭就會有死亡的可能，他叫她只要遇到好的對象就結婚去，但她信誓旦旦地跟欽說，她深信欽一定會平安歸來。欽最後希望她答應他得一個請求，那就是絕對不能當志願看護助手，欽不願她遭遇比男人更殘酷的對待，她也向欽保證，絕對會履行對他的承諾。離別之後，事事難料，她住后里，那裡有戀她，之後糾纏不得，惱羞成怒便控告她父親囤積糧食，在戰時，囤積糧食的罪罰是非常的重。這時因爲雙重的壓迫，她發現「恨」已經悄悄地住進她的心裡。她爲了擺脫那些人，她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當「志願看護助手」，於是他違背她的諾言，她告訴了欽她的決定，從此跟欽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斷了音訊。雖一齣悲劇圓滿落幕，但伴隨而來的卻是另一齣悲劇。

光復後，她知道欽已返回故鄉，她曾試圖去他公司尋找他，但都無功而返。聽說欽在嘉義糖廠任職，他正準備南下找他時，這時候卻傳來欽的噩耗，他在二二八事變中遭誤殺身亡。

她看到靈桌上的詩，那是欽的遺作，頓時，她覺得已經得到救贖，她覺得他倆已經互相獲得諒解，於是她踏著輕鬆的步伐回家。

戰爭的無情不曉得硬生生拆散了多少對的愛侶，賴文欽與她因戰爭而相識相

¹³⁵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18

¹³⁶ 同注46，頁321

戀，也因戰爭而誤會，最後不是戰爭讓他們分離，而是因誤解造成死別，讀來令人不勝唏噓。

十六、縮圖（代後記）

日本投降後，萬隆的日軍同意讓台灣人脫離軍隊到台灣同鄉會生活。三百多位台灣人散居在萬隆的各個角落，儼然是台灣的縮圖。林逸平被原屬同一部隊的弟兄推舉為風紀委員一職。

儘管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但台灣同鄉會會以局外人的身分希望獨立軍給語行動上的自由，也都獲得獨立軍善意的對待。他們只須在經過封鎖線時喊一句：「印度尼西亞默迪卡！我是奧蘭·福爾摩沙」即可通行。但是，因為等待遣返的時間太長了，許多人便開始玩起賭博遊戲來，原先只是為了打發時間，之後，便越賭越大，有人輸掉了生活費，只好動起歪腦筋來。他們竟然利用獨立軍給予的方面，竊賣糧食，甚至將印度尼西亞的物品以十倍的價格偷渡到荷蘭區販賣。於是印度尼西亞的警察要求同鄉會必須作出處治，否則被抓到時將以軍法處以死刑。身為風紀委員的林逸平便在會中表示意見，他說：「**台灣人怎能自己管自己呢？既然這樣子，我們只有各自拿著退伍卡，去找無人的綠地求生罷了，沒有討論得餘地，聽其自然發展下去吧！**」¹³⁷ 說完，葉大龍拿出藏好的匕首往林逸平左上膊刺去，那一刻林逸平腦中浮現的是母親的面容，便躺臥在血泊的台灣縮圖裡，昏厥了過去。

在自由的情境下，人類的私心與墮落逐一浮現，沒有了軍對的約束，大家恣意而為的過自己的人生，如果是自甘墮落卻不傷及他人，其實無妨，但如果已經為害到他人時，就不得不作出懲罰。林逸平為了大眾的利益仗義直言時，卻被自家人襲擊，這對經歷過戰火蹂躪而逃過死劫的大眾而言是何其諷刺。林逸平在倒地時，腦海裡浮現的多年不見，日夜思念的母親容顏，他多麼想念故鄉，多麼思念親人啊！

陳千武運用十五篇短篇小說及一篇縮圖詳實地記錄他的南洋從軍過程。每個階段都有他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感受；唯一不變的是，他內心對戰爭的憎恨，對統治的怨懟，對故鄉的思念。十六篇故事從他被選入「特別志願兵」至基隆港登陸返鄉的四年多，做了完整而詳實的回顧。

¹³⁷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93

第三節、小說中「太陽」圖騰意象及「密林」的涵義

陳千武經歷了日本與國民政府的統治，然而這兩個政權對待台灣這塊土地似乎用情不深，以日本而言，它總是竭盡心力要榨取台灣的所有資源，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在其統治的半世紀中，台灣的老百姓像是過著水深火熱般的日子，之後隨著日本戰敗，台灣人企盼一個像樣的政權來治理台灣，結果來了一個將台灣視為反攻大陸跳板的國民政府，這讓台灣人民無疑又跳入另一個痛苦的深淵之中。因此，陳千武對這兩個政權都存在著極度不滿的情緒。他在日本殖民時期過著次等國民的待遇，甚至為了名義上的祖國「日本」，必須遠渡重洋到南洋打了一場「不知為何、為誰而戰」的戰爭，幸好最終他能活著安然歸來。然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黨又以統治者之姿接收台灣，讓已經死裡逃生的陳千武又再一次體驗了專制政權的壓榨與不人道的對待，於是在他的作品當中處處都可顯現出他對政權不滿的批判。而日本與國民黨的旗幟恰巧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太陽光芒的徽幟，陳千武便在詩中、小說中塑造了一個物象——太陽。此一意象，象徵了強弱的對立。日本與國民政權代表著暴虐、不人道的太陽，以其強大的威勢恫嚇著子民；而處於對立面的廣大人民只能柔弱、孤獨的承受著。

陳千武在其文學作品中相當重視意象的塑造，他的意象有兩種特色：一是創造性、二是重複性。

創造性：創造性的作品來自於生活的體驗，而且俯拾皆是。陳千武豐富的人生讓他更能從日常生活中去發現、創造題材進而創造出貼切的意象。例如：「而今朝/透過雲靄報紅的太陽窺探我/在被揉搓了的命運裡/想起孤獨的頑童底/瓶裡的蟋蟀」(〈囟的憂鬱〉)、「嗡嗡不停地，飛來/叮在我癱瘓的手背上/說是過境/過境，就抽一絲利己的致命的血去了」(〈給蚊子取個榮譽的名稱吧〉)、「專制的太陽壓在頭上的時候/我底影子長不起來」(〈影子〉)¹³⁸，這些詩句都與陳千武豐沛的人生歷練有關，這些句子也都具備了獨特的創意。

重疊性：陳千武作品的意象通常具備了另一層省思、控訴的涵義，而且時常重疊出現於作品中，形成了雙重的意象。例如：「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滅的小痣/……/脆弱的野鹿抬頭仰望玉山/看看肩膀的小痣/小痣的創傷裂開一朵艷紅的牡丹花了……/血噴出來/以回憶的速度/讓野鹿領略了一切/……野鹿卻未曾想過咒罵的怨言/而創口逐漸喪失疼痛……/野鹿橫臥的崗上已是一片死寂和幽暗……/哦！愛情/愛情在那歡樂的疲憊之後昏昏睡去/睡……去……」¹³⁹。根據陳千武〈我怎麼寫「野鹿」這首詩〉中提到：

「〈野鹿〉是我從自己的經驗中發現素材，以『擬似故事』的構想寫成。乍

¹³⁸ 莫渝編《陳千武集》，台灣文學館，2008年12月，頁13、85、15

¹³⁹ 同注49，頁17-18

見似具現實性的外殼，但實際是想像性的一場情景。在這現實性的故事裡，我發現與自己的經驗有相同的感觸。可以說這是自己經驗的再發現的詩。」¹⁴⁰

「我是盡量在野鹿的意象上重疊著自己的影子，想造成雙重意象的效果。」

141

因此，意象的創造性及重疊性是陳千武創作文學中重要且主要的技巧方法。在陳千武的作品中有幾個特別且重要的意象，其中以「太陽」的意象最令人印象深刻。太陽正面的實質意義本是照耀大地、被澤萬物，使得大自然的動植物都欣欣向榮；相對地，在陳千武的意象中，太陽卻也是「暴虐」意象呈現的，所以接著我就來探討太陽在陳千武《活著回來》一書中的獨特象徵意義。

陳千武對「太陽」意象的詮釋：

(一)、「太陽」意象的演變過程

1、正向的象徵時期：

早期的陳千武在未經歷人生種種磨難前，對太陽的感受是正向且溫暖和煦的。在他年少時的兩本日文著作中便可窺探一二，當時的太陽除了自然的表象外，對作者的隱含意義便是仁慈且溫和的象徵。如《徬徨的草笛》〈晚秋之頃〉（一九三九）的太陽是「仁慈而柔軟地、照拂痛疼的傷口般，照射我底臉頰」。¹⁴²這首詩在1939年刊登於《台灣新民報》，詩中的太陽便是溫暖的象徵，充滿了正向的精神。

2、醞釀批判的關鍵期：

二次大戰後，日本從統治地位淪為戰敗國的境遇，整個亞洲進而全世界皆因為日本的野心而付出慘痛的代價，尤其處於殖民地的台灣更是感受深切。陳千武活生生的體驗了那一段痛苦悲切的日子，因此，對代表日本圖騰的「太陽」展開批判。在陳千武《不眠之眼》〈門〉一詩中提及：

神
你看得見 然而
我看不見的陽光 然而
封建的淫佚惹禍

¹⁴⁰ 陳千武《野鹿》，台北市，田園出版社，1963年12月，頁10

¹⁴²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台北市，時報文化，2004年6月，頁110

嬌嫩的花蕊
神尚在
宣說那些一視同仁的愛
神尚在
聖女的兒子
侮蔑無辜的，孽種
你看不見的晦暗 然而
我看得見的晦暗 然而
神¹⁴³

詩中全無「太陽」一詞，但陳千武詩中的「太陽」就是等於「最高的神」，「最高的神」也意謂著「最高的統治者」，而此時的最高統治者當然暗指日本帝國。由此可知，作者的批判思想及批判意象在此時已在逐漸醞釀之中。

3、正式批判時期：

1965年5月21日陳千武的父親仙逝，陳千武承受莫大的悲傷回憶著父親過往的人生。他覺得父親終其一生都在忍受日本帝國的迫害，他就像是一艘獨木舟，獨自無助的在汪洋的大海中浮沉，在大海裡只能無奈地慘遭太陽熾熱般的荼毒。於是父親去世的事件，觸動了他內心深沉的批判思想，此思想也就在此時成型。父親過世後，陳千武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沉澱、內化、省思，最後清楚地了解應所批判的對象，自此而後，「太陽」被附上暴虐的形象正式形成。之後，陳千武更將父親生前的點點滴滴濃縮成一首〈獨木舟〉。因此〈獨木舟——記嚴父患癌症逝世得瞬前的悲哀〉提到：

失去光潤的白象牙的死接近您
葡萄搖晃的願望
不知何時竟成痠痛的癌細胞
伸長的鐵絲網 毒蛇舌尖的絲絲
網佔臟腑的中樞
戳破時間 啄傷愛的果實……
您說 看見穿八卦衫的神接近來
神接近來
來蒐集我們聳立的神經和神妙的嘆息
渡過隔開的命運運河
生命在晨露的脆弱裡閃耀
您的誕生是獨木舟的出航

¹⁴³ 陳千武《不眠的眼》，《笠》詩社，1965年10月，頁33

您的生涯是無止境的落差
忍受高傲的太陽的暴虐
在華麗的風景區
背負寄生蟹的貝殼
在沙灘
捧著溼臉而不哭
綠色的巒峰在遠方
——誰也不敢嘲笑
.....¹⁴⁴

陳千武沉痛地描寫父親受到癌細胞的侵襲虛弱地躺在病床上，再則述說著父親忍過高傲的太陽暴虐過了一生的回顧，這太陽即是直指「日本帝國」，父親最終不斷地遙望愛護過他的綠色巒峰，因為唯有孕育的萬物的母親會一直屹立在那兒等待他的歸鄉。透過這首〈獨木舟〉正式展開他對暴虐者的批判。「太陽」的意象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但，不變的是在陳千武筆下，它終究是「暴虐者」的形象。至於《活著回來》一書中「太陽」圖騰的意象有兩種意涵：一是象徵著日本帝國、二是代表天皇的神威。

(二)、「太陽」圖騰的意象——日本帝國

太陽旗取自於太陽的形狀，日本就像旭日東昇般的照耀大地，好像日本國威遍及世界各地。因此台灣的殖民教育從小學開始便被灌輸「大日本帝國」這個偉大的理念及精神。陳千武在年輕時對「太陽」的描述都是溫暖、和煦的，其中也有許多篇章都只是直接陳述太陽的實際功能，並無特別著墨。但自從 1965 年，其父親去世後，他對太陽的觀感為之丕變。日本帝國的迫害非僅在其殖民地而已，他們甚至將魔爪觸及至南洋的原始島嶼——帝汶島。志願兵與島嶼上的原住民都深受日本帝國不人道的對待，現就以這兩個部份來探討之。

(1) 「太陽」圖騰對於台灣特別志願兵而言：

在〈獵女犯〉中，志願兵被迫與日本兵一同出征帝汶島，但身為台灣的志願兵在所處的階級相對日本兵而言是卑微的。

昨天的天，和今天的天，是同一個不太深藍的天，卻早被區劃成幾片空間了哩。其中僅有幾分之一，才屬於一群台灣特別志願共同的天，其它龐大的天空，都被日本軍官和士兵們的優越感佔據著，反映極權的陽光，而在僅有的幾分之一得席地，從天空灑下得淚雨，沾潤了他們個個的鄉愁；有

¹⁴⁴網路資料：〈詩路-典藏詩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東華大學 數位文化中心執行。

時懸於山際，現出彎曲的彩虹。綺麗的彩虹，使他們看不清世界的明和暗。

145

太平洋戰爭中到處可見日本國旗飄揚，似乎在宣告其國威將遍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陳千武在此將照耀大地的陽光形容成專制的集權政權，日本人的優越感盤據著整個天空，這讓身處異地的志願兵更加哀傷，即使天際偶爾劃過象徵希望的彩虹，但依舊無法撫慰這些志願兵的鄉愁，他們在日本帝國的壓制下，過著不知明天是否安好，過著不知明天身處何地的日子。太陽旗翻揚，他們看不見世界的明和暗。

專制的太陽壓在頭上的時候

我的影子長不起來¹⁴⁶

這時候的太陽即是代表日本帝國暴虐的形象，壓制至無法喘息，只能像影子般的遊走，沒有了自主，只剩下被支配。

我張開眼睛

乃是一粒被迸出了的種子

飛落於荒野

茫然、面對著太陽¹⁴⁷

被殖民的命運竟是如此悲哀，從一出生就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前途，只能茫然地面對太陽的茶毒，這就是身為台灣人的宿命。志願兵是作者的身分，他的無奈更加的深刻，命運像牢籠般得緊緊將他封鎖，鎖住他的心靈。日本帝國像太陽高掛天際，恣意的暴虐，任誰也無法逃脫。

太陽圖騰在二次大戰期間，的確造成恐慌，它不是光明、熱情的符號，它卻是侵略的圖騰，影響所及，由亞洲蔓延，甚至擴及至世界。也伸展至文明未及的蠻荒之地——帝汶島。

他們天天被迫仰望太陽，而那張太陽，只是白地中央一個紅色圓球的日章旗，翩翩在旗桿上，代表軍政專權威嚴。戰爭只是為了推廣那張太陽的黑點而已，但太陽的黑點愈蔓延，愈使他們患上精神分裂症。¹⁴⁸

¹⁴⁵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14

¹⁴⁶莫渝編《陳千武集》，台灣文學館，2008年12月，頁15

¹⁴⁷莫渝編《陳千武集》，台灣文學館，2008年，2月，頁20

初期日軍勢如破竹，聲勢如日中天，戰線也就隨著日軍勢力的擴張，不斷地拉長，志願兵在這種情況下更顯得不安定感，尤其更加深志願兵的恐慌、思鄉，無助地情緒充斥胸臆。之後的戰況隨著美軍的加入而為之丕變，戰事完全讓聯軍主導了優勢，這些種種不利的情況使得志願兵如患上精神疾病般的更加憂慮。可是，志願兵的地位雖然卑微，日軍的日章旗雖也每天飄揚於旗桿上，但志願兵表面上的服從卻掩蓋不住內心對日本帝國的不屑之情，從志願兵的談話依稀可嗅出端倪。

他們認為我也是日本人，說日本國民是一視同仁的，而誇耀日本是太陽國，天皇是活人神，人民都屬於天皇的赤子。¹⁴⁹

日本帝國蔑視台灣，視台灣為次殖民地，這是因為他們運用武力讓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民不得不服從，但身為台灣知識份子的陳千武又何嘗不是鄙視日本人的無知和狂妄呢！

2「太陽」圖騰對於帝汶島上原住民而言

在〈獵女犯〉一開始便描述一群「台灣特別志願兵」被困守在太平洋島上的帝汶島，島上的志願兵過著茫然無措的日子。

誰也不敢想像什麼幸福，也不敢猜想明天的享受。每一個人所擁有的是今天的現在，只能忍耐著今天的現在而度過一刻又一刻，拖下去。如果，在這一秒又一秒的現在，難耐過去，那麼忍耐的紀錄，便會造成生的榮譽。

¹⁵⁰

只要安然度過一天，即是擁有今天，而擁有今天便表示還有明天，即便明天是個未知數，但它卻是一種「生」的希望。相對於受困島上的志願兵而言，島上的另外一種人便是崇尚自然的原住民，他們生性樂觀懶散，現地人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他們看見軍隊時，甚至以為那是神和魔鬼的綜合體。日軍用各種方法誘騙，威脅他們，甚至奴役他們。所以被日本控制的志願兵在帝汶島成為日軍掌控下的傀儡，替看不見的威權傳遞意志。而被控制的土著無疑就是他們的翻版。

島上的土人心智未開，屬於完全的自然人，對於日本的壓榨全然無反抗的能力。太陽對於未開化的土人而言，即代表神聖不可侵犯的神祇。縱觀古今中外的神話裡，總是對太陽帶有崇高、敬畏的態度，日本便運用這種單純的認知控制島

¹⁴⁸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14

¹⁴⁹ 同注59，頁125

¹⁵⁰ 同注59，頁137

上的住民，用他們神聖的國旗，代表天皇的國旗來施予謊言，這也說明了日本未達目的不惜出賣天皇的神聖形象。而陳千武運用台灣原住民阿眉(美)族的神話來與帝汶島上的原住民處境做對照。

嘿 那阿眉族的祖先

曾經擁有七個太陽

你想想七個太陽怎麼不燒壞了黃褐皮膚的愛情

誰都在嘆息多餘的權威貽害了欲望的豐收

於是阿眉族的祖先們曾經組隊打獵去了呢

徒險涉水打獵太陽去了呢——血又噴出來¹⁵¹

陳千武利用台灣阿美族的神話來與自身經驗的帝汶島上的原住民做連結，兩個相隔千里的神話與現實狀況，在日軍的野心勃勃下竟也不謀而合，這說明了日本專制威權的可怕與弱小民族難以擺脫的宿命。而志願兵與島上住民在某種程度上又不可相提並論，他們雖都被日本軍閥奴役著，但在心靈層次上，志願兵的苦痛遠遠高於土人。土人雖不再自由，但礙於心智未開化，他們被囚禁的只是身體上的不自由，在被差遣、駕馭的過程中，他們依舊快樂的歌唱著。

另一方面溪谷底的密林裡，有一陣陣原始粗魯的歌聲傳過來。歌曲是單純的土人勞動歌，工兵隊動用很多現地土人，在山坡密林裡砍樹搬運。徵召的土人人數多，而土人們慢吞吞的性格，習慣邊唱歌邊工作，不講求效率，歌唱比勞動工作還起勁。¹⁵²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土人豁達的態度讓他們並無太多無謂的反抗，從他們回答：「那麼多太陽……。」就可了解，他們只是不懂，太陽不是只有一個嗎？為何忽然間跑出那麼多「至高無上」的太陽呢？這個問題不在他們可理解的範圍，於是，他們又順服地被奴役著。於是，「太陽」圖騰對原住民而言，像是一種不可逆、不可違抗的自然現象。因此，未開化的他們被「太陽符號」給牽制著過日子，差別的只是「不自由」罷了，這與心靈無法獲得慰藉的台灣志願兵而言，無疑是大相逕庭。

(三)、太陽圖騰的意象——天皇的化身

¹⁵¹ 莫渝編《陳千武集》，台灣文學館，2008年12月，頁17-18

¹⁵²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77

《活著回來》一書中，太陽與日章旗，都象徵統治的暴虐無道，士兵每天被迫對著日章旗高喊「天皇陛下萬歲」。

他們天天被迫仰望太陽，而那張太陽，只是白地中央一個紅色圓球的日章旗，翩翩在旗桿上，代表著軍政專權的威嚴。戰爭只是為了推廣那張太陽的黑點而已，但太陽的黑點，越蔓延，越使他們患上精神分裂症。他們必須每天嘟囔著「天皇陛下萬歲」。¹⁵³

在日本神話裡中，他們至高無上的神便是「天照大神」，而日本天皇就是祂在地上的代理人，天皇被冠以「活人神」的形象，所以人民當然是屬於天皇的赤子。

對面的壓力卡山峰，就浮現在白茫茫的雲霞上，相對的，自己好像成了雲上人，近似日本歷史書的天照大神，率領諸神從天上降臨的場面，正要降臨到原始人的還俗世界去傳教。¹⁵⁴

即便是內地延長的台灣，實與日本不同民族，但因為推行皇民化之因，只要是日章旗飛揚之地即屬於天皇的子民，所以即便是來自台灣的志願兵，也不能例外地必須跟隨著皇軍而口中唸唸有詞，「天皇陛下萬歲」。如果不跟隨喊著口號，便難保自己能保全性命。日本不斷地灌輸為天皇犧牲就是為日本國犧牲的信念，這種崇拜天皇的魔力徹底貫徹於人民的生活之中。當日軍指揮官分發香菸給士兵時，它是一種恩賜的行為，再者不管日軍遭受多麼嚴重的轟炸，軍隊依然早晚都需一同高唱天皇親頒的「聖言」，從軍隊種種的措施便不難看見，天皇的神威無所不在。刻意營造出來的形象不容被質疑，也因為天皇的崇拜才能凝聚日本的向心力。日本亦將人民教化成國家神道狂熱信徒，信奉教義而積極且暴虐的去侵略他國，掀起了太平洋戰爭，其中為了達成目的，他們不擇手段，燒、殺、擄、掠極盡所能的擴充領土，相對地其暴行也在人類史上留下難以抹滅的一頁。所以當1945年，收音機傳來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讓許許多多的日本人信心一夕崩解：

駝背得昭和天皇，廣播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電波，遙遠傳來……天皇悲壯的聲音，滿是皺紋似的，侵透入每個士兵的心肝。……有如整座山受到爆炸一樣，崩塌下來。¹⁵⁵

一直以來，日軍所視為精神指標的「活人神」——天皇竟然透過廣播器向世人宣告戰敗，這對於在前線無悔無懼的士兵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因為他們始終相信，他們一直有天皇的庇佑、天皇是無所畏懼、天皇是至高無上的神。這個流

¹⁵³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14

¹⁵⁴ 同注64，頁217

¹⁵⁵ 同注64，頁240

傳許久的神話，終於透過悲戚的收音機消失的無影無蹤。對於百戰都無所卻步的日軍而言，瞬間潰不成軍。

二、「密林」的涵義

竄進密林

伸直雙臂 像

杉木的枝幹 挺直擎天

欲踢開枯葉重疊的陋習

而千萬層的年輪鬱挹 封鎖我

於停滯的歷史

樹與樹之間 遍佈空虛

世紀的風雨沉澱在此

只是靜待亞熱帶的蓓蕾綻放

新的年輪又開始呼吸

我不是異教徒

密林啊 把快樂告訴我

密林啊 把愁悶告訴我¹⁵⁶

陳千武來自南投名間鄉，故鄉南投位於台灣中央，是台灣唯一不靠海的縣市，地形崇山峻嶺，沿途有密林、峭壁、森林、神木、瀑布等景色。故鄉「山城密林」的景色成為作者日後的創作元素。「密林」一詞在陳千武的作品中不斷的被提及、應用，不管是其早期的日文詩抑或日後的中文創作，甚至《活著回來》一書，「密林」不斷地被重複使用，由此可知，「密林」對陳千武而言一定意義非凡，意寓深長。尤其當作者受困於俘虜島時，每天都生活在「密林」之中，「密

¹⁵⁶ 莫渝《台灣詩人選集—陳千武集》，國立台灣文館，2008年12月，頁74-75

林」的幽暗對作者而言似乎都意味著「生與死」的輪轉。尤其從他戰前的日文詩中即可嗅出「密林」與戰爭是密不可分的。

以閃耀的田園情緒

摩擦稻田的細葉

使綠色的小浪波流著

只是在無止境的大道上

拍達拍達踐踏著草露的我底思念深處

似乎聽到黎明的密林裡行軍的士兵們濕透了的赤色靴響¹⁵⁷

在愜意的春天早晨，彼端傳來踐踏草上露水的聲音，仔細傾聽，像是從密林傳來軍隊的腳步聲，這顯示出戰爭的逼近了。

參與戰爭時，密林是我隱藏「死」的地方，也因此，不斷地有「死」的危險襲擊的地方。……。其實密林本身對於我來說是非常神秘的地方，要探索，也感到很難。在學時候，因父親服務於林務機關擔任林務局班長監視巡邏，常有機會跟著父親進入密林，密林的神祕感便烙印在我心裡深處。在南方戰場及林場又與密林連結在一起的職務。密林就是如此跟我的心思離不開。¹⁵⁸

所以「密林」對陳千武的人生有著非常深刻的意義，我們就來探討「密林」在《活著回來》中所代表的涵意及其象徵意義。

年少時期陳千武也不免俗的喜歡為賦新詞強說愁，陳千武最早出現「密林」一詞為 1940 年發表在《台灣新民報》的詩作〈回憶〉：

遙望地平線那邊的丘嶺

幼年時候的初夢

茫然顯出在愛的心胸裡

¹⁵⁷ 陳千武《花的詩集》，自家藏版，1941 年 4 月，頁 90

¹⁵⁸ 陳千武《詩的呼喚：文學評論集》，南投縣文化局，2005 年 12 月，頁 97

啊啊，密林裡的黃鶯在啼

綠葉芬芳的水池邊

隱匿的回憶令人懷念¹⁵⁹

這時期的作品透露著年輕人情竇初開的喜悅及對愛情的憧憬，「密林裡的黃鶯在啼」、「綠葉芬芳的水池邊」說明了滿心歡喜的喜悅心情，所以陳千武早期的「密林」一詞，只是一個在其創作中居配角的元素，詩人很直接地將家鄉自然景觀寫進其作品之中。之後，他更在〈境地〉中將「密林」形容成「悲喜」交加的境地。

清爽的 清爽的

杉木伸直

伸直朝向 天空

竄進密林

踏著落葉的心

空虛的——

這裏，冬天來了

亞熱帶的冬天來了

朋友啊

把歡喜告訴我

朋友啊

把悲哀告訴我

¹⁵⁹ 陳千武《拾翠逸詩文集》，南投縣文化局，2001年，頁24

愛季節

愛枯木

愛少女

啊、密林是歡喜和悲哀的

合作境——¹⁶⁰

但，從其作品中漸漸地發現「密林」的意涵不斷的在轉變，之後甚至由純粹性轉化成作品的主軸，尤其讓「密林」的意涵變成深沉且複雜難測，最主要的代表則是陳千武在帝汶島上的原始叢林。當時身為台籍志願兵的陳千武，自身夾雜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矛盾，殖民於被殖民的雙重困境之中，於是他不斷地擴大「密林」的意涵，此時的「密林」也被賦予是「生與死」交錯的神祕境地及對戰爭的深刻省思。

《活著回來》一書中重複出現「密林」一詞，此詞有特別意涵的主要分布在〈輸送船〉、〈戰地新兵〉、〈霧〉、〈獵女犯〉、〈迷惘的季節〉、〈求生的慾望〉等六個篇章，各篇章的「密林」意涵迥異。作者當時正處於南太平洋的一座天然俘虜島——帝汶島上。島上除了有崇山峻嶺之外，大片的叢林更是天然的遮掩物。作者長時期處於此地與當地的土著生活。對照於當地原住民的敦厚，身為皇軍的一份子，陳千武化身的林兵長更是時常陷入天人交戰，時常有不得不為的無奈，此時廣大的「密林」便提供作者許多複雜又神祕的意象。以下便是我們針對這六篇「密林」的意象提出看法。

一、 〈輸送船〉

我該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密林。誰也發現不到埋葬我底死的——神秘的密林。¹⁶¹

「密林」第一次出現在輸送船的序詩〈信鴿〉：

埋設在南洋

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

那裡有椰子樹繁茂的島嶼

¹⁶⁰ 陳千武《花的詩集》，自家藏版，1941年4月，頁61

¹⁶¹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29

蜿蜒的海濱，以及
海上，土人操櫓的獨木舟
我瞞過土人的懷疑
穿過並列的椰子樹
深入蒼鬱的密林
終於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於是
在第二次激烈的世界大戰中
我悠然地活著
雖然我任過重機械槍手
從這個島嶼轉戰到那個島嶼
沐浴過敵機十五釐的散彈
擔當過敵軍射擊的目標
聽過強敵動態的聲勢
但我未曾死去
因我底死早先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一直到不義的軍閥投降
我回到了，祖國
我才想起
我底死，我忘記帶了回來
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啊
我想總有一天，一定會像信鴿那樣
帶回一些南方的消息飛來——¹⁶²

作者在帝汶島上雖以統治者之姿駕馭著當地的土著，但說穿了他不過是個傀儡，與被其控制的土著無異。都屬於日軍麾下的弱小民族，只能無意識般的任其擺佈。作者在前往目的地老天港的過程是非常艱辛且驚險的，在幾次轟炸中，作者差點都命喪黃泉，故詩序中提及的「深入蒼鬱的密林/終於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中的「密林」指的是生死交錯的瞬間。因為作者在帝汶島上也曾遭受到嚴重的襲擊，在鬼門關前逃過一劫。因此作者所要表達的是，人面對死亡的衝擊往往是熱鐵烙膚。不管經歷再多的年頭，那恐怖的死亡經驗如影隨形。因此對他而言，身體的某部分已經死在帝汶島上的密林一隅。

天已亮了。光亮使我們站在南迴歸線上的密林裡，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存在。¹⁶³

¹⁶²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0

事先，我該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像謝蜀把他的死沉藏在海底裡一樣。密林。誰也發現不到埋藏我底死的——神秘的密林。¹⁶⁴

這些都是作者再次表達死於密林之後，生命的可貴。不可避免的死亡不能帶走人活著的意志，在帝汶島上消失的一切，作者將其隱藏在生命的另一頁。走出「密林」一切都還得繼續前進。因此，此時「密林」代表著死亡後的重生。

二、〈戰地新兵〉

陳千武駐紮在帝汶島上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生命卻時時受到威脅。他們被受困於老天港背後深奧的密林中。澳洲空軍編隊的轟炸機，每天飛去轟炸在菲律賓島上及婆羅洲等島嶼上的日本軍事基地，在回程時一定把剩餘的幾顆炸彈，投擲到帝汶島上，於是一天兩次的固定轟炸，使得士兵們一定會跑到密林裡避難。這時候的密林似乎像防護罩般的保護著大家，亦使得原本必須接受嚴酷的戰鬥訓練的士兵們得以獲得片刻的喘息。但另外一方面，密林又像是死亡的象徵。

在帝汶天然俘虜島上，見「死」毫不希罕。今天和明天都有死神，隱藏在椰子葉房舍，或密林裡的某個角落，窺探著看不見敵人卻還要為戰爭忙著活下去的士兵們，一有機會，就會抓住其中一個，輪流似的，讓其脫離鐵蹄摧殘的痛苦哩。¹⁶⁵

在野戰醫院裡，每天死亡的士兵平均高達六人之多，士兵們不因戰鬥而亡，多是被轟炸或是營養不良所致，這些都讓血氣旺盛的年輕戰士逐漸枯萎死亡，而看不見的敵人亦處處逼近，「密林」是死神潛伏的地方，祂讓身處密林的每位士兵都無法逃脫，生命的價值在此處更顯不值，正如陳千武所言：「兵的生命是不值錢的，跟『一錢五厘』的郵票同等，不值錢。」¹⁶⁶只能被動地任由死神挑選，一個輪完換一個。

三、〈霧〉

在〈霧〉中，「密林」給人的意象多帶有「保護」、「躲藏」之意。

帝汶是個原始的島嶼；島上的住民過活，還停留在原始遊牧的階段，距離文明的社會，隔著一段很長的人類進化的歷史。他們跟自然的永恆，共享

¹⁶³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51

¹⁶⁴ 同注74，頁51

¹⁶⁵ 同注74，頁94

¹⁶⁶ 同注74，頁20

了生與死、自由與純樸，和文明社會的生活不同。……，因此他們看到日本軍隊的行列，便匆匆走進密林裡躲藏，……。¹⁶⁷

「密林」除了是生死交錯的空間外，在〈霧〉中，它又是原住民的棲身之所，他們對日本軍隊的打擾，沒有給予善意的回應外，也沒有惡意的抵抗，他們只是默默、遠遠地躲進密林裡，將自己隱藏在這天然的屏障中，不受侵擾且自我保護。

四、〈獵女犯〉、〈求生的慾望〉

昨天我摸索 在密林中
密林是情竇初開的 處女地
今夜
我站在 懸崖斜面
看密林的情火在燃燒
忽視我的存在在燃燒
然而 我還要
竄進密林 尋找
遺落在樹與樹之間
那初戀的快樂¹⁶⁸

帝汶島上的原住民天性活潑、熱情又早熟，密林就是他們歡樂、愉悅的場所。在這淺淺的處女地之中，它又是蘊含著下一代的關鍵密境。生的極致便是性，性的表徵便是愛情，「密林」便是提供醞釀愛情、發洩人最原始的生理需求之場域。〈獵女犯〉中，在密林裡新闢一處軍中樂園，將俘虜來的女人關進「慰安所」裡，提供士兵們解決生理需求。在〈迷惘的季節〉裡，當農作物收成後，土人便會舉辦一次長達七天的華土達年歡會，參加的男男女女盡情歌唱跳舞，當然，他們也會找時間到密林裡幽會做愛。而在〈求生的慾望〉中，林兵長被土人素珊公主給看上、糾纏著，於是主人翁林兵長抱著她到屋外星空下的草堆上，體驗了性愛的美妙。因此，對陳千武而言，「密林」也象徵的他體驗性愛的處女地，這一段的經驗，在他日後的詩作中時常被提起：

伏下去 把鼻子埋藏在草叢裡
體味自然發散的香味
感觸上昇的月亮和
沉溺的風景
……

¹⁶⁷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97

¹⁶⁸ 陳千武《愛的書籤詩畫集》，台北笠詩刊社，1988年5月，頁46

手擾亂了的草叢裡
在喘息了的餘悸裡¹⁶⁹

這首詩所回憶的即是在帝汶島上與素珊公主的一段愛情，雖是短暫的邂逅，但在密林裡所發生的體驗就是意涵著生命最原始的悸動、象徵著生命的新生。

五、〈迷惘的季節〉

「密林」除了上述的涵意外，它還代表著一股「內在情緒」。軍隊中地位最低階的二等兵及沒有階級可言的兵補，因為兩個慰安婦而大打出手。

日本士兵和兵補，為了女人而形成奇異的對峙，一種不尋常的氣氛，籠罩在陰鬱的密林裡，令人緊張而焦慮。¹⁷⁰

其實在嚴謹的軍隊中到處充斥著階級觀念。軍隊裡的每一份子都是為著大日本帝國效力。但軍中的階級制度卻是充滿著不公不義的差別待遇。兵補多來自印度尼西亞地區，他們沒有實際的戰鬥，沒有正規的任務，了不起只是被派去構築陣地或參加開路的工作。就因為沒有實際參與戰爭且成員多是異族人，所以他們在軍中的地位非常卑賤。這使得他們與日本士兵有種難以言說的對峙氣氛。雖說導火線是因一位慰安婦而起，但這也證實了在軍中存在多年的緊張形勢。「密林」一直壓抑著這股不滿的情緒，最後當「不滿之情」滿溢時，任誰也阻擋不了。於是，爆發了兵補叛變，在如火如荼的戰局中，兵補們的下場、結局無人知曉，只知道的是「密林」中那股憤慨的情緒正在蔓延著、擴張著。

在《活著回來》一書中，「密林」一詞的使用呈現多樣的面貌，它不單單代表一種意象或信念。而是根據其特殊性表達了各種的意涵。它隱含著「生與死」的輪轉、「情愛」的展現境地、「情緒」火種的衝突地點。蒼鬱、幽暗的「密林」隨著陳千武的筆下的林逸平境遇的不同而有所轉變。

陳千武詩中的「密林」與小說中「密林」呈現不同感受的意象。詩中的「密林」對未來懷抱著希望，這也多半跟陳千武是在戰爭後多年回憶過往下所描繪的情景，當年的情緒在事隔多年後多已撫平，於是詩中所呈現的「密林」較為輕鬆，淡定；而小說主要是虛實交錯的情節，陳千武必須照實地呈現戰爭的寫實及衝突，於是「密林」在小說中便時常給人沉重，且難以釋懷的情感。戰後，陳千武的「密林」便消失殆盡，我想這與他擺脫殖民者的身分有關。戰爭後，陳千武一下子從戰敗國跳脫成戰勝國的人民，當他不再是悲情的子民時，當然就不需再利用「密林」來掩蓋他悲情的命運。因為他，從此獲得了重生、獲得了解救。

¹⁶⁹ 陳千武《密林詩抄》，台北現代文學雜誌社，1953年10月，頁7

¹⁷⁰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68

第五章《活著回來》的風格及寫作技巧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當溝通的橋梁被剝奪時，人民就如同啞巴一般無法言語、無法言情。這是橫跨兩個時期的台灣人的悲哀，當時因為政治的操弄，迫使那一代的人民必須不斷地配合當局的所有改變，影響層面之廣，非我們這一輩所能理解。「跨語言一代」的作家，因生長背景相似，其文學作品特色亦有許多雷同之處，我們就針對其寫作風格及技巧作探討。

第一節、跨語言的寫作風格

語言死亡的時候
死者又死了一次。
在潮濕閃耀的犁溝
翻動土壤的尖銳字眼，
裝著冒著熱氣的咖啡的有缺口文字，
曾片刻反射出
窗戶和窗外嘈雜榆樹的
明亮但略為剝落的語字，
以含羞帶怯的自信
在暗處摸索著
隱密芳香的語字；
這些賦予死者生命
之外的生命
讓生者分享更大記憶的語字
剛剛才被揚棄於歷史之外。
何其多的陰影散落！
無名姓可安身
他們被逼入最終的流亡。¹⁷¹ ---語言死亡的時候

一、跨語言作家的生平背景

根據矢內原忠雄的意見，他將日本統治台灣分成前、後兩期，而後期的施政方針其特色為：

即由台灣社會的特殊性認識，轉移為日本延長主義，一方面提倡尊重教育、文治政治、民族的融和，同時在經濟方面，則由島內產業的開發，進而特別強調台灣與日本的聯結及向華南南洋的發展。¹⁷²

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多是生長在這樣的時空背景裡，被迫學習統治者的語言，當日本推動「內地延長主義」政策下，他們也不斷地放棄祖國的文化，在這樣的處境下他們對殖民者有太多的控訴；之後，雖然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戰敗，但

¹⁷¹ 謝爾·埃斯普馬克詩譯介〈笠詩刊〉，第 224 期，頁 116

¹⁷² 阮美慧〈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文學特質及其在台灣詩史上的地位專題研究〉，〈笠詩刊〉，第 218 期，頁 116

天真的台灣人以為即將回歸祖國的懷抱，想不到離開了狗（日本人），卻來了個豬（中國人）。尤其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在種種錯誤的政策下，又掀起了另一股恐怖統治。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以至語言事件，台灣猶如重新回歸威權時代，像是再度被推入殖民的漩渦裡，不得翻身。在這些歷史推移下，這些作家都面臨到相同的困境，那就是語言斷層的問題。

當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日本認為有必要加速同化台灣人，於是日本便更為積極地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當要真正強化殖民地人民效忠天皇的最重要政策中，他們認為提升漢人的日語能力無疑是明確的指標。這是台灣人第一次集體的國語（日語）經驗，當時台灣人把學習「國語」這件事視為天經地義。即使在戰爭期間，聯軍不斷轟炸台灣，但大部分的台灣人絕對沒料到日本竟然會無條件投降。所以，日本的投降也象徵著作為台灣國語的日語將隨著日本的戰敗而退出台灣的舞臺。但，誰有會料到，走了一個日語又來了一個國語呢？

1945 年陳儀的國民政府取代了台灣總督府，隨之而來的便是再一次的國語推行運動。雖然初期台灣的語言認知曾產生短暫的混淆現象。但緊接著全台灣出現了「說國語的風潮」，不管是各類的廣播節目或是國語補習班都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所以當國民政府要台灣人改學中國國語時，一般人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這當然也因為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所推動的國語（日語）所造成的深刻影響，也就是國民學習國語是一種天經地義的行為，不容質疑、不容怠慢。但，廣大的國民雖不反對再次學習新的官方溝通語言，但在使用上有些人仍然會碰到「語言斷層」的問題：

已經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在現實上不可能再接受正式的國語教育，無法掌握語言得讀聽寫，所以在戰後的語言轉換上，可以說整個世代被犧牲。他們在日治時代，無論在工作崗位上，或是群體生活中，都能夠自如地使用日文，突然間卻發現這個好不容易才學來的語言一下子變得沒有了；即使受高等教育的人也變成文盲。這種痛苦若非身歷其境，是很難體會的。二二八事變之後，由於國民黨政權徹底禁用日語、附著在這個語言上的知識、文化、人才資源遂制度性地喪失了存活的空間，這是台灣歷史斷層給台灣人帶來的無可估計的損失。¹⁷³

這些受日本教育的青壯年，語言的斷層現象充分反映在其文學創作上，他們的溝通語言泰半以母語為主，但文學創作多顯得窒礙難行。他們無法再次學習國語，有些人是因為二二八的關係拒絕學習中國國語，但有些人卻是受制於語言思考轉換的困難。所以林亨泰將「跨越語言的一代」做一個界定：

於戰爭結束時值二十歲左右的文藝青年，他們都是西元 1920 年前後出生，受過完整日文教育，能用流利優美的日文創作者，但與舊文學淵源較

¹⁷³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2003 年 2 月，頁 115

少。故「跨越語言的一代」大致上被認定為一群接受完整教育日文發表的台灣新文學作家，由「日文」跨越到「中文」的範疇。¹⁷⁴

而葉石濤則將台灣新文學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是從1920年「台灣青年」的創刊到1925年，賴和的第一篇散文「無題」發表於「台灣民報」為止的五年間，這是可以稱做「搖籃期」。第二是從1926年賴和的「鬥鬧熱」、楊雲萍的「光臨」出現於台灣民報開始到1937年總督府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楊逵主編的「台灣新文學」停刊，七七事變發生的這一年為止。這時期可以稱做「成熟期」。從1937年開始到1945年台灣光復的大約八年間稱做「戰爭期」。¹⁷⁵

因此，台灣作家在1920年代應該是個分水嶺。19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曾接受過私塾教育，之後再出國留學，所以他們皆能以流利的漢文及中國國語發表文章，作家如賴和、楊雲萍、吳瀛濤、郭秋生等人；另外也有一群人能用流利的日文創作，如吳濁流、張文環、翁鬧、巫永福等「日治時代的作家」；1920年代以後，台灣的武裝抗日趨緩，知識份子改採取較溫和的方式爭取權利，所以這時期的台灣政治較為穩定，教育也更為普及，於是這一代作家完全是在日式教育制度下成長，戰爭結束前正值創作逐漸成熟發展的青年期，一般稱之為「戰後第一代作家」，如詹冰、陳千武、……、葉石濤等。¹⁷⁶

所以，日治前後的台灣作家所面臨的語言轉換問題都不盡相同，有些是方言的轉換，有些是中國國語的轉換，更多是日文的轉換。他們「橫跨」的語言不同，但卻都面臨相同的困境。

台灣在短短不到一百年間，就歷經了兩度的語言改換，而這種轉換都是經由外來強權以控制教育的方式強加在台灣人民身上，於是這種殖民抵抗的經驗便漸漸的成為這些「跨越語言一代作家」生命裡重要的養分之一，它表達了他們「自我內心的探索及某種意義的陳述」，也因此，「跨越語言一代的作家們」都有著一種相同的特性——對殖民統治的抵抗性格。

「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在審視自己的殖民經驗時，很自然地這部分已與他們的創作意識相結合，成為他們特有的氣質表現。法國批評家泰納提出了「種族」(race)、「環境」(environment)、「時代」(epoch)為構成文學的三大要素，若將「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之中，他們生長在被殖民的時代，體驗當時的時代環境，並且認同以台灣為民族象徵，因此他們所構

¹⁷⁴ 葉秀菊《文學陳千武——陳千武的創作歷程與作品分析》，2004年3月，頁10

¹⁷⁵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春暉出版社，1987年2月，頁28

¹⁷⁶ 台灣新文學作家名單參考趙天儀主持之「台灣文學史料調查研究計畫」，靜宜大學，1997年6月

成的文學樣貌則不同於其他的詩團體，而有自己的詩的面目。¹⁷⁷

是故，「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總是藉由作品勾勒被殖民的歷史記憶，在其歷史的線索裡尋找出台灣人的堅韌性格及其反殖民的特性。筆者試著從「笠詩刊」的詩人來探討「跨越語言」的寫作風格及其修辭技巧。

(一)、「笠詩刊」的創立

1964年《笠》由陳千武、林亨泰、錦連、古貝、吳瀛濤、薛柏谷、黃荷生、白荻、趙天儀、杜國清、王憲陽及詹冰十二人共同創立。《笠》的命名與其字義有關。林亨泰曾說道：

你看「笠」的名稱就可見出它的特點。當時，雜誌界愛用堂而皇之的名詞如「皇冠」一類，以為引人注目的名稱。我獨取「笠」，是用它平實、樸素的含意，在語言及精神突出它的特色。但，《笠詩刊》並未忽略世界各國的新潮，只是更關心把西方潮流真正落實本土。但我們也沒有標榜鄉土，可說是新潮與本土並重。¹⁷⁸

他亦以「本社」名義撰寫發刊詞指出：

「我們所渴望的是：把呼吸在這個時代的這一個『世代』的詩，以適合於這個時代以及世代的感覺痛快地去談論。」¹⁷⁹

陳千武也曾提及：

早在創社初期，林亨泰決定選擇「笠」作為詩社的名稱，它之作為集團的標幟及象徵其集團精神的指標，既有意自我區隔於「皇冠」的浮誇，也用心表現其不同於「現代派」、「創世紀」及「藍星」等外來的文化標幟。¹⁸⁰

因此，《笠》顯現的精神有別於其他的詩集團，「本土精神」是他們重視的一環，甚至是他們創作的主軸。他們共同的精神即是反殖民、反外來政權，「笠」意謂著不畏風雨、辛勤耕耘、草根性濃厚的農人，有使命般地耕耘台灣這片土地。

¹⁷⁷ 阮美慧〈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文學特質及其在台灣詩史上的地位專題研究〉，〈笠詩刊〉，第218期，頁120-121

¹⁷⁸ 林亨泰《林亨泰全集八--文學論述卷5》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9月，頁153

¹⁷⁹ 林亨泰《林亨泰全集八--文學論述卷5》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9月，頁162

¹⁸⁰ 鄭獻明編《台灣精神的崛起--笠詩刊評論選集》，陳千武〈談「笠」的創刊〉，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89年，頁206、382

也因為這些跨越語言的作家皆具有濃厚的台灣意識，於是也漸漸地將文學重心導向台灣本土。古繼堂對於「跨越語言一代詩人」亦多所肯定，他說：

他們不僅有很高的創作成就，而且與台灣那塊土地一起經歷過磨難，痛苦和新生。¹⁸¹

(二)、《笠》在台灣文壇的在野地位

在 1987 年解除戒嚴之前，台灣的本土文化及其地位遭受嚴重的邊緣化。不管是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無不受到國民黨政權的管制，雖經嚴密的掌控，還是有許許多多的台灣人為這片土地奉獻心力，經由長期的抗爭，流血流汗換來自由與民主。然而從台灣文學的立場來看，「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集結具有歷史性的啓示意義，他們跨越了日據、國民政府兩個不同的時代，而在文學理念中標舉出台灣本地性的意義，提出逆反性的批判，強化了台灣文學的在野精神，且為台灣文學的黑暗期帶來幾許的曙光。¹⁸²

他們這種對政治高度敏感及注重社會現實的特質，也深深地影響到繼起的一代。繼起一代的詩人其文學作品中亦都表現出對現實的批判。如李敏勇所言：

《笠》集團的詩人群，明確地站在民間，以在野詩人的立場反對附屬於統治權力的國策文藝體制以及詩人向統治權力投靠的行徑。《笠》同仁的體制，是鮮明地站在詩人社會批評的立場，而不是政治運動人物的立場。¹⁸³

「笠」集團在台灣文壇開啓了批判現實、關懷鄉土，進而啓迪本土思想的先鋒。因為這一批的作家在文學創作過程都曾患過「失語症」的痛苦，這些因素造就他們在日後都具有一種反抗強權的堅韌精神。因此，當台灣出現了所謂「台灣意識」、「中國意識」的對立情節時，本省詩人因感受政治的壓力較外省詩人來得大，故本省詩人特別能夠在台灣意識上達成共識，這也是「笠」詩社本土意識高漲的原因之一，且成詩壇中具有在野精神的集團。¹⁸⁴

然而，「笠」詩社中的「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就個人寫作特色而言，他們都有其獨特性，他們在詩社中所扮演的角色亦都恰如其分，各司其職，為了凝聚「本土意識」而團結著，例如陳千武是「跨越語言一代詩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較高的詩藝、多產的創作、論評、翻譯和出色的組織活動而為詩社的靈魂人物。

¹⁸¹ 古繼堂《台灣新詩發展史》，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68

¹⁸² 阮美慧〈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文學特質及其在台灣詩史上的地位專題研究〉，《笠詩刊》，第218期，頁129

¹⁸³ 李敏勇《混聲合唱》中的〈台灣在詩中覺醒---笠集團的詩人像和詩風景〉，春暉出版社，1929年，頁9

¹⁸⁴ 阮美慧〈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文學特質及其在台灣詩史上的地位專題研究〉，《笠詩刊》，第218期，頁135

¹⁸⁵而林亨泰是《笠》的首屆主編，該詩社名稱也是由他來命名。他在《笠》的規模及方向上，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二、《笠詩刊》中「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寫作風格

台灣從日治直至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一直都處於被殖民的地位。因此在台灣的內部就形成了多元的對立情勢：日本本國 vs 台灣本島、中國人 vs 台灣人、國民政府 vs 台灣人。統治者依然以政治優勢控制、左右不同文化的發展。笠下詩人有感於被邊緣化的危機，其集團內部就更加團結地維繫其政治上的反抗及維持高度的本土創作。因此，這一代詩人們的作品都具有「現實」、「鄉土」、「批判」的寫作特質。誠如陳千武的詩觀為：

感受現實醜陋壓力，而自覺某些反逆的精神，意圖拯救善良的意志與美。

¹⁸⁶

林亨泰也在評論自己詩作時提到：

我不是以文字所持的意義寫詩，而是以精神所具有地秩序寫詩。¹⁸⁷

綜觀「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共同的寫作風格：(一) 反映現實的生活、(二) 本土意識的濃厚、(三) 殖民歷史的檢驗。試就陳千武及林亨泰的作品驗證之。

(一) 陳千武

陳千武在 30 年代開始，已在《台灣新民報》、《台灣新聞》等刊物發表詩作，因此其於戰爭前已在台灣詩壇上初試啼聲。戰爭中陳千武創作不間斷，1946 年在新加坡被遣返時，發起「明台會」，並創立《明台報》。之後，由於日本戰敗，陳千武面臨了語言及政權的轉換，他花了整整 12 年的時間學習中國語文，終於在 1958 年發表詩作於《公論報》上。陳千武在跨越語言障礙後，他的作品更加的內斂，深沉。林亨泰曾肯定道：

照道理說，用笨拙的中文所寫的，應該比用優越的日文所寫的要拙劣，可是事實上恰恰相反，他的中文詩所表現出來的意境遠比他的日文詩要深邃的多。¹⁸⁸

¹⁸⁵ 阮美慧〈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文學特質及其在台灣詩史上的地位專題研究〉，《笠詩刊》，第 218 期，頁 136

¹⁸⁶ 「笠下影---桓夫作品介紹」，《笠》3 期，1964 年 10 月，頁 4

¹⁸⁷ 「笠下影---林亨泰作品介紹」，《笠》3 期，1964 年 12 月，頁 8

¹⁸⁸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時報文化出版，2004 年 6 月，頁 44

陳千武的〈太陽〉即呈現殖民者的境遇：

我閉眼那瞬間
在眼球底邊
擴張了通紅的太陽
而太陽已不是太陽
虹並不代表七彩的光

----晴時多雲
雲飄進我的眼球底邊
構成雪型的花紋
很秩序地旋轉
花紋正面有黑點
啊！黑點也擴大了
忽又凝固在空間

我張開眼睛
乃是一粒被迸出了的種子
飛落於荒野
茫然面對著太陽¹⁸⁹

這首詩直接控訴著日本帝國的壓迫，「太陽已不是太陽/虹並不代表七彩的光」在現實生活中，太陽代表的是一種希望，光明，每個人都無法缺少太陽溫煦地照耀，大地萬物都依附著太陽而生生不息；七彩的虹，更是日常生活中的驚喜，代表美好事物的出現，可是詩中的「太陽」確是暴政的象徵，人們每天賴以生存的「太陽」搖身一變，便以施暴者的面貌示人，讓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閃著七色般光芒的彩虹，經由太陽的暴虐無道地暴曬下，再也無法顯現其美麗燦爛的光輝，此時生命、國族命運任人宰制。從這裡便可反映出當時殖民地人民的悲慘命運及檢驗出台灣受日本殖民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再者，〈屋頂〉下更一再刻畫台灣無法跳脫被殖民的悲慘宿命。

從進入的屋頂
我們永遠跑不出來
……
我們相信
是屋頂
證實了我們的愛和誠實

¹⁸⁹ 莫渝編《陳千武集》，台灣文學館，2008年12月，頁20

然而瘋狂的屋頂
使我們一再地痛苦
曾有一次
我們更換了屋頂
可是屋頂還是一樣的屋頂
.....¹⁹⁰

現實生活裡，他不斷地被政治凌虐，走了一個政權換另一個政權，周而復始，在他人生最精華的時期，身、心、靈一直受制於政治上的不自由，他的詩透露了對殖民的控訴，對自己無法擺脫的現實命運感到傷感。又是一首，以歷史意識作為精神地底流，回憶一生，也對殖民歷史作個回顧。

陳千武生於斯、長於斯，台灣像是孕育他的母親，他在〈逆境〉一詩中描寫：

有眼睛 確看不見黑夜
用手摸 才摸得到
到處都有的創口
血流著！

這是海洋中的小島
倚在海平線搖晃
島上 像旗子般翩翩的落葉
只傳來人心不安的消息

一群無知的子民
從族譜記載的渡台始祖開始
就一直用悲哀的代價換來生存
盼望 子孫的長大和自立

用手摸 卻摸不到陰謀
有耳朵 才聽得到
到處發生的謀殺案
血流著！

一個小小的島嶼
一群無知的子民
用眼睛 用耳朵 用手
觸探空飄下來的形形色色

¹⁹⁰ 陳明台《桓夫詩評論資料選集》，春暉出版社，1997年4月，頁165

威脅生活的恐怖
劫走了
希望和信心¹⁹¹

陳千武透過這首〈逆境〉透露二二八事變時，台灣到處是風聲鶴唳的恐怖氛圍，「到處都有的創口/血流著！」「島上 像旗子般翩翩的落葉/只傳來人心不安的消息」，林亨泰曾說過：當時的氣氛很恐怖，即便沒做錯事，也隨時面臨被抓的命運。陳千武寫實地描繪了當時的情況。「一群無知的子民/從族譜記載的渡台始祖開始」詩人的祖先，孕育了民族精神，橫渡黑水溝，爲了栽培子孫的綠色命運。因此，陳千武對台灣歷經兩個政權的統治感觸良多，在日本統治時，說內地是「祖國日本」，而詩人的母親教他：「我們的祖先從唐山來，唐山才是我們的祖國。」因此希望回到祖國，幾乎是當時台灣民眾的願望，可是歷史告訴我們那是一個短暫的噩夢。「從此在我的心裡深處，完全失去了『祖國』。『祖國』是什麼？我生爲一個台灣人，曾經當過二十五年的日本國民，日本卻不是我的『祖國』。……現在中華民國在台灣，爲什麼做一個國民，還會望不到『祖國』？回憶自己的遭遇，我了解近幾年來，台灣人知識份子所強調的台灣『意識』，顯示台灣亦是早已放棄了『祖國』愛，不得不只一意懷念『故鄉』的哀愁感。」¹⁹²

桓夫詩中的歷史意識，是透過殖民地經驗，戰爭體驗以及根植於現實的敏銳觀察，三者融合而成，明確而不曖昧，……。¹⁹³

陳千武「台灣本土意識」的成形，與民國 36 年的二二八事件密不可分，一夕之間，陳千武了解祖國只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台灣才是真正的母親。

二、林亨泰

林亨泰出生於 1924 年，是彰化北斗人。父親早期在製糖會社工作，後來辭去扮演壓迫農民的傀儡角色，回故鄉北斗經營中藥行。林亨泰在 1931 年進入埤頭庄的小埔心公學校就讀一年級，第二學期之後才轉至故鄉的北斗公學校。¹⁹⁴當時公學校的讀書氣氛和諧，處處呈現一片生機勃勃的氣象。當林亨泰要考台中一中的前一天，他的母親突然驟世，這個噩耗對林亨泰的打擊很大，進而影響其考試，最後考試失利，他轉而就讀「台北中學」。

「台北中學」是位於士林的一所私立學校，學生大部分是台灣人。因爲私立中學學費昂貴，當時中學學制是五年制，於是林亨泰在最後一年便轉而考進台北

¹⁹¹ 莫渝編《陳千武集》，台灣文學館，2008 年 12 月，頁 94-95

¹⁹² 陳明台《桓夫詩評論---資料選集》，春暉出版社，1997 年 4 月，頁 110

¹⁹³ 陳明台《桓夫詩評論---資料選集》，春暉出版社，1997 年 4 月，頁 111

¹⁹⁴ 林巾力《福爾摩沙詩哲 林亨泰》，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 1 月，頁 45

帝國大學附設的「熱帶醫學研究所」所屬的衛生技術人員養成所，在那裡接受瘧疾防治人員的養成訓練。¹⁹⁵1943年，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的展開，林亨泰也無可避免被徵召的命運，他被安排到新幾內亞擔任隨軍的衛生人員，於是在心灰意冷下他寫了一封賺人熱淚的陳情書給研究所的庶務課長，最後他竟能免去遠赴異地的消息，這結果令林亨泰十分意外。之後，他回到「田尾國民學校」擔任四年級的導師。直到1945年終戰前夕，林亨泰才被徵調為二等兵，被編入「劍部隊」的野戰部隊，駐防於台南附近「埤子頭」的國民學校內。日本投降後，林亨泰馬上「除役」回到故鄉北斗。後來在北斗小學校擔任短期的台語助教。結束後，便回到北斗國民學校，擔任教師一職。1946年，他進入台灣師範學校就讀（現在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為的就是完成教師的夙願，且重新學習中國語言。林亨泰對於自己辛苦學習新的語言有這種慨嘆：

說起來這是一件不幸的事，被殖民的悲哀要我們小時候被迫學習他人的語言，等到我們都二十多了台灣才光復，要一個二十歲的人重新學習新語言且完全屏棄舊語言畢竟是件難事，我之所以在台灣光復後又考進台灣師範學院也是為了要學習本國語言的方便起見，不過，我們都是戰勝了這些難關，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愉悅的感到我們是跨越語言的一代，歷史上這種機會是不多的，以至於在你們看來或許感到敬佩，其實也只是痛苦的掙扎罷了。¹⁹⁶

在此他認識了朱實，於是因為朱實的關係，林亨泰在1948年加入銀鈴會，當時的銀鈴會以《潮流》為名，重新出現於台灣文壇。

二二八對整個文壇衝擊很大，銀鈴會也在1949年在沒有宣布解散下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而林亨泰更在1950年遭遇情治人員的挾持。經過一天一夜的疲勞訊問，終於在隔天早晨對他說：「你可以走了」。¹⁹⁷事隔多年，林亨泰回憶說到：

那時候非常恐怖每一個人都提心吊膽雖然沒有做壞事但什麼時候會被捉並不曉得。¹⁹⁸

經過那一段時期的衝擊，林亨泰回到故鄉北斗教書，而且不再寫作了，他稱那段時間為「折筆時期」。直至1956年，紀弦成立了現代派，林亨泰列名於第一批「加盟」名單，其以前衛的詩觀，提出並發表了許多顛覆性、前衛的詩論與詩作。¹⁹⁹

1964年林亨泰更與一群熱愛新詩的詩人們共組《笠》詩社。林亨泰即被推

¹⁹⁵ 林巾力《福爾摩沙詩哲 林亨泰》，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月，頁60

¹⁹⁶ 林亨泰《林亨泰全集八 文學論述卷5》，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9月，頁41

¹⁹⁷ 林巾力《福爾摩沙詩哲 林亨泰》，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月，頁104

¹⁹⁸ 林亨泰《林亨泰全集八 文學論述卷5》，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9月，頁172

¹⁹⁹ 蕭蕭《林亨泰的天地——林亨泰新詩研究》，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10月，頁188

選為首任主編。1970年代，林亨泰因慢性腎臟炎而中斷創作。80年代至90年代，鄉土意識逐漸獲得重視及深根於人們心中，於是深入探索台灣精神及鄉土關懷成為其創作的重心。他曾任於北斗中學、彰化高工。退休之後歷任東海大學、中興大學、台中商專等兼任日文講師。

林亨泰在銀鈴會時期，其詩作即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及反殖民的意識，從其〈新路〉便可窺探一二：

在應去的路上
擲下了漸棄掉的歌
要說這是心變了嗎
不 愛著正義的心仍依舊
變了的只是眼睛

從前不時流著淚
像日本少女底脆弱的眼睛
而今，眼睛的最深奧
有著一把嚴肅的火炬在燃燒
像從遠處回來
台灣正揚起她年輕的芬香
而那把火炬像整個樂土照照看
尋求有過苦難沒有
也要讓那火炬亮得使罪惡無處可逃²⁰⁰

林亨泰的這首〈新路〉是他嘗試以中文創作的作品，對他而言，〈新路〉象徵著林亨泰希望早點踏上嶄新的路途。句中「從前不時流著淚」、「像日本少女底脆弱的眼睛」代表著作者告別了日治時期的悲苦、鄭重的告別了日本的統治，重新面對的即是「正揚起她年輕的芬香」，從此進入嶄新的台灣時代。「火炬」更是象徵著希望，希望照耀在這塊曾經歷經苦難的土地上，盼望「火炬」的亮度燃燒所有的不幸於無形，驅離「樂土」上的苦難。

林亨泰對於生長的台灣有著濃厚的情感。這塊孕育生命的土地曾經歷種種的苦難，從荷據、鄭氏，直到近代的日治，再到切身的國民黨統治，原以台灣擺脫日本的駕馭後，即將踏上幸福的旅程，但民國36年的二二八事變打破了這一代苦命人的希望。政治上的波折使得這一代詩人對台灣更有一股熱情的希冀與期待。對林亨泰而言，「本土關懷」漸漸在他心裡，筆下成長茁壯。從〈台灣〉一詩為例：

以綠色畫上陸界的

²⁰⁰ 林中力《福爾摩沙詩哲 林亨泰》，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月，頁124

台灣啊，啊，美麗島
住下了六十年後
第一次離開了妳
從雲上俯看，更能證明
台灣，啊，妳是美麗的

以白浪鑲嵌岸邊的
台灣，啊，美麗島
離開了一陣子後
又回到了妳的身邊
從機場走出，竟然發現
台灣，啊，妳是髒亂的²⁰¹

林亨泰發表這首詩時，正值台灣解除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藉由第一次離開台灣及再回到台灣時，對這塊孕育他的土地提出他的政治見解。離開台灣時從雲上鳥瞰這片島嶼，他心中認定福爾摩沙是美麗無瑕的。然而 見聞美國的種種讓他感受深刻後，再回到這裡，他對台灣的一切更加清明，他以「台灣，啊，妳是髒亂的」。對他而言，這種強烈的對比都是人為所造成的，這「髒亂」指的是政治上的爾虞我詐，或是台灣治安的敗壞，抑或人心的自私，都可令讀者自我解讀。這種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時常出現在他的作品當中。

因此「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們對台灣的情感直接而且細膩，處處都流露出對這塊土地的憐愛之情。也由於他們特殊的橫跨兩個時期的時代背景，所以使得他們的作品與寫作風格，一來與日治時期緊密的連結在一起；再者又由於詩人使命感使然，他們的內容亦多離不開對台灣現實生活的批判與省思。

²⁰¹ 蕭蕭《林亨泰的天地——林亨泰新詩研究》，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10月，頁204

第二節、信實而無奈的情節鋪陳與發展

作者陳千武從 1943 年四月入營服役到太平洋戰爭結束回到台灣，整整花了近四年的時間，在日本的軍國主義支配下一切的時期，他度過了青春歲月，親身經歷了戰爭的無情，軍隊的高壓及不公平的對待，他不時凝視自我與超越自我，將其親身經歷以虛實交叉的方式陳述在短篇小說集《活著回來》一書中，全書的主架構更以〈獵女犯〉一篇為其主軸，向外延伸。〈獵女犯〉中所表現的民族認同，及被壓迫者的無力感做了最深刻地控訴。

日本人有服兵役的義務。他們是被徵召的現役兵。而我們沒有，等於沒有權力。被剝奪了的權利的另一面，被賦有勞役的義務。我誕生就拖下來的一絲悲哀的命運。於是在一群新兵裡，我的的正名，被稱為「台灣陸軍特別志願兵」。我是志願來的？是，確實我寫過志願書。再配刀的警察和兵役官來家訪問的那一天，我寫過，我蓋章過。如果，我不寫志願書，他們就稱我為非國民。事實，我本非他們的國民，但他們強要登錄我是他們的國民，是根據李鴻章賣給他們的奴隸契約。²⁰²

《活著回來》中被壓迫的辛酸血淚，殖民地人民不得不馴服的身影及戰爭的無情，皆是歷史悲劇的最佳見證，以下是我們針對其情節設計與架構做出的分析：

一、士兵間的差別待遇

(一)、林逸平與金城：

他們的共通點都是來自殖民地的「特別志願兵」，林逸平來自台灣，而金城則來自於沖繩那霸。兩者的出身背景很相像，但在軍中所受到的待遇也有些差別。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要在很特別的情況下才能當日軍現役兵，現役兵與軍伕或軍嚙不同，是正規的軍人，賦有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日本軍人看精神上的榮譽，比什麼都高貴。從這一觀點，琉球人雖也屬於日本內地的一部分，但仍然有其差別。有門第差別觀念，才產生侮蔑與歧視。²⁰³

²⁰²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3

²⁰³ 同注32，頁19

林逸平雖在各方面都優於金城，在軍中兩人亦受到不同的差別待遇，但由於兩人出身相似，又是同班同年兵，兩人的精神層面也就較為接近，因此他們一直是互相同情與體諒，直到戰爭結束後。

(二)、林逸平與小林兵長：

〈霧〉中所提到的小林兵長是在台灣生長的日本人，他與日本本地生長的日本人，對待台灣本島人的兵，其觀念和態度都不一樣。像小林這般人，養成了高度的優越感，習慣蔑視異民族，經常虛張威勢，欺壓弱小，非常驕傲。卻另一方面，沒有勇氣和耐心面對事實，克服困難。²⁰⁴

「喂！林上等兵，替我，把我得背囊，帶上山頂，我實在不行了，你還可以……」

「我捐的鎗身，已經夠重了，請不要再勞累我麼！」

「把我的背囊帶到山頂，怎麼樣，不肯的話，我絕不放手。」

「不要拉了，小林兵長，我給你帶去不就行了嗎？」

「喔！這才是榮耀的台灣志願兵呢！」²⁰⁵

即便林逸平在部隊中成績優異，且本身背負日本軍國民政府所賦予的志願兵榮譽來到戰地，但面對小林兵長的種族優越，林逸平也不得不退讓，隱忍，讓小說的主軸與支線交叉進行，形成強烈、緊張對比。關於軍隊中的權力層級下放，雷馬克也曾敘述：

人在本質首先也是一頭畜牲，……軍隊就建立在這樣基礎上，一個人總得要有管理別人的權力，……權力實在太大了，一個士官可折磨一個小兵，一個少尉可折磨一個士官，上尉又可折磨中尉，一直把他折磨到發瘋為止。²⁰⁶

老兵欺負新兵的事件層出不窮，即使林逸平是一個來自台灣的陸軍特別志願兵，20 萬人中取 500 名的優異身分，進到日本軍隊中照樣受到這種不公平的欺侮及不人道的對待，其實這說穿了不過是展現人性低劣的本能，誠如達爾文所說的「優勝劣敗」的準則，作者將這種不管所處任何時空都會發生真實經驗，經由小說的再現，更加深刻傳神。

二、神符的力量

²⁰⁴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 年，頁 98

²⁰⁵ 同注 34，頁 98-99

²⁰⁶ 李展平碩士論文〈太平洋戰爭書寫—以陳千武《活著回來》，李喬《孤燈》，東方白《浪淘沙》維論述場域〉，2010 年頁 13

人類當無力扭轉乾坤時，時常將希望寄託於無形的神佛之中，似乎想藉由神佛的力量達成自己迫切的目的。陳千武在神符一文中也巧妙的表達了人類的無知與單純，他運用四個志願兵們不同的宗教信仰來說明堅信信仰與否並無法真正改變結局。

(一)、對其宗教堅信不移的謝蜀：

謝蜀，一個來自豐原的年輕人，在入伍一星期才與未婚妻成親，此事看在林逸平眼裡是何其慘酷的事，但，謝蜀卻是沾沾自喜，而他的信心來源卻是一張來自故鄉的神籤。

當然我是不怕死的，但是，像我這樣機敏的人，我有預感，我是不會受傷也不會戰死的。我的太太到媽祖廟拜拜抽籤，媽祖的籤很靈，所顯示的是我會平安凱旋回鄉呢？²⁰⁷

謝蜀深信故鄉的媽祖一定能保佑他平安歸來，他的這種信念也著實讓理性的林逸平及同樣來自台灣的賴文欽羨慕不已。羨慕什麼？唯有堅持的信念才能讓自己在毫無勝算的戰爭中存活下來，至少自己深切的以為。

一個人能為自己的想法，勇往直前，在總體裡一個小小的存在，而不迷失自己聰明地混過這個危機的年代，當然會教人羨慕。²⁰⁸

謝蜀對自己的生命有著高度的樂觀態度，支撐他樂觀以對的信心來源便是他對故鄉媽祖的虔誠信念及堅心其神威的展現。但，信心並不足以改變命運。謝蜀在到達戰線前，因敵軍轟炸輸送船使得謝蜀在那一次的轟炸中喪命，可見「死」是任誰都無法預測的。

(二)、堅信存活的吉本：

吉本胸前帶著兩個護符袋，一個是明治神宮，另一個則熊本神社的護神，他堅信故鄉的守護神可以庇佑他平安返回日本且日本帝國絕對能在此戰役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只有他的真神才真正具有威力。

吉本膝行前來，一把身子一晃拿出胸前的兩個護符袋，高舉著說：「這才是真正的護符呀！能保佑我的『武運長久』並殺死敵人，我這神符的威力才

²⁰⁷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57

²⁰⁸ 同注37，頁57

真大啊！」²⁰⁹

但，吉本與謝蜀都在一次敵軍轟炸中喪命。

我退出艙門，轉了一個牆角，走入上層甲板的走廊時，看到廊上一個死屍俯伏著阻擋在那兒。他的左臂被解體與身軀脫離，棄在較遠的地方。臂上掛著一個嶄新金殼的手錶，沒染著血，顯得特別亮著，我伏下看了。……啊！這不是吉本的手錶嗎？回頭一看，那俯伏著的死屍無疑就是吉本。²¹⁰

這情節的鋪陳，故事的發展是多麼的諷刺，謝蜀和吉本兩人對其信仰都堅信不疑，因為他們了解唯有深信才能有平安歸來的一天，他們只能不斷強化自己的信念。於是謝蜀才會在入伍前結婚，因為在他的意志中根本沒有死亡的選項，但戰場瞬息萬變，誰能保證自己能全身而退呢？相對吉本的下場又何嘗不是如此，他深信日本帝國定能武運長久，而自己更在兩個護神符加持下一定能凱旋歸來，但事實證明，槍彈盲目，神符又將如何抵禦住槍林彈雨的無情轟炸呢？

(三)、以平常心面對的林逸平和金城：

林逸平身上佩戴著神符是母親替他跟松柏坑玄天上帝求來的護符，林逸平將其戴在身上，有兩個意義：一則母親誠心誠意希望他平安歸來；再著它來自故鄉玄天上帝的護佑。但，林逸平對神符的信心並不像謝蜀和吉本那樣的自信，他知道，戰爭無情，神符只是在自我療癒，是否真有其神威的展現，林逸平是以理性的態度來面對。

悄悄著摸著自己的胸脯，我的護符袋裡的神符不是媽祖的。那是我家松柏坑玄天上帝廟二帝爺的護符。二帝爺是武神，在戰地該比媽祖神威顯赫可靠。但我不相信神符可解決我全盤的信心。我不敢像謝蜀那麼堅強地說我不會死。其實，死與不死有何差別？神的護符如何鎮壓心安？²¹¹

至於金城更是單純，他也戴了個神符，來自那霸神社的神符，當吉本驕傲的區分土神及真神的同時，更顯得金城的無所求及純真。如果真有神祇，祂對人的庇佑也有優劣之分嗎？事實不然，最後對神明的寄望程度與存活確有著相當大的差別，這讓整個故事的鋪陳更具戲劇性及張力。

「你們琉球沒有土神嗎？」吉本說。

²⁰⁹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43

²¹⁰ 同注39，頁43

²¹¹ 同注39，頁35

「什麼土神，真神？我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帶著護符袋？」
「他們要我帶來麼，我就帶來……。」
「……金城，我說，你的『純真』比那張護符還高貴，更可信任，死神一定不近你的吧。」²¹²

三、獵女犯與慰安婦間的關係

在戰爭中有一種很其特的產物——慰安婦。《活著回來》一書中的獵女犯與慰安婦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皆迫於被動與無奈。

狩獵！是多麼一句美妙的語言，其實，獵者和被獵者之間，有什麼分別，真正的獵者是誰？²¹³

(一)、獵女犯：

當戰爭如火如荼地展開時，日本政府爲了解決士兵們的生理需求，便徵召殖民地的婦女，其中多以到軍中「煮飯」、「洗衣」爲由，進而詐騙他們至軍中從事性工作一職，有些更在當地強抓女性爲日軍的性奴隸。這些懵懂無知的婦女便在這種情況下悲慘地成爲獵女犯眼中的獵物。

把俘虜過來的女人帶去巴奇亞城，在密林中新聞一處軍中樂園，把女人們關進「慰安所」裡，供很多士兵們有去處得到安慰；這是日本軍隊經理部門的計畫與業務，但司令部卻把護送俘虜們的任務，派敢死隊訓練中的士兵們擔任。²¹⁴

陳千武在此處用敢死隊隊員負責此事，這對日本而言，對其神聖的敢死隊員而言是多麼諷刺的工作啊！

這是一種奇異的任務，敢死隊的士兵們被派充獵人，徵召「慰安所」的女人，……把沒有犯過罪，沒有任何過錯的女人押走；士兵們藉著軍權的威力擔任獵人，這真是一件奇異的任務啊！²¹⁵

陳千武稱這些士兵爲「獵女犯」，從其稱呼可看出他對日本帝國的霸道與冷血做出最嚴厲的控訴。尤其獵捕他們的人是在日本社會中擁有最崇高的地位，現

²¹²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6

²¹³ 同注42，頁113

²¹⁴ 同注42，頁119

²¹⁵ 同注42，頁120

在竟然淪為捕抓手無寸鐵的女性，這對驕傲的日本帝國是何等不堪！

隊長命令每個人都要到慰安所去，把這幾個禮拜來的緊張，解放下來輕鬆輕鬆一下，這是唯一的新陳代謝啊！如果沒去慰安所的，一查到，會被罰站衛兵三天，知道嗎？²¹⁶

對於上司的用心安排，士兵該是滿心歡喜嗎？事實則不然，因為白天緊湊的勞動，對這些獵女犯來說已是體力的一大耗損，更別說要去近女色了，顯然是力不從心。

林兵長指定買六號的票；但買六號票的人，在林兵長之前，已經有三個人，林兵長是排在第四位。每一個人所占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十分。……但，實際上，林兵長在走廊的長椅上，只坐了不到三十分鐘，就輪到了。很顯然的這些年輕小伙子，由於操練過勞，都成了早漏性，在女人房間不敢待長紅著鼻尖，匆匆退卻出來。²¹⁷

從上述中，我們可以充分的了解，其實這些「獵女犯」對於不得不服從上級的命令而去從事獵捕的行為表現出力不從心的無奈外，對這些慰安婦他們心中更有深深的愧疚感。尤其當賴莎琳對林兵長說：「你是不是也來狩獵？」這句話深刻地震懾住林兵長。原來，在她們的眼裡，除了敢死隊的隊員外，自己也是不折不扣的獵人。

(二)、慰安婦：

慰安婦是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在亞太地區中的一段醜陋史實，所動員的區域包括了日本及其殖民地與占領地的婦女，聯合國將此制度稱為「日本戰時軍事性奴隸制度」。但，若是「從軍」，應有自願之意，然而事實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動員的「從軍慰安婦」，並非全部出自於自願性質，舉凡被欺、被誘、被迫等情況皆有。慰安婦制度的設立，是將日本軍隊的強姦行徑合法化與制度化。

²¹⁸

「獵女犯」一文中的慰安婦大部分是從帝汶島現地抓來的，起初她們以為被捉到此地作主要的工作是做苦力，所以，她們的內心充斥著不安的情緒，但，經過幾天的了解與體驗，他們得以從原始的生活進入了文明的物質享受，這種外在物質的改變，使得她們的心態由原本抗拒進而變成愉悅的接受。

²¹⁶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52

²¹⁷ 同注46，頁153

²¹⁸ 謝惠芳論《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一部台灣特別志願兵記錄《獵女犯》的綜合考察》，2000年，頁39-40

這裡慰安所的生活已經夠魅惑現地的野女孩了。她們被迫天天洗澡，她們雖不太喜歡每天用熱水洗澡，但洗澡時所用的香皂的香味，會洗淨了她們苗條身材的骯髒，和現地女人特殊的臭味，使她們感到舒適、美麗，而得到文明的好處。……她們對這種的規矩雖不太習慣，但她們知道總是比原來的生活，得到很多的享受，而十分愉快。²¹⁹

這些慰安婦所過的日子雖優於原始生活，但她們在肉體與內心所承受的苦痛遠遠超過她們所能承擔之痛。這是陳千武當初在鋪陳時所刻意安排的懸殊感受。

因此，獵女犯與慰安婦的關係是如此緊密，從行為上分析，似乎一為主宰，一為被動，兩者互為主從關係。但實際上，兩者皆受制於日本帝國的壓迫，完全沒有其自由意志。其情節的安排實為強烈的對比，但在其背後又有極為深刻的省思。正如前者所言：「獵者和被獵者之間，有什麼分別，真正的獵者是誰？」

²¹⁹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47

第三節、《活著回來》之〈獵女犯〉中的人物形塑

一九六七年，陳千武描寫其在南洋的台灣特別志願兵經驗，完成短篇小說〈輸送船〉，並發表於《臺灣文藝》第十七期。之後，陸續以台灣特別志願兵於南洋的背景完成〈遺像〉、〈霧〉、〈獵女犯〉、〈旗語〉、〈死的預測〉、〈女軍囑〉、〈戰地新兵〉、〈迷惘的季節〉、〈求生的慾望〉、〈洩憤〉、〈夜街的誘惑〉、〈異地鄉情〉、〈蠻橫與容忍〉、〈默契〉²²⁰等短篇小說。其中，〈獵女犯〉一文更於一九七七年獲得吳濁流先生文學獎。

一九七七年的吳濁流文學獎選後感中，黃靈芝稱讚〈獵女犯〉：

是一篇道地的土生的作品。好似一棵樹有根深入土壤裡，穩而健。²²¹

宋澤萊認為：

〈獵女犯〉是技巧最好的一篇，相當完整。²²²

彭瑞金在與葉石濤的小說對談中，也曾提及：

〈獵女犯〉一文以二次大戰後期之南洋群島為背景，色彩突出。²²³

可知，陳千武的〈獵女犯〉一文在文壇上備受肯定。加以第一版由熱點文化所集結的小說《獵女犯》以此篇為書名，可見此篇小說在全書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近年來，關於陳千武小說的研究多侷限於其中的生死觀探析，對小說形式的分析較為少見。

陳碧月認為：

小說中的人物幾乎總是與作者有別。他是作者為一特定的藝術目的所選擇的代言人。……人物是故事的發動者，人物賦予情節以生命和意義……只有當事件與動作關繫到人物的時候，才能引發讀者的興趣。²²⁴

因此，人物角色在小說中，即是為了作者所欲宣揚的內在理念而存在。

本文擬以陳千武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說〈獵女犯〉為主，藉由其對人物角色的刻畫，探討作者欲於作品中表達的深刻意涵。

²²⁰ 1984年，此15篇文章由熱點文化集結為《獵女犯》一書。1999年，晨星出版更名為《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

²²¹ 黃靈芝〈第八屆吳濁流文學獎選後感〉，《臺灣文藝》第55期，1977年6月，頁16。

²²²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340。

²²³ 同注52，頁352。

²²⁴ 陳碧月《小說創作的的方法與技巧》，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3年，頁39。

此篇小說的主要背景為南洋的帝汶島，當時日軍登陸此島東部，卻被澳洲聯軍切斷補給的路線、掌握了海空的控制權，因此小說中把這個島嶼稱之為「天然俘虜島」。但為了怕敵軍的登陸反攻，所以島上的敢死隊加緊訓練，熱帶雨林中的生活苦不堪言。面對敵軍的日日轟炸，死亡的陰影令敢死隊的台灣志願兵感到害怕。儘管如此，為了安撫部隊的士兵，日軍仍派遣士兵從當地的土著部落俘虜「慰安婦」以供士兵們解決生理需求。而小說主角一林兵長，被派去押解這些被俘虜的女子、拆散女子的家庭，他的內心是掙扎、罪惡的，身為台灣志願兵雖然不願意卻又不得不聽從軍令，這樣的角色是尷尬的。就是在這種害怕死亡、辛苦訓練、無可奈何的氛圍當中，林兵長遇到了同樣是福佬人的女子賴莎琳。兩人的相處與對話，使林兵長一再審視自己的內心。

以下乃針對此篇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探討作者陳千武於小說中所欲表達的聲調。

一、台灣特別志願兵—林兵長

做為本篇小說的主角，作者陳千武對於林兵長的內在心理描述非常仔細。對於林兵長的性格，茲歸納如下：

(一)、遠離家鄉的濃厚鄉愁

小說中，林兵長在夜裡站崗，無意由女俘虜所在的茅屋中聽見女子哽咽哭叫阿母的閩南語音，而引起鄉愁：

他竟沒有想到離開台灣那麼久，在遙遠的原始島上，會聽到故鄉的話語。這一句話和軍隊裡所用的日本語，對他來說，具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給他帶來濃厚的鄉愁。²²⁵

在非自願離開家鄉的情形下，能在異鄉邂逅同民族同血統的人，令他稍感安慰，於是急於尋找那個說閩南語的女子：

在穿著同樣的衣服的女人群裡，他想知道那個哀叫「阿母……」而哭泣的女人，很希望認識那個華裔的女人。……林兵長僅想到在這一群女人中，有一個華裔的女人，便像感到在死的陣地撿拾一顆遺失已久的寶石那麼興奮。²²⁶

透過林兵長的觀察，他總算找到那個稱為「賴莎琳」的女子，兩人也因類似的命運而彼此依賴、牽繫，藉由彼此之間的民族愛使濃厚鄉愁獲得一絲慰藉。

²²⁵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18。

²²⁶ 同注55，頁120。

(二)、面對現實命運的無可奈何

林兵長對於自己以台灣特別志願兵的身分，被徵召當兵、強擄民女，他感到無奈，正如同他向賴莎琳所說的：

像你被擄來一樣，我也被強迫送到這裡來當兵的，誰真正願意當兵呢？²²⁷

再者，非出於自己意願被徵召當兵，卻又必須遵守軍隊中的命令，去從事自己不願意的工作，也令他感到無奈。在押解女子的過程中，看到女子們赤腳攀登山徑，卻因步伐遲緩，引得隊長揮鞭大聲謾罵，林兵長想保護這群女子：

然而，女人們看他好像是劊子手，是討厭的搶劫者，是軍閥盜匪的一份子，這一事實，使他感到毫無辯解的餘地。²²⁸

這一切只因為他穿著日本正規的軍服，而事實上，他也是日軍的一份子，充任這樣的角色，讓他即使想幫助這群女子，女子們也對他視如寇讎，因此而感到無奈。

與賴莎琳的第一次談話中，談起女子被劫獵的經過，賴莎琳質疑林兵長是否在場，雖然當時林兵長並沒有目睹女子被劫獵的過程，但卻也在心中告訴自己：

或許看到了又能怎麼樣？不是也會瞄準著槍口，恐嚇著她，做作示威的姿勢？讓士兵們好容易抓住她，俘虜她，而成為兇手共犯？²²⁹

甚而，小說最後對於賴莎琳提出狩獵她的要求，在半被動的情況之下，緊緊擁抱著賴莎琳的林兵長，心中卻想著：

我這個無能的獵女犯，該怎麼辦？²³⁰

凡以上種種都可見林兵長對於現實命運的強烈無奈感。並且從最後「獵女犯」這個用詞，可想見對於自己押解女囚、幫助日軍壓迫女囚成為慰安婦，他內心的掙扎與不安，於是把自己稱為獵女犯，既然是罪犯，就必須有所贖罪，但卻因自己身為志願兵的尷尬身分，正如同接受賴莎琳的擁抱一樣，並非出自本身意願，所以是無能為力的，短短一句話，表現出他對命運無法掌握的無奈感。

(三)、相濡以沫的同理心

²²⁷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25。

²²⁸ 同注57，頁120。

²²⁹ 同注57，頁126。

²³⁰ 同注57，頁155。

同理心，來自於移情作用。余汝捷認為移情作用產生的原因之一，乃是充任角色，亦即設想自己處於對方遭遇的情境中，從而產生移情。²³¹林兵長與賴莎琳之間的關係，就植基於此。

對於同樣對自己命運無法掌握的當地女子及土著，林兵長以同理心、盡自己微薄的力量給予幫助，這在小說中亦時而可見。當賴莎琳證實林兵長與自己是同一個民族時，她希望林兵長能幫助她脫離日軍的魔掌，林兵長的回答是：

當然，一有機會，我願意幫助妳，但這是不可能成功的。²³²

雖然不可能會成功，但林兵長依舊同意賴莎琳的請求，只因爲她也是被迫要接受這樣的命運，林兵長的同理心在此有所展現。另外，因爲兩人之間的民族愛，使得林兵長對賴莎琳多付出了一份關懷，最主要也是因爲這種相濡以沫的同理心：

他喜歡去慰安所，不是像其他士兵們那樣為了去買女人，他的目的，祇要看著賴莎琳。一個月過了，從拉卡獵來的女人們在慰安所裡，不知過著怎樣的生活？²³³

林兵長和其他依生理需求行事的日軍不同，慰安所對他而言是同胞的所在地，基於對賴莎琳的關心，他才會到這個殘酷的地方去。

當然，林兵長的同理心並非只對賴莎琳展現，當他看見被押解的女囚時，要忍受心中的難過、痛楚比作戰還困難，而這也來自於同理心：

僅想到他們自己收到一張召集令便不得不服從當兵，被送到戰地來的苦楚，已經夠悲哀了。何況這些，家有父母，或也有丈夫、孩子的女人，怎能忍受這種強迫劫奪的打擊？²³⁴

林兵長因爲有類似的經驗，一樣身爲被統治者，所以能體會女囚們的心境，自然能對女囚們多一點耐心與關懷，不因同時具有統治者的身分而與日軍一樣腐化。在軍威至上的部隊裡，這是難能可貴的。

(四)、強烈自省後的悲痛

小說中的林兵長，面對生活中種種無能爲力的景況，常有自省的行爲出現，且在自省後，明顯表現出其悲痛的心理與矛盾、尷尬的處境。例如：被劫獵的女子常以沉默來表示反抗，使得林兵長有著這樣的想法：

²³¹ 俞汝捷《人心可測—小說人物心理探索》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頁110。

²³²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27。

²³³ 同注62，頁152。

²³⁴ 同注62，頁119。

她們雖知道力量纖弱，但仍不顧生命，意圖爭取應享的自由，使林兵長感到意外而反顧自己，更為當了日本兵的立場覺得羞恥。²³⁵

雖然身為日本帝國的軍人是情非得已，但林兵長並未因此而有任何的反抗行動，只是默默地承受自己的命運。又迫於日本軍官權力的壓制及強烈思鄉愁緒的影響，希望能活著回到故鄉，即使對日軍的舉動有所不滿，也強迫自己必須聽從。由此反觀這群女子，他為自己替日軍押解女子的行為感到羞恥。

小說中，土人勇士單槍匹馬、以最原始的竹鏢槍為武器，尾隨軍隊，欲射殺日軍准尉以搶救妻子，卻因行動失敗被俘，當林兵長去探視他時，土人勇士因痛恨自己無法成功殺害日軍、救出妻子而憤怒，林兵長對他說：

「我瞭解你的恨怒，不過，只有恨怒是不能糾正醜惡的姿態啊！」林兵長這一句話一半是講給自己聽的，他似乎照著鏡子看了自己醜惡的姿態，而感到悲哀。²³⁶

他告訴土人勇士，徒有對日軍的憤怒與痛恨，未經深思熟慮就莽撞地行動，是無法對抗在島上擁有絕對權力的日軍、改變日軍醜惡姿態的。但另一方面，又因為自己也是屬於日本帝國的士兵，又幫忙押解女子，是破壞人家家庭的日軍幫兇，姿態又何嘗不是醜惡的呢？對於這樣的身分，他感到悲哀。

當林兵長進入慰安所見到賴莎琳時，賴莎琳見他不講話，只是默默地坐著，即開口問他：是否也是來狩獵？而林兵長當時縈繞腦中的想法是：

狩獵！是多麼一句美妙的語言，其實，獵者和被獵者之間，有甚麼分別？真正的獵者是誰？²³⁷

在此可見，面對受害者賴莎琳，林兵長認為兩人的處境並無任何差別，因為兩個人都並非出自本身意願而接受這樣的命運，所以應該是獵者的林兵長與被獵者賴莎琳之間的遭遇是相同的，真正的獵者並非林兵長，而是那些強迫他們接受命運的日軍。賴莎琳彷彿是一面鏡子，映照了林兵長本身的際遇，透過這樣的自省及身為加害者的日軍身分，使他更加痛苦。

綜而言之，在人物角色的形塑上，林兵長的角色可用心理學的角度來論述分析，小說中的林兵長所呈現的是一個憂悒的人格特質。俞汝捷曾言：

憂悒，按精神分析學的解釋，是由「丟失」所引起的失落感。²³⁸

²³⁵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34。

²³⁶ 同注65，頁139。

²³⁷ 同注65，頁153。

²³⁸ 余汝捷《人心可測—小說人物心理探索》，頁18。

從林兵長的身上，我們可以發現他丟失了故鄉，所以有濃厚的鄉愁；丟失了掌握命運的自主權，所以他感到無奈，進而對同樣無法掌握命運的女囚和土人勇士產生同理心；丟失了對自我價值的肯定，所以他因不斷自省而痛苦。

另外，一個技巧高超的小說家，對於小說人物的形塑，不可能僅止於單一面向的人格，若就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 1875-1961）的人格學說來分析，像林兵長這樣按照軍隊的規定生活、冷靜看待周遭發生的事件、積極思考自己本身與外界事物的相關性、又不斷壓抑自己情感宣洩等特點，筆者認為可將之歸類為「外向思考」型的人格。²³⁹

由此可證，作者是緊扣著實際人物的心理去做角色的形塑，林兵長被形塑成多元人格的角色，是一個「圓形人物」²⁴⁰，而圓形人物通常能使讀者對小說內容信服，進而深入小說的情境中，故林兵長這個人物的形塑是十分成功的。

二、被俘女子—賴莎琳

賴莎琳，一個被日軍破壞家庭，俘虜至軍隊中的女子，與林兵長同屬福佬人，從她的言行，分析其人物性格如下：

（一）、外剛內柔的善良

所謂外剛內柔是指外表堅強，內心柔弱。作者筆下的賴莎琳就是最佳代表。當賴莎琳被俘虜至軍隊的第一個夜晚，因為徬徨無助，因此在茅屋中哭泣：

阿母，唔唔……。²⁴¹

這以福老話哽咽哭叫的聲音，即來自賴莎琳。和一般女子相同，對於茫然無知的未來感到害怕，所以有這樣柔弱的表現。

儘管如此，但在表面上，賴莎琳卻維持著對日軍一貫的憎恨與敵意，表現其堅強的一面。被押解的過程中，賴莎琳因為長途跋涉感到疲憊、走不動而蹲在路旁，林兵長想伸手扶他一把：

但女人卻狠狠地，把他的手撥開，顯示憎恨的態度說：不要碰我！²⁴²

²³⁹ 參見：郭為藩主編《現代心裡學說》，台北，師大書苑，1992年，頁46。

²⁴⁰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社，2002年，頁92。扁平人物在十七世紀叫性格人物，現在他們有時被稱為類型或漫畫人物。在最純粹的形式中，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被創造出來；假使超過一種因素，我們的弧線即趨向圓形。見

²⁴¹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17。

²⁴² 同注71，頁121。

就因為林兵長穿著日軍的正規軍服，賴莎琳將他看成是日軍，即使自己本身體力已不堪負荷，需要有人扶持著前進，她也不願接受敵人的幫助，甚至稱呼日軍為「日本鬼」，可見其對日軍痛恨及不滿。

不過，在得知林兵長與她同屬一個民族、同樣身不由己之後，即對林兵長產生依賴的心理，希望林兵長能幫助她脫離日軍的魔爪：

你能不能救我，脫離這個魔爪？²⁴³

在冷酷的軍隊中，林兵長與其緊密相繫的民族情感，使得賴莎琳時時希望林兵長能多給自己一點關心，就像小說中賴莎琳希望林兵長能利用站崗的時間去茅屋中探望她，卻失望了：

我本期待你，到我們屋子裡來看我。²⁴⁴

其實，林兵長的探望仍舊改變不了賴莎琳被日軍獵捕的事實，也不可能因此而逃脫，這只是她對林兵長一種基於民族愛的依賴罷了。由這樣的依賴，也可以看出賴莎琳內心柔弱的一面。

而賴莎琳善良的一面，則表現在其幫助土人勇士一事上，使他們夫妻不因日軍的殘暴而生死兩隔，極力使土人勇士能脫離日軍的宰制，因此充當土著妻子與日軍間的翻譯：

賴莎琳有意幫她，救助她的丈夫能獲釋回去。²⁴⁵

可見，賴莎琳是善良的，即使本身的處境也是俘虜，但她仍希望透過自己棉薄之力，去保全一個家庭的幸福。

(二)、堅毅勇敢的理智

面對日軍強硬擄人的暴行，賴莎琳一貫以冷靜、理智的態度來面對，表現出其堅毅勇敢的性格。

慰安所裡的舒適優渥的物質文明，讓被俘女子擺脫了土著的生活形態，又得知自己被俘的目的並不是從事苦工一類的工作後，多數女子不再敵視日軍，甚至習慣於慰安婦的生活。然而，賴莎琳並未因此而迷失，對於日軍她仍是反抗的。當林兵長與日軍准尉到慰安所找賴莎琳時，她見到兩人的第一句話是：

²⁴³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27。

²⁴⁴ 同注73，頁133。

²⁴⁵ 同注73，頁148。

你們是日本鬼，又要來抓人？²⁴⁶

可知，賴莎琳並未因日軍提供的文明生活而改變其態度，她仍理智地看待被獵捕一事，即使面前是強勢、掌握生殺大權的日軍准尉，她也不屈服，表現出其勇敢反抗的堅毅。

成為慰安婦之後，雖然事已成定局，但她對日軍的種種行為仍感到憎恨，由其與林兵長的言談中即可得知：

把我們獵來這裡，說是訓練，事實卻在虐待我們，為了你們這些無聊的人，迫我們當奴役……。²⁴⁷

一方面也點出日軍自私又無情的一面。對於林兵長陳述訓練痛苦一事，她反唇相譏：

苦嗎？你會覺得苦嗎？為的是什麼，是為了獵人的罪惡而感到痛苦嗎？²⁴⁸

賴莎琳對於日軍擄人的暴行，她是無法輕易忘記的，因此時時指控著日軍對她帶來的傷害，這是一種堅毅勇敢的性格表現。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據俞汝捷的分類，可將賴莎琳的性格歸於意志型人格：

性格的意志特徵可以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具有明確的行為目標；二是對行為自覺控制的水準較高；三是在緊急或困難條件下鎮定自若；四是能持之以恆。²⁴⁹

賴莎琳對於日軍一貫都是嗤之以鼻的、輕蔑的，即使面對握有極大權力的准尉也不例外，她總是冷靜、勇敢地與日軍周旋，並且不因外在物質生活水準的提升而改變其對日軍暴行的控訴，她是充滿敵意的。

雖然賴莎琳的人物形塑僅循「意志型人格」的單純理念來發展，相對於林兵長來說，是一個扁平人物²⁵⁰，但作者高超的描述手法，透過情節的發展與角色間的互動，把此一扁平人物延伸成為具備圓形人物特徵的角色，令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在人物形塑上的巧妙。

三、日本士兵及軍官

²⁴⁶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45。

²⁴⁷ 同注76，頁154。

²⁴⁸ 同注76，頁154。

²⁴⁹ 余汝捷《人心可測—小說人物心理探索》，頁167。

²⁵⁰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頁92。

日本士兵及軍官的人物角色，可分述為以下類型：

(一)、絕對權力的掌握者

小說開頭，即對身處天然俘虜島的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心境，做了一番詳細描述，且文字中不難發現融有對日本政府及軍官的嚴厲指責：

他們天天被迫仰望太陽，而那張太陽，只是白地中央一個紅色圓球的日章旗，翩翩在旗桿上，代表著軍政專權的威嚴。²⁵¹

又言：

昨天的天，和今天的天，是同一個不太深藍的天，卻早被區劃成幾片空間了哩。其中僅有幾分之一，才屬於一群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天，其他龐大的天空，都被日本軍官和士兵們的優越感佔據著，反映極權的陽光，……²⁵²

透過文字，作者傳達了無論在身為殖民地的台灣或是遠在帝汶島的敢死隊，都被日本政權強迫著必須接受這樣的安排與命運，因為他們是屬於權力的掌握者。

而從小說中，可發現作者對於日本士兵及軍官的角色更脫離不了這樣一種絕對權力的形塑，尤其對於擄掠慰安婦一事的描述：

茅屋裡二十幾個女人，是昨天從北海岸的拉卡部落徵召帶來的。說是徵召，等於就是強迫搶人。……為了餓狼似的士兵們發洩淫慾，部隊卻公然出去獵女人。要把無辜的女人們帶到巴奇亞城去，拖進地獄。²⁵³

在帝汶島上，日軍運用他們絕對的權力，把當地部落中的女人「徵召」為慰安婦，但作者運用了更精確的字眼—「獵女人」。日軍為了解決生理需求，把殖民地的人當成獵物踐踏，去捕獲對自己有利的獵物，並加以凌虐，這是日軍絕對權力的一種展現。

(二)、踐踏生命的無情者

在天然俘虜島上的日軍視生命為草芥，對於生命的摧殘與踐踏處處可見。例如在押解女囚的過程中，女子們赤腳踏著砂礫、艱困攀登山路，但日軍隊長的行為是：

作機動式的巡邏和監視，沒有一點憐憫和寬容的笑臉，祇一味地執行他

²⁵¹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14。

²⁵² 同頁注81，頁114。

²⁵³ 同頁注81，頁117。

的職責。²⁵⁴

小說中，一名土著爲了救自己被擄走的妻子，冒險犯難，最後被日軍抓走，當林兵長與日軍准尉到慰安所找賴莎琳，並確認土著的妻子爲何人時，賴莎琳質疑土著存活的可能性，林兵長內心有如下的想法：

在這個人和禽獸的生命被視為差不多價值的原始島上，尤其戰爭的亂世，人被打死的事實，並沒有什麼稀奇。²⁵⁵

長久在部隊裡生活，看盡了日軍的蠻橫無理，林兵長認爲死亡是稀鬆平常的事，生命是毫無價值可言的，這從准尉要女子們勸告土著的言談中就可知悉：

你們兩個人，最好勸勸那個傻勇士，乖乖回部落去。不准輕舉妄動，在這裡惹禍。再不聽話，我就下令槍斃他。²⁵⁶

可知，在島上日軍握有生殺大權，稍有任何不順其意之事，生命很容易就因此被裁決。

在島上，人性溫馨一面的展露，對無情的日軍來說，一切都像糞土一樣的不值，由賴莎琳對日軍擄掠慰安婦一事的控訴即可知：

酋長的命令不會破壞我們的家，只有日本鬼的野人，才會破壞我們的福。²⁵⁷

甚而，對於被抓的土著歷經痛苦折磨，好不容易與妻子重逢的畫面，日軍仍舊毫無感觸：

這種場面，使林兵長感到一陣鼻酸，松永准尉卻裝著嚴肅的臉，用冷淡的眼光，注視著他們。²⁵⁸

可見，對於剝奪無辜人民家庭的幸福，他們並不覺得愧疚、也不會因此感到不安，在日軍的血液裡缺乏溫暖的人性，他們是無情的。

透過作者的描述，可以勾勒出日軍殘暴、冷血的形象，藉此說明日軍把無辜的人民捲進戰爭的漩渦當中，並諷刺日軍僅依循滿足本能的快樂原則來行事，把其優越感在島上發揮到極致，以強凌弱。就小說中的人物形塑而言，日軍偏向扁平人物是無庸置疑的。

²⁵⁴ 同頁注 81，頁 119。

²⁵⁵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 147。

²⁵⁶ 同頁注 85，頁 148。

²⁵⁷ 同頁注 85，頁 127。

²⁵⁸ 同頁注 85，頁 149。

四、土人勇士

土人勇士在此篇小說中，看似微不足道，但卻可凸顯林兵長的內在性格。可歸納其性格為：

(一)、莽撞無知

對當地的土人來說，日軍是破壞他們家庭的劊子手，單純的土人勇士只想要報復日軍，因此單槍匹馬跟隨軍隊，伺機而動：

那個土人勇士走進密林，抄捷徑路衝出前方去，便像猴子，攀登上一棵大樹高處，握緊竹鏢期待著，企圖給騎馬的隊長，投一次致命的鏢槍。²⁵⁹

當然，土人勇士的報復行動並未成功，而且成了日軍的新俘虜。土人勇士不明白軍隊的嚴密與日軍的殘酷，認為用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救出妻子，是莽撞無知的。

(二)、勇敢無悔

土人勇士被俘虜之後，經過幾度鞭打、昏迷，被綁在樹幹上度過一夜後，見到了自己的妻子，妻子勸他回到部落幫助酋長，土人勇士卻說：

我不回去，我要留在這裡看住妳，被殺死，也不後悔。²⁶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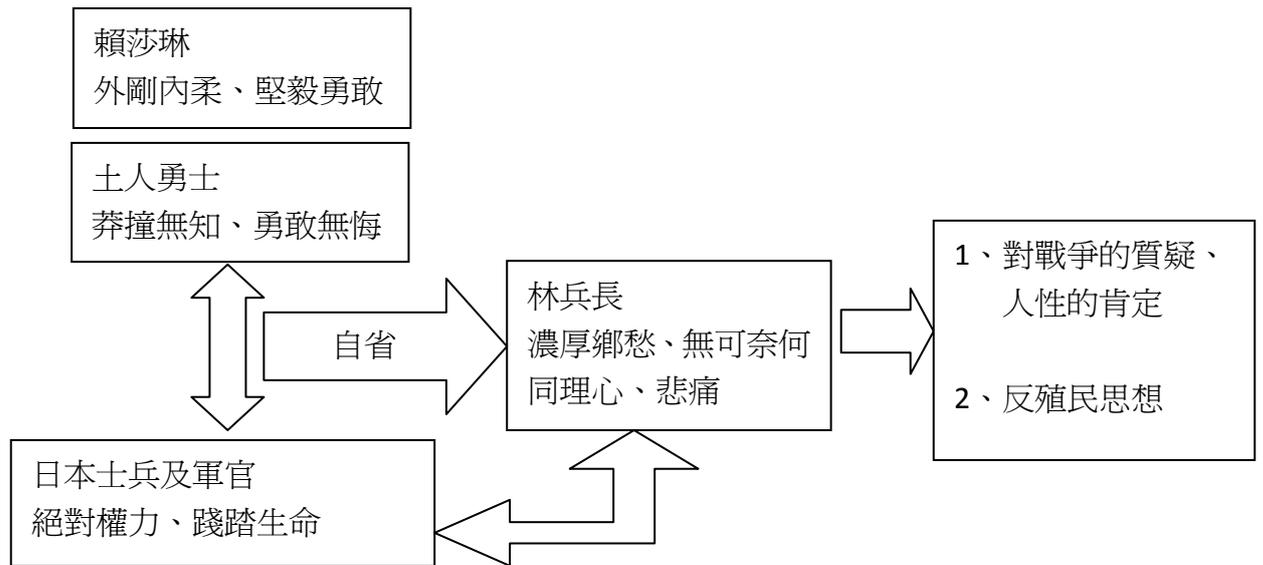
由此可見，為了自己的親人，勇士勇敢地承受日軍折磨，寧死也不屈服的精神，令人動容。以心理學的角度而言，像土人勇士這樣衝動、不經思考、情緒表達直接的性格類型，可將之歸為莽撞型人格²⁶¹，而土人勇士的形塑，則不離這樣的單一人格特質，因此明顯為扁平人物。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可將此篇小說的人物形象以下列圖示說明：

²⁵⁹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34。

²⁶⁰ 同頁注89，頁150。

²⁶¹ 余汝捷《人心可測—小說人物心理探索》，頁130。



在此，日軍所呈現的是人性中的醜惡，而賴莎琳、土人勇士與林兵長傳達的則是人性中溫暖的光明面。透過日軍、賴莎琳、土人勇士三類扁平人物形象的對比，引起圓形人物林兵長強烈的自省，並進而展現作者對戰爭質疑、對人性肯定以及反殖民的思想的深刻意涵。另一方面，對於帝汶島的土著而言，同樣屬於統治者的日軍與林兵長，也呈現了人物性格上的強烈對比。

五、作者人道精神的兩大主軸

就〈獵女犯〉的人物形塑而言，我們可以發現，作者想要透過人物傳達的內在意涵有兩點：

(一)、對戰爭的質疑、對人性的肯定

作者在此篇小說中所要傳達最主要的內涵即是：在冷酷的戰爭中，仍不乏人性的溫暖。戰爭給人們帶來的是不幸、是恐懼、是死亡。作者曾在訪問錄中談及自己的作品：

要說日本殖民政策強迫殖民地人民當兵行徑的控訴，寧可說，是對發動戰爭的軍國主義者的一種控訴比較實際。是對一般無道德、無人性的政策或政治的控訴吧！同時也對戰爭的一種批評諷刺。²⁶²

²⁶² 謝蕙芳《論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靜宜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1年，附錄一，頁227。

由此可知，作者是透過小說中日軍握有絕對權力、踐踏生命這樣的形象，在諷刺戰爭所帶來的荒謬過程和結果。

另一方面，也藉由日軍的形象來凸顯林兵長、賴莎琳甚至是被認為毫無文明又無知的土人勇士都沒有因為戰爭而失去溫暖的人性，他們彼此之間是互助的、是珍惜生命的，而且這樣的人情溫暖，並不因種族不同而有所差異。反觀來自文明社會、奴役他人的日軍，居然是冷血、無情的，這不是很可笑嗎？

此篇小說也說明在戰爭的陰影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並不會消失，就像林兵長和賴莎琳一樣。正如同作者所言：

其實在《獵女犯》中，我都強調重視人性表現的人情味。²⁶³

因此作者把林兵長塑造成同時具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雙重角色，一方面也是要藉由這樣的人物來呈現，唯有像林兵長這樣具有人道精神的被統治者，才具有清明、醒覺的心靈，不會因為同時掌握了統治者的絕對權力而變得殘暴冷血。也說明唯有人性能泯除戰爭殘酷，使人群和平共存。

(二)、反殖民思想

林兵長對現實命運的無可奈何及自省後的悲痛，都來自於他被逼迫成為台灣特別志願兵。在小說中，作者無形地在控訴著日本帝國以殖民強權、高喊「皇民化運動」的口號，強徵台灣人為士兵，罔顧台灣人的自由人權，逼迫台灣人去打一場與自己毫無關係的戰爭。而日本帝國與台灣殖民地的關係，也在帝汶島上一覽無遺，在軍隊中，林兵長身為台灣特別志願兵，地位總是低於日軍一等，必須聽從日軍准尉的指示行事。

日本帝國這樣的強權殖民型態，也延伸到了帝汶島上，對余帝汶島上的土著，日軍和長不是用高壓統治方式？而透過林兵長、賴莎琳、土人勇士與日軍的交叉互動，小說中在在都控訴殘暴的殖民政治。

由上可知，作者透過人物形象的刻畫與互動，所傳達的部分意涵即是對於殖民強權的不滿，呈現其反殖民的思想。因為作者曾言：

不管是日本國籍也好，中華民國國籍也好，我是台灣人，就是台灣人。那是統治者的政權強加在我們身上，是政權不道德或主張不應該的鬥爭，來強染的。²⁶⁴

其實作者想表達的是，無論處於哪一個政權底下，只要把不合理的鬥爭加諸在人民身上，就是一種暴虐的行為，而這樣的行為是應該被徹底否定的，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帝國施加在台灣人民的強權控制。

²⁶³ 同頁注 92，頁 217。

²⁶⁴ 謝惠芳《論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靜宜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1年，附錄一，頁 204。

綜而言之，作者透過人物的形塑，以人物角色之間的強烈對比，表達出作品的深刻意涵，在小說寫作的技巧上，確有卓著的表現。更值得關注的是，本篇小說中所展現的人道精神，這在人情淡薄的現代社會中是一道耀眼的光芒。

第六章 結 論

一、殖民地知識份子的省思

自 1945 年至 1945 年期間，台灣人因被殖民的身分而遭受種種不平等的對待。舉凡法律上的不公平、經濟上的被壓榨，教育上的差別待遇，漢文化的被漠視……等，這些不公不義的事情充斥台灣社會，令台灣知識份子憂心忡忡。這些問題的產生都與日本將台灣視為次殖民地，台灣人民被視為二等國民有關。整個台灣內部被一股優勢的統治階層給控制著、駕馭著。這個枷鎖掐住台灣咽喉整整 51 個年頭。當然，當時許多知識份子提出不少抗爭，但多數都無法獲得理性且公平的對待，這是令許多讀書人深感無奈且深惡痛絕的地方。

陳千武生於 1922 年南投縣名間鄉弓鞋村，從小接受日本教育，雖然接受完整的日本教育洗禮，但其本身的民族意識非常濃厚。陳千武在就讀台中一中時，因正值推動皇民化時期的改姓運動，他堅持反對，事發後還被學校處一個月的監禁，這次的反抗運動讓他的升學生涯宣告終止，對他的影響至深，但他的文學創作並未因升學之路受阻而中斷，在一中就讀那五年當中，讓他培養了豐富的文學素養，及獨立思考的特性。1937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於是開始徵召殖民地的人民參加戰爭，陳千武便在 1942 年被錄取名為「陸軍特別志願兵」的軍種。雖說是「志願」，其實是被迫的。徵召至南洋，他雖與日本軍人一樣都穿著日本軍服，但是陳千武的「志願書」上，是在警察及兵役官的雙重監督下，蓋章同意的。陳千武透過這本《活著回來》曝露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其「志願」背後的真相。

陳千武利用《活著回來》一書將太平洋戰爭中慘酷的戰事，做一個詳實的紀錄。然而，陳千武為了讓歷史能完全的呈現，內容流暢無阻，又能避免陷入歷史的框架，於是他運用「虛實互換」的方式穿插描寫，他曾提到：

我的小說十分之七是寫實的實戰經驗，其餘十分之三是採虛構的手法進行。²⁶⁵

因此，《活著回來》可說是陳千武由 1942 至 1946 年的自傳性小說，對徵召至南洋士兵的生活全貌有清楚的交代。陳千武以過去自己的經歷，對「生」、對「死」的認識來架構他獨特的文學世界。以《活著回來》一書為例，他成書的原因是身為殖民地知識分子道德勇氣的表現，陳千武少年時代都在日治時期度過，所以他對階級的對待感受極深。他少年時被迫放棄母語交談、被迫改姓；青年時被迫從軍，這些自身的特殊體驗完全扣住當時的時代脈動。然而在戰爭中多少人

²⁶⁵ 李展平〈太平洋戰爭書寫—以陳千武《活著回來》、李喬《孤燈》、東方白《浪淘沙》為論述場域〉，2000 年 7 月，頁 96

犧牲生命，換來的只是數聲向天際發射槍聲的水葬儀式，生命的價值如同一張一厘五分的郵票般的為不足道。此書中，有很多「死的場景」、「死的經歷」，陳千武運用回顧戰爭的時間與經驗，來表達自身對生、死問題的省悟。這些在在都是促成他在終戰後數十年完成此書的目的。

二、〈獵女犯〉所呈現的歷史意義

1967年，陳千武在《台灣文藝》中發表了第一篇以太平洋戰爭為主軸的短篇小說〈輸送船〉後，陸續又發表了多篇相同題材的小說，然而在1984年更以《獵女犯》為書名，副標題加註一「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集結成書。〈獵女犯〉一文更在1977年獲得吳濁流先生文學獎。許多人對這篇小說多所肯定，因為它的內容架構十分完整，甚至將太平洋戰爭在南洋的實際狀況及各個角色都集結完備地濃縮在整篇小說之中。

日本將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擴及到南洋的帝汶島上。在這裡的組成分子有代表權力掌握者的日本軍隊、有來自殖民地—台灣的特別志願兵、有在戰爭中宣洩士兵原始動物性本能的慰安婦、有代表純樸無知的土人。四種人物環環相扣，構成了一幅既殘忍又溫暖的人性表徵。日本軍官像是視生命如蔽屣的劊子手，對於生命的摧殘與踐踏處處可見，未達目的絕不罷休；而林逸平這個來自台灣的特別志願兵，原是次等國民，倍受輕蔑，但來到這個天然俘虜島上，搖身一變，成為被上級指派來帶領當地土人從事農耕或押解慰安婦時的「統治者」，於是雙重身分相互交錯，讓林逸平更具有同理心，更有反思、反戰的能力；賴莎林則是眾多被騙、被搶來服務士兵的P，對自己的身體沒有自主權，但堅毅的她仍然對日軍的種種行徑感到憤怒。另一個無辜的代表則是島上廣大的土人，他們原本單純無憂的生活，被一群的外來者破壞殆盡。這四種角色，在整個太平洋戰爭中隨處可見，他們隨著戰爭如火如荼的展開與擴充而不斷地被複製，人性殘忍與溫暖的光輝也不斷地被上演著。

三、《活著回來》中太陽與密林的特殊符號

陳千武《活著回來》一書中的意象特別鮮明，本論文探討的以「太陽」及「密林」為主。陳千武的文學創作有一個特點，即是他的意象都具備重疊性，除了有表徵的意義外，多數時候都有其特別要呈現的意涵。以「太陽」為例，因為「太陽」的圖騰跟日本的日章旗密不可分，然而日本是個侵略者，舉凡它所到之處，代表的便是慘無人道地佔領，而象徵日本的日章旗也就跟隨日本的侵略而到處飄揚。於是它在被迫者人民的眼裡即代表著日本帝國，再加上日本的天皇即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日本的侵略行動完全受制於天皇的命令。於是「太陽」在本書當中絕大部分皆被批判成泯滅人性的侵略者，反而「太陽」的實際作用通常是被忽略或輕描淡寫帶過。

然而，第二個被相當重視的即是「密林」一詞。帝汶島原本就被一大片原始森林所覆蓋著，濃鬱蒼翠的森林數千年一直屹立在此地，它是當地土著賴以生活的園地，自然而美好。直到被日章旗給包圍後，它再也無法那麼單純地矗立在那裡。「密林」對林逸平而言，是一處安全的堡壘。當時時面對死亡威脅時，林逸平便希冀自己能努力活著回鄉，於是他希望能透過「密林」一隅來隱藏他的死亡。幻想將「死亡」隱藏起來，林逸平在此展現了其強烈的求生意志。對林逸平而言，「密林」是他延續生命、躲避死神搜尋的地方。「密林」的重疊性在下列中即可清楚地說明：在〈獵女犯〉中提到：

「一種保護色，可以預防飛機的空襲」²⁶⁶

接著在〈戰地新兵〉中說到：

「丘陵被挾在四周密林繁茂的山峽裡，從上空也很難偵察到如此隱密的地方」。²⁶⁷

於是，林逸平每天活在「太陽」圖騰底下，而太陽圖騰迫使他必須以「密林」當他的遮蔽物，試圖躲過「死神」的追捕。每天早上醒來，他都慶幸自己又安然地度過一天。

四、〈活著回來〉中所呈現的特殊情感

(一)、突破國界階級的愛戀

在〈旗語〉、〈輸送船〉、〈死的預測〉三篇中皆提到日本女性及台灣男性的愛情故事。在小說中的女性，都摒除了身為日本人的優越感而平等的對待台灣的男性。撇開結局不說，至少在過程中，都說明了愛情是沒有國界之別，單純的愛更能突破、超越了階級。

(二)、同性間的情慾

在〈迷惘的季節〉裡，作者花了很大篇幅在描述軍隊裡的同性之愛，士兵們在夜深人靜裡皆扮演起傳統體制下兩性關係。在動物性的驅使下，同性之間的性慾已是公開性的秘密，它不再是令人感到羞恥或罪惡的事，因此許多人都心照不宣的進行同性間的情慾。在這裡，它只是一種生物性的行爲，無關種族、軍階。如同傅柯在《性史》中提及：

²⁶⁶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118

²⁶⁷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頁68

兩性的關係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外界強制的，「性別」如同服裝，是外來的，而且可以加以置換，所以同性戀/異性戀的二分法是可以消除的，同性戀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建構。²⁶⁸

於是，在帝汶島上，林兵長與日軍准尉也因此發展出一段同性之間的性愛關係。

(三)、同袍之間的情誼

與林逸平關係最密切的，要屬來自那霸的二等兵——金城，他的出身背景與林逸平相似，同是殖民地的次等國民，因為出身相同，就直接拉近彼此間的關係。他們在個性上又有雷同之處。他們一向不出鋒頭，遇到挫折也都忍耐以對。就拿配戴神符來說，大家對家鄉的神符都深具信心，甚至信誓旦旦地相信，故鄉的神祇一定能保佑自己武運長久，只有金城與林逸平以平常心看待這件事，他們對於配戴故鄉的神符，絕大部分的因素是爲了要安慰家人，讓家人有信心地等待他們平安歸來。也因此，林逸平與金城總是互相扶持地走過烽火連天的歲月。

五、跨語言一代詩人的寫作風格

台灣從 1895 年至 1945 年間，經歷了兩個政權的統治，相對地，他們也歷經了兩次的語言轉換。這種改變都是經由外來政權強加在台灣人民身上的束縛。於是，他們被迫重新學習統治者所喜愛的語言，這種強迫的行爲讓這群橫跨兩個世代的作家感受更爲強烈，因此，「跨越語言一代的作家們」都擁有著相同的特性，也就是造就他們對殖民統治的抵抗性格。尤其是《笠》詩社的作家們，大部分來自本土、橫跨兩個世代，對於政治上的壓迫敏銳度極高，他們的作品特色：反映現實、強調本土意識、對殖民政治的檢視。也因為他們的道德勇氣與批判性格，讓我們能更貼近事實的了解歷史的真相。

台灣在滾滾的歷史洪流中，像是童養媳般的命運被考驗著、被凌虐著。現在我們可以透過陳千武《活著回來》一書來窺探，太平洋戰爭中台灣的悲慘命運，及身爲「陸軍特別志願兵」是如何代表皇軍，卻處於軍中不平等的地位；他又是在異族人的地域獲得信任與敬重。這本《活著回來》更爲台灣在太平洋戰役中留下一點可貴的歷史真相，讓後代了解，一個與台灣不相干的戰役，斷送了多少位台灣年輕人的寶貴生命。尋求歷史真相，對身爲台灣的一份子是何等珍貴。陳千武對自己的歷史做了詳實地記錄，他走過戰爭的摧殘，將自己的「死」遺留在帝汶島上的原始密林裡，這位在基隆港登陸的夜歸人，也在踏上台灣島上的那一刻獲得了重生。

²⁶⁸ 米歇爾·傅柯《性意識史》第一冊，久大出版社，1990年

參考書目

一、專書部分（依姓氏筆畫順序）

- 古繼堂《台灣新詩發展史》，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7月
- 伊藤隆監修、百瀨孝著《事典昭和戰前期的日本制度與實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0年
- 米歇爾·傅柯《性意識史》第一冊，久大出版社，1990年
-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志文出版社，2002年9月
- 吳三連《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出版，1993年2月
-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新地文學，1995年7月
- 李敏勇《混聲合唱》中的〈台灣在詩中覺醒---笠集團的詩人像和詩風景〉，春暉出版社，1992年9月
- 李魁賢《台灣詩人作品論》，名流，1987年1月
- 李魁賢《詩的反抗》，新地文學，1992年6月
- 杜武志《日治時期的殖民政治》，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7月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2003年2月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允晨文化出版，2002年
- 孟樊《當代台灣新詩理論》，揚智文化，1995年6月
- 林亨泰《林亨泰全集》，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9月
- 林亨泰《林亨泰全集八---文學論述卷5》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9月
- 俞汝捷《人心可測—小說人物心理探索》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
- 張恒豪《台灣作家全集—賴和集》，前衛出版社，1991年2月
- 莫渝《台灣詩人選集—陳千武集》，台灣文學館，2008年12月
- 莫渝《台灣詩人選集—陳千武集》，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年12月
- 許俊雄《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文史哲，1995年2月
- 郭為藩主編《現代心裡學說》，師大書苑，1992年
- 陳千武《不眠的眼》，《笠》詩社，1965年10月
- 陳千武《文學人生散文集》，台中市文化局，1997年，11月
- 陳千武《花的詩集》，自家藏版，1941年4月
- 陳千武《拾翠逸詩文集》，南投縣文化局，2001年
- 陳千武《活著回來》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
- 陳千武《密林詩抄》，台北現代文學雜誌社，1953年10月
- 陳千武《現代詩淺說》，田園出版社，1979年12月
- 陳千武《野鹿》，台北市，田園出版社，1963年12月
- 陳千武《陳千武作品選集》，1990年
- 陳千武《陳千武精選詩集》，桂冠圖書公司，2001年2月
- 陳千武《童詩的樂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 陳千武《媽祖的纏足》，笠詩刊社出版，1974年12月
- 陳千武《愛的書籤詩畫集》，台北笠詩刊社，1988年5月
- 陳千武《詩的呼喚：文學評論集》，南投縣文化局，2005年12月
- 陳千武《詩的啓示-文學評論集》，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7年5月

- 陳千武《繽紛即興詩集》，2000年
- 陳千武《若櫻》，自行出版，1943年2月
- 陳千武《寫詩有什麼用》，笠詩社，1990年3月
- 陳千武與杜國清合編《剖伊詩稿》，笠詩刊社出版，1974年6月
- 陳明台《台灣文學研究論集》，文史哲，1997年4月
- 陳明台《桓夫詩評論資料選集》，春暉出版社，1997年
- 陳素蘭《陳千武的文學人生》，時報文化出版，2004年6月
- 陳鴻森《笠詩社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學生書局，2000年9月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春暉出版社，1998年11月
- 湯熙勇、陳怡如《台北市台籍日本兵查訪專輯》，台北文獻委員會，2001年
- 程大學，許錫專編譯《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附錄保甲制度)》
-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等《台灣史》，五南出版社，2002年
-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前衛出版社，1994年4月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文學界雜誌社，1991年9月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春暉出版社，1987年2月
- 葉石濤《葉石濤全集評論卷20》《台灣文學館》2008年4月
- 葉秀菊《文學陳千武》，晨星出版，2004年3月30日
- 葉秀菊《媽祖的宰制與再生》，《台灣文藝》155期，1996年6月
- 趙天儀《台灣現代詩鑑賞》，台北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5月
- 趙天儀《時間的對決—台灣現代詩評論集》，富春文化，2002年5月
- 鄭獻明編《台灣精神的崛起—笠詩刊評論選集》，陳千武〈談「笠」的創刊〉，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89年
- 蕭蕭《林亨泰的天地——林亨泰新詩研究》，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10月
-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台灣：日本經略台灣的策略剖析》，遠流出版，2004年

二、學位論文（依姓氏筆畫順序）

- 石淑美《陳千武兒童詩創作、理論與活動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2009年
- 李展平《太平洋戰事書寫—以陳千武《活著回來》、李喬《孤燈》、東方白《浪淘沙》為論述場域》，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0年7月
- 陳采玉《陳千武譯詩之研究》，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比教文學博士班，2011年
- 陳素蘭《陳千武與其詩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02年
- 陳靜玉《陳千武及其現代詩的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2002年
- 游麗芳《陳千武詩之意象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2006年
- 謝惠芳〈論陳千武《活著回來》——一部台灣特別志願兵《獵女犯》的綜合考察〉，靜宜大學中國文學所，2001年6月

三、期刊論文（依姓氏筆畫順序）

- 朱惠足〈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十期〉2010年4月
- 羊子喬〈詩是一種抵抗：陳千武的文學精神初探〉，自立早報十四版，1988年8

月

余昭妏〈性別的對立，宰制與解放—論陳千武小說〉《福爾摩沙文學創作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余昭妏〈跨語一代作家小說中的死亡觀照〉，中國文化月刊，270，2002年9月

李魁賢〈台灣詩人的反抗精神〉，《台灣文藝》，112，1998年7月

杜國清〈寫在《密林詩抄》之後〉，《現在文學》16期，1963年3月

阮美慧〈陳千武與《笠》早期風格的形成〉，《福爾摩沙文學創作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阮美慧〈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形成及其時代的氛圍〉，《笠》詩刊，215，2000年2月15

林亨泰〈笠下影—桓夫〉，《笠》3，1964年10月

林柏燕〈談戰爭小說中的吊詭與浪漫—以陳千武小說為例〉《福爾摩沙文學創作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洪志明〈拜訪兒童詩的推手—陳千武先生〉《兒童文學學刊》，1998年3月

許素蘭〈當詩人成為『台灣特別志願兵—陳千武《獵女犯》的局外人觀點〉，收錄於〈福爾摩沙《陳千武創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陳千武〈我的文學緣---日本九州大學秋吉久紀夫教授編譯日文版《陳千武詩集》序〉，《文學 台灣》第六期，1994年4月，收錄於私家版《詩思隨筆集》

陳千武〈殖民地的孩子〉刊載於1985年3月16日自立晚報，收入私家版《詩思隨筆集》

陳千武〈第八屆吳濁流文學獎得獎感言〉，《台灣文藝》革新2號，1997年6月

陳明台〈發生的事發生的文學—論陳千武文學的時空裝置〉，收錄於〈福爾摩沙《陳千武創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

陳明台〈陳千武漫長文學行路中的成果逐漸呈現〉，《文訊月刊》117，1995年7月

陳明台〈論戰後臺灣現代詩所受日本前衛詩潮的影響—以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為中心來探討〉〈笠〉，200，1997年8月

陳明台〈歷史詩、現實與夢—試析論桓夫詩〉，《文學界》5期，1983年1月

陳建忠〈建構殖民主義神話：論賴和的反殖民主義思想〉，《中外文學》31，2002年11月

陳康芬〈真誠的純真(authentic innocence)—論陳千武《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中的反殖民思想〉，《福爾摩沙文學創作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